民俗学概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1)
- 第2节：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2)
- 第3节：第二章 初遇龙茗(1)
- 第4节：第二章 初遇龙茗(2)
- 第5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1)
- 第6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2)
- 第7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3)
- 第8节：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1)
- 第9节：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2)
- 第10节：第五章 第二次过招
- 第11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1)
- 第12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2)
- 第13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3)
- 第14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4)
- 第15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1)
- 第16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2)
- 第17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3)
- 第18节：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1)
- 第19节：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2)
- 第20节：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1)
- 第21节：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2)
- 第22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1)
- 第23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2)
- 第24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3)
- 第25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4)
- 第26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1)
- 第27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2)
- 第28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3)
- 第29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4)
- 第30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5)

- 第31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1)
- 第32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2)
- 第33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3)
- 第34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4)
- 第35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1)
- 第36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2)
- 第37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3)
- 第38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4)
- 第39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5)
- 第40节：第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1)
- 第41节：?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2)
- 第42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1)
- 第43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2)
- 第44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3)
- 第45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4)
- 第46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5)
- 第47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6)
- 第48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7)
- 第49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1)
- 第50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2)
- 第51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3)
- 第52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4)
- 第53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5)
- 第54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6)
- 第55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7)
- 第56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8)
- 第57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9)
- 第58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10)
- 第59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1)
- 第60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2)
- 第61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3)
- 第62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4)
- 第63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1)
- 第64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2)
- 第65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3)

第1节：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1)

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

六月，一连数日的阴雨，心是浮躁的。

田惜日看着院中星星点点的白色茉莉花，脆弱地在斜风细雨中摇摆，弱小的花瓣因经不起风雨的侵袭再也撑不住地零落，终化成泥，心中隐然升起了一种烦闷无力之感。

忍不住地想起两年前--

她十五岁，刚及笄。

夜宴上，皇上玩笑般的意有所指，他当场玩笑般的推拒，一切看似都只是一场谈笑而已。

还记得--

那夜透过珠帘，听到他清朗的声音，看到他挺拔的侧影，便令她隐约地期待着什么，可他的一句话却顿令她情窦初开的心轰然破碎。

他说："田大人之女，艳冠京城，未及笄时便听闻有许多名门公子欲求其姻缘，奈何听闻田小姐只愿嫁痴情男子，不愿与她人共侍一夫。而今，臣美妾成群，岂敢有些许妄想？！呵呵，臣恳请皇上就饶过臣的风流吧。"

闻言，众人大笑，此事似乎就此一笑而过。

可从此以后，她俨然成为京中妒妇楷模，再无人问津！

如此一过，便是两年。

父亲因她成为朝中笑柄，两年后仍对此耿耿于怀，不喜他人提及此事，甚至……不愿看见她。

母亲身体本就不好，那一年更因此病情加重，最终未能挺过那年的冬天。

一时间，又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她命硬，克夫克母，京城便再无她立身之地。

父亲虽对她不薄，但终是找了个缘由把她送到了这江南之地--苏州。

苏州这座城，初来时她并不适应，因水土不服气候潮湿温热而病了许久。幸而有田双、田勇二人细心照料，终是挺了过来。

一连数日阴雨，她终于忍不住了，突然想出外走走，却不曾想，才走出寝房，就见这满园的茉莉花瓣不堪风雨而凋零，顿时心感凄凉，不禁又想起了往事……

两年前，京城闺阁的小姐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袭郡王索阁。那一年，他几乎成为了女儿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夫君人选。

他英姿俊美，少年英雄，有关他的经历和传闻在她们这些京城小姐中就像是一则传奇。

他十五岁时就被皇上亲封为前锋参领，而后又被调守边疆多年，最近因边疆战乱多已平定，四海皆臣，被调配回京。

听说他刚一回京，就被皇上赐封为袭郡王、大将军加封护军统领职，年纪轻轻便官至二品，手握京城重兵，最是被皇帝倚重。听说他擅使一柄金头长枪，战场上杀敌勇猛，是个以一敌十的热血男儿；听说他用兵如神，熟读兵法，熟知礼仪；听说他曾醉卧沙场大笑令敌人胆寒；听说他曾饮敌人之血而高歌，令敌人闻歌而夜不能寐；听说他征战沙场无数却从未败过，敌人只要闻其名便已胆战心惊；听说他温文尔雅，即使最挑剔刻薄的姐姐田贵人都在她的面前多次提起了这个男子，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贵公子。听说……听说……

听说过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传闻，可似乎也不关她什么事，她从来只把这当成故事听，但仍免不了女儿家心里的好奇，这样的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少年时便追随他父王征战沙场，一直甚少回京，京城内真正见过他的人很少。

而恰好，那晚，皇上邀群臣携家眷入宫参加晚宴，其中就有这久闻却不曾一见的袭郡王。

当晚，各臣子故意携及笄的女儿入宫争奇斗艳。那晚亦是她第一次见到他，见到这个让姑母皇太后和姐姐田贵人同样赞叹的贵公子。

第2节：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2)

晚宴上，珠帘后，惜日与一群妙龄女子坐在一起，她们当中有的只敢偶尔偷偷地向帘外看上一眼，有的则大胆些，状似不经意地撩起珠帘目含秋波向外盈盈递送。

惜日面露笑意，自从她及笄后，便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晚宴，她自然知道参加这种筵席的意义，此情此景在她眼里早已不再陌生。只是今日，似乎大家更为浮躁一些，或许，正是因为帘外的他吧……

惜日手握精致的绸扇，轻轻地摇着，透过时而被人有意无意撩起的珠帘，也多少看清了外面男子的面貌，懵懂的心思，在乍见那挺拔的侧影和俊美的面容后也不禁多看了几眼。

正闲散地听着女子们小声对袭郡王的谈论和嬉笑时，突然听到皇上说有意把她赐给他！

那一刻，她的心突然跳得极快，那种感觉从未有过，是陌生的，却又期待、彷徨、兴奋！那一刻，似乎再有一刹那心都要跳出胸口了！手心中不禁蓄满了虚汗。

在一片惊讶声中，四周充斥着妒忌、凌厉、审视的目光，更夹杂着几许低低的讶然抽气声，但她只是用力握住手中的绸扇，企图遮掩自己几欲控制不住脱口而出的那声惊呼，之后……唯剩窒息一般的屏息等待。可就在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心猛然坠落……

忽然有种想夺门而出的冲动，更有种想把自己闷在被子里闷死的欲望……

可后来那一切的感觉都没有了，隐约间似乎自己再次轻摇起了绸扇，嘴角不受控制地弯起，一丝苦涩由胸口涌了上来。

原来，不是不期待的，不是不在意的……

她猛然打断自己的思绪，不能再想了，都已两年，该丢的，就不该留。

大踏步走向大门，田双、田勇紧随其后，她伸手接过田勇刚打开的雨伞，迎着细雨，大步而出。

第3节：第二章 初遇龙茗(1)

第二章

初遇龙茗

雨绵绵延延地下着，天依旧阴阴沉沉，南方的潮湿她仍然不太习惯。虽然面前似呈现着一幅幅山水图画，虽然小桥流水中倒映的是一张若隐若现的丽颜，虽然这平静的日子得来不易，可心还是不能平静。尤其是那些令她烦躁的往事，每当想起，心便会变得浮躁。

信步走过双拱桥，便到了苏州最繁华的街道，虽然连日阴雨，可能是这里的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的原因，街道依旧热闹非常。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身影，听着四处传来商贩和客人们讨价还价的繁杂之声，心中的烦躁之感竟有所缓解，有了想逛上一逛的念头。

如今远离了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反倒变得无拘无束，细想之下，未尝不是好事。

其实长这么大，她很少有机会这般闲散地逛街。在京城里时，真正能大大方方去的地方，不外几处，除了田府就是皇宫，再就是城南大佛寺。其他出得了门的时刻，也都是偷偷摸摸的，哪有如此闲适。如今这样惬意倒也畅快，苏州，她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

苏州自古多雅士，山水风情中自透着一股风流之气。

风依旧在吹，雨依然在下，但此时此刻感受到的却已不同。已经多久了？她未曾出过门，她忽然感觉到一种很长时间也未曾感受到的快乐和自由。

主仆三人一连逛了几个时辰，刚从停鹤楼看完古董字画，便来到桥边的凉亭上歇脚，刚刚坐下不久，四周便狂风大起，雨越下越大。

人们手中的雨伞被大风大雨吹得开始撑不住了，整个街道没有了刚才的秩序，变得混乱起来，许多人遮头大跑，纷纷找避雨的地方。一个妇女牵着孩子跑了几步便跌倒在地，衣衫上溅满了水渍，孩子也

跌得大哭，妇女赶忙爬起，不顾自己的狼狈，抱起了孩子轻声安抚，而后继续跑远。

一会儿的工夫，原本来来往往的街道片刻间变得冷清了。

田双说道："小姐，雨下大了，我们还是暂且停留一下，等雨小些再走吧。"

惜日闻言点了点头，抬头望着还在街道上寻找躲雨之地的行人，就在这时，忽见两个男子亟亟奔入凉亭。当先那人衣衫尽湿却不显狼狈，身姿优雅且衣着华贵，尤其那人的领口及袖口都绣着极为精致的金色兰花，一看便是个有身份、有地位之人。那人额头及脸颊上都有些雨水，他只抬袖随意擦了一下，一抬眼恰与惜日探索的目光相对。那样清澈却放肆的目光令惜日一怔，脸颊蓦地微微一热，下意识地偏转过头去，不敢再看，却仍感觉得到他的注视。不知为何被这样的目光盯着看顿时让她觉得心慌起来，手脚姿态都变得有些僵硬了，却无勇气斥责此人放肆的行为。

随他一起奔入亭中的似是他的奴仆，刚奔入亭子便自顾自地大叫起来："公子！怎么办？我们怕是赶不及了！"

那公子轻声一笑，入耳的声音清亮优雅："没关系，这雨下得急，一会儿便会小了。"

那小厮想必是个急性子，听了这话仍按捺不住着急的情绪，望天叫苦道："公子，叫你坐车去，你偏要步行，这下子可怎么好，迟了郡王爷的邀请，那可是……"

当--小厮的额头被弹了一下，声音清脆。

惜日忍不住又转头看了过去，正见那位公子笑道："你不必如此急躁，肯定来得及，你这家伙总是这样一副急性子，大惊小怪的也不顾这里还有旁人在！"话音刚落，便对惜日三人回眸一笑。

恰好这时，惜日及田双、田勇同时看到了那一笑，三人竟然同时愣住了。

惜日心中一震，"回眸一笑百媚生"，没想到竟会在个男子身上应景。

忽然那个小厮大笑起来："公子，您的魅力真是无穷尽，若是江总管在场……"小厮的话未能说完，再一次惨招"毒打"而中断，那公子斥道："休再多嘴，否则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

那小厮摸了摸额头讪讪地笑了笑，竟似对这类威胁颇不以为意。

这时，又有两人为避雨而奔进了亭子，刚一进亭，看到正在亭中躲雨的男子，二人同时眼前一亮，急忙开始整理自己的发髻和衣衫，不时地偷看那位衣着华贵的公子。慢慢地，脚步微挪，二人一点点地欲靠上前去，眼看着近了，中间却忽然窜出一人，正是那猴子一样的小厮。只见那小厮昂首挺胸，气势凌人，大声道："若有情书欲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边说手边伸到了两位姑娘的身前。

被他这样一说，两位姑娘立刻面颊生红，躲在了一旁只是偷偷看向男子。那公子转过身去，不去理会二女，只微微挑了挑眉，似乎对刚刚他家小厮说的话不以为意。

此时，雨下得愈加大了，街上行人极少，亭外因这场急风暴雨变得雾气蒙蒙。亭中又陆续奔进来三个人，本来不大的亭子更显得拥挤了。田双、田勇把惜日护在身前，自成一方天地，使得外人不能靠近。那位公子恰好站在田勇身后，一脸不慌不忙，闲适地看着亭外的朦胧景色，听着噼噼啪啪的雨滴声似乎挺自得其乐，而他的小厮则一脸戒备，紧紧地盯住刚刚进来的三人--确切地说是三个女人。

忽然，亭内又响起小厮清亮高傲的声音，连巨大的雨声都遮掩不住："若有情书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

第4节：第二章 初遇龙茗(2)

"给你！二十两！"一个女音，声音不大，惜日却听得清清楚楚。二十两？如此大方，只为了与一个男人说几句话？惜日再也忍不住好奇，回头望去。只见那女子身着红衣，衣饰精致，乍一看煞是娇媚。

那小厮满意地接过银子，先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在牙上咬了咬，然后欢欢喜喜地收了起来，却仍不让开路，嬉皮笑脸地又道："姑娘有什么话请说，小的会立刻替你转告我家公子。"

那红衣女子闻言有些生气，瞟了一眼小厮，目光看向小厮身后那个挺拔的背影，再也移不开目光，傲然道："我要和你家公子当面说话，你开个价吧！"

"无价可开！我家公子想和你说话自会和你说话，我家公子不想说话自不会说，这是我家公子的惯例，全苏州城都知晓。听口音，姑娘是外地人吧，刚来苏州不久？嘿嘿，小的奉劝姑娘一句还是遵循惯例为好，否则……嘿，若姑娘想破此例，那可要全苏州的姑娘同意才行啊！"小厮边说眼珠子边滴溜溜地转，十分精明的样子，想来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胡说，你这下人也敢狐假虎威，危言耸听，快些让开！"那女子身后的一个婢女呵斥道。

那小厮并不让开，反而咧开了嘴大笑了几声，又道："姑娘定是刚来苏州不久，大概有些事情不太清楚。五年前，有一位姑娘也是非要破例与我家公子说话，却被全苏州城的姑娘嫌弃，最后不得不远嫁他乡。唉，算起来这个还算是好的。四年前那个，因此被逼得跳河自尽，虽然没死也相差不远。三年前那个，全苏州都不卖胭脂水粉、衣饰锦缎给她，害得她到最后每日只能穿破旧衣衫，像个乞丐，到现在都嫁不出去。两年前的那个，只要一出家门就被全苏州的姑娘在大街上追打，就像是过街的老鼠。唉，那个惨啊，至今还不敢出门。自从去年便没人敢破此例了，今年……哦？难道姑娘想成为今年的……"

那红衣姑娘越听脸色越是难看，心里虽生气，却是无可奈何。这时见雨变小了，再也待不住了，一转身便跑出了亭子，两名丫鬟也随之而去。

望着她消失在雨中的背影，惜日却忍不住冷冷笑了起来。

她的笑声并不大，但在这小亭子里，所有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的笑，笑得莫名其妙。在场唯有田双些许懂得她的心思，田双不禁微皱起了眉头。

惜日转身轻轻吩咐身后的田双及田勇道："雨小了，我们走吧。"

"是。"田双在前为她撑起了雨伞。田勇跟随其后亦步出亭子，三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雨中。

第5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1)

第三章

初次过招

自他出生以来，显赫的家世，富甲一方的财富都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边，再加上家族遗传的俊美，致使他从小便备受关注。他是幸福的，他是骄傲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一世的。

美人他见过太多太多，自五年前，他将要成年，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不知围绕多少女人，年轻可爱的，成熟美貌的，古典的，妩媚的，骄傲的，冷若冰霜的，热情如火的，知书达理的，太多太多。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族遗传，竟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女人的伎俩他看惯了，五年前是难以动心，现在是懒得答理，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出门他都会带着这个猴子一样的随从的原因，有他在，他便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但，那日在凉亭避雨，那个看似端庄娴雅的女子，那突如其来的嘲讽冷笑，令他头一次主动地看了她好几眼，可他不曾想，那女子会是那样的不同，不同到……可以一天出现在他面前三次！一天内连遇三次，三天内天天如此！这让他觉得肯定是她欲擒故纵的把戏！天底下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他去哪里都能遇到她，要说是不期而遇，鬼才相信！而且她这种小伎俩早在三年前便有人用过了，哪能骗得了他！

难道苏州真的这般小吗？她从茶楼雅座向外望去，不经意又碰到了那双清澈但却放肆的黑眸。自然身旁不远处密密麻麻布满了巴结奉承之人，用脚指头想都是龙少、龙爷、龙公子、龙兄、龙哥、龙茗、龙亦宁了。他在苏州真是有名得不能再有名了，若刚来还不认识，那么不出三日，想不知道他都难。平日里只要走在大街上，似乎街上所有人都认识这位龙公子，上至知府大人，下至路边乞丐，当真是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街上做买卖的都会和他迎面打声招呼，所以她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他是谁。

还记得，只是随口问了一下卖胭脂的老大娘一句他是谁，那位热心的老大娘几乎拉着她讲了一个下午，连生意都忘了做了，说得最多的一句便是哪家的姑娘要是能嫁给他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必是天上的仙女转世，人间福气至极的女子。惜日听到最后，险些口吐白沫，不支倒地。可这都不算什么！最最可恶的是，她为什么像是撞了邪似的，到哪里都能遇见他？！只要她一上街，不管去哪儿，他们都有本事相遇。即便她都躲到了二楼的最僻静的角落里去喝茶，都能和他不期然的回眸来个遥遥相对，就像现在！天哪，晴天白日里的梦魇！

双眸相遇时，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轻蔑，不禁都略显惊疑，不知不觉，二人同时发出一声冷哼，嫌弃地撇转过头去。惜日仍然自顾自地喝着茶，不知何时茶水都喝完了，嘴角沾着茶叶也无知觉，还在不停地端起茶碗喝茶。而龙少只顾埋头走路，险些和迎面的人撞了个满怀，甚至连过往的熟人和他打招呼都不知理会。那二人同时心里都想着一件事，一件相同的事："她（他）居然敢看不起我？！"

忽然，龙茗身形逆转，反方向大步而去，走到临仙楼前，一撩下摆，抬步走了进去。临仙楼的老板一见来人，还未来得及迎上去，就见龙少爷风一样上了二楼。他目光一扫，立刻寻得东侧最角落靠窗之人，眨眼间很不客气地坐在了她的对面。

正坐在一侧的田勇突见此人来意不善，猛然起身，盯住他。却见他目光清冷、面露冷笑，气息丝毫不乱。心下一惊，握紧了双拳。

惜日吐出吃进嘴里的茶叶，惹来对面男子似笑非笑的冷哼。她不慌不忙地用丝帕擦了擦嘴边茶渍，方才起身为他和自己各斟满了一杯茶。龙茗也不客气，拿起来便喝了。

总是跟在龙茗身边的小厮慌慌忙忙地追将上来，快步跑至龙茗身边站定，上下喘不过气来，急着想要开口说话，却被主子的声音打

断："有话就快说！"那小厮一愣，发觉此话不是与他讲的。

惜日冷然抬眼，这句话是对她说的，见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当下冷笑。

小厮闻言，咽下了想要出口的话，对她一脸防备，退至主子身后还紧紧瞪着她。

龙茗见她沉默，不耐烦地撇过头去，似乎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催促道："快说！"

他越是如此说，她越是想敷衍他，她慢慢地拿起茶杯，悠然地打开茶盖，凑到唇边，慢慢吹着，生怕烫着似的，小小地润了一口，眼角余光看到对方竖起的眉毛，方道："不是不说，是小女子着实害怕了龙公子的惯例！"

看看，居然都知道他姓什么了，果然是对他别有用心！这女人一副惺惺作态、装腔作势的样子，龙茗不耐烦到了极点。"害怕就不要总是出现在本公子的面前！"话音刚落，起身一拂袖子，茶碗哗啦摔在地上，刚迈出去一步，便听到身侧那女人冷哼："茶碗摔坏了是要赔的。"

第6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2)

一时间，二楼里的人，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掉根针估计都听得见。

茶馆二楼虽然人不多，但总还是有客人在。自从龙茗突然上楼便全部鸦雀无声了，都屏住呼吸注视着东边这一角，偷偷地看好戏。

龙茗闻言，蓦然回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却听到惜日又冷冷地道："我是不会替你赔的。"

龙茗眯起了眼睛，霎时间，怒向心头！

就是这种鄙视的神态，嫌弃的表情，还有那像是看一坨牛屎似的过分的眼神才使他失了控制，第一次主动和一个女人说话，还不小心摔碎了茶碗（他当然不是故意摔的啦）！！

一股怒气瞬间疯狂蒸腾！一下子便窜遍了全身，想给这个别有用心，惺惺作态，装腔作势，不识好歹，不讨人喜欢，看了就让人烦的女人一点教训！

想到就做了！

他忽然出手指点住女子身旁看似练家子的两个仆人，回手一抓就把女子扛在了肩上，瞬间消失在了窗口。

临仙楼二楼此刻正在喝茶的客人们，全部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当中也包括一直张大嘴傻了一般的龙茗御用猴子小厮小足子。

不一会儿，众人回神，全部蜂拥在窗口探头张望，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早已没了龙茗和那个女子的踪影。

蓝天白云的，其实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只是这片蓝天下，偏有两个人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当风吹过龙茗的面庞，他才猛然惊醒自己正在干些什么，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一个女人这样接近，更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将一个女人扛在肩头，更更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在晴天白日里、众目睽睽下扛着一个女人跑了，目前还在飞檐走壁中！

显然如今已骑虎难下，这女人自从被他扛在肩上就没了反应，心里只想着应该把这麻烦赶快处理掉。

惜日被气得一口气险些没喘上来，就此背过气去。他们行进的速度极快，景物飞快地在眼前闪过，脑袋倒挂一时间头晕目眩，竟忘记了挣扎和求救。当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一个陌生男子扛在肩上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有咬牙切齿外加甩手踢脚地怒吼道："你再背着我，你就要对我负责！"

显然这句话很有效果，龙茗猛然停止了脚步，一翻手就把她从肩膀上摔了下来。摔得惜日龇牙咧嘴，半天也爬不起来，他则居高临下一脸烦躁地道："好！"

好什么好？惜日尚未反应过来，就见他几个纵身，已消失在亭台楼阁中……他竟然就这样把她像丢垃圾一样丢在这里。半天反应过来后，方才惊觉！此刻自己正在三层高的屋顶上，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天哪！她该怎么办？

哎哟！被他摔得好疼。

她在这座四周无人，不知道是谁家的戏台屋顶上待了几个时辰。时间不断过去，怒火不断累积，直至夜晚来临。

夜晚，星星布满天空，惜日躺在屋顶，想哭。

四周空旷冷清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夜晚着实有点恐怖，尤其是哭声，即便是自己的，也会让她毛骨悚然，所以她一直忍着，坚决不哭。

想大喊救命，又觉得很丢脸，可她又爬不下去，更没有胆量跳下去，只有等待田双、田勇来救她；不过，直觉告诉她，希望渺茫。她的肚子开始唱空城计了，望着天上的星星，便觉得星星看起来都像芝麻，天上的月亮看起来像大饼，加起来正好就是芝麻大饼。肚子越来越饿，以前从未有过挨饿的经历，一时间脑海里想起了所有曾经吃过的东西，就连平日里不爱吃的鸡蛋此刻都觉得很好吃，渐渐地，芝麻大饼也不能再吸引她了，望梅止渴终究徒劳。她开始困倦，躺在有些

扎人的瓦砾上，眼前渐渐一片迷茫……忽然，一只脚不客气地踢在了她的手臂上。她猛然睁开双眼，抬头望去！

第7节：第三章 初次过招(3)

踢她的不是别人，正是那龙茗。一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刚想发作，就见他的身旁还有另外一个人。

此刻，那人正责备地看着龙茗。龙茗有些不以为意地侧了侧身，不去理会。

看见另一张梦魇中的面孔，惜日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一肚子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转变成了另一种难以言语的心绪。

她懒懒地站起身来，见罪魁祸首仍旧是不知悔改，不以为意地侧着个脸，目光流转。惜日随意地拂了拂衣襟，上前垂首请安道："民女给袭郡王请安，袭郡王万福。"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袭郡王索阁。他轻点了下头，道："起吧。"

"谢袭郡王。"惜日道。

"你就是田大人之女，田惜日？"索阁的声音很低，听在耳中很具压迫感，和两年前在大殿上听到的不同。

"是。"惜日淡然回道。

索阁道："今日堂弟龙茗多有冒犯，还请田小姐看在本王的面子上原谅他一二，本王回京后必到府上向田大人当面请罪。"

"免了。"惜日道。

惜日的冷淡令索阁沉默了一下，他回头看了龙茗一眼，只见龙茗正微露疑惑地斜睨着惜日。

"田小姐是不肯原谅舍弟吗？"索阁的声音很轻，却透出不容顶撞的威严。

"不是。"惜日道。

"那又是为何？"索阁的追问暗夜中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惜日侧过脸去，淡淡地望向远处的黑暗之地，回道："今日之事罢了，我不想任何人知晓，也望袭郡王和令弟从今后都不要再提起此事，便是对小女子的一个交代了，我有些累了，想回别苑。"

索阁颔首，向惜日伸出手来："田小姐放心，今日之事在下和舍弟都不会向第四人提起。姑娘若不觉冒犯，可否让本王亲自送姑娘一程？"

月光下，伸过来的手很大，长满了趼，一看便知不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惜日望着那只手道："谢王爷，小女子不敢有劳，还望能唤来我的侍从，接我回去便可。"

那双大手没有半点迟疑地便收了回去，道："龙茗，你去叫田小姐的侍从过来。"

一旁的龙茗至始至终都沉默着，静静地打量着惜日，听到堂兄的吩咐，也不迟疑，点足便向檐下飞去。

说时迟那时快，龙茗正腾跃在空中向下坠落时，那个身影突然快速地向他飞扑而去，一切都是刚刚好，那个身影刚好顺势压在龙茗的背上。龙茗做梦也料想不到会有人忽然压在自己背上，丹田聚气忽然一泄，身子直坠而下，扑向地面，眨眼四肢平铺在地，背上还压着一人。那一刻他几乎奄奄一息了，用尽力气才抬起满脸泥土的面容，颤抖着伸出一个指头，指着刚从他身上爬起来的女子，咔嚓咔嚓不只是喉咙响还是牙齿响，很艰难地发出一个单音，便脑袋垂地。

第8节：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1)

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

看着奄奄一息躺在地上的龙茗，惜日心情大好。她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又拍了拍衣衫上的尘土，蹲在龙茗面前，看着他正大口呼吸着空气，泥土簌簌从他的脸上掉落，璀璨笑道："我们两清了。"

抬首望向屋顶上月光下长身而立的男子，大声道："王爷，记得不要把今天的事传出去啊！"

她抬起手来随意在空中挥了挥，身影轻快地消失在了夜色中。

第二日午后，惜日午睡醒来，田双为她在镜前梳头，门口田勇来报："龙府有帖子送来，烦请小姐过目，龙府下人正在厅外等候小姐回复。"

惜日接过帖子打开浏览了一下，忽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田双瞧见小姐的笑容，微微一怔，小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除了昨夜……

昨天下午。

她与田勇被龙茗点穴后，足足在临仙楼立了两个时辰，直至黄昏，穴道方才自动解了，顾不得在旁着急的伙计、掌柜和一群七嘴八舌指指点点的茶客，也顾不得周身气血不顺，一心牵挂着小姐。他二人立刻奔出了临仙楼，急急问了路人后直向龙府奔去。

等寻到龙府，天已暗了。

夜晚，龙府四个大红灯笼已高高悬挂，映得红漆大门庄严肃穆，两个大石狮子分立两旁，门口白石铺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看便知不是普通人家。他俩恰看见那龙少爷在门口迎人，两个石狮子中间，刚有两个轿夫抬着一顶轿子落下，一个身着青褂子的下人急忙迎上前恭敬地掀开了轿帘，轿中下来一位公子，那公子田双不认识，但田勇却觉得熟悉。

那公子好像是两年前小姐让他调查过的袭郡王索格。田勇想到小姐与那人的关系，脚步微滞，但田双不知他是何人，奔到龙茗面前开口便道："你好大胆子，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敢抓走我家小姐？！你最好快放了我家小姐，否则我们……"她后面的话被田勇阻止了。

龙茗正笑着和索阁说着什么，听到田双的话，面色立刻冷了下来，微眯起双眼，嘲讽地面对田双的怒斥，刚想开口，便听到他堂兄索阁低沉的声音："亦宁，你又闯祸了？"

龙茗懒懒地笑了笑，随意道："大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事，你就不要过问了，我自会处理。"

此刻田勇盯着索阁，确认他确实没有认错人，忽然拉着田双单膝跪地，大声道："国舅爷田大人家仆田勇、田双跪见袭郡王，还请王爷做主，烦请龙公子尽快放了我家小姐。"

田双一时被他拉跪在地，正有些不满，听到此言，不禁一怔，忍不住看了旁边一直被她忽视了的男子，原来他就是害得小姐一直郁郁寡欢的罪魁祸首。心下不禁难受，有些气闷地瞪了田勇一眼。她不喜欢给这个男人下跪。

田勇如此一报来历，索阁便注意到了田双对他的不满。他看向龙茗。龙茗似乎也没想到那女子会是京中大官之女，看着下跪的一男一女不禁冷哼了一声，道："我又没打算养着她，抓了她还嫌麻烦，我早就把她放了，她回没回去，关我什么事。"他自然没说，他是放了她，只是把她放在了房顶上，想回也回不去。

田双、田勇对视了一眼，自他们两人穴道解开后，便急想着到龙府要人，并没回苏州别苑去看小姐是否已平安返回，是他们疏忽了，不禁心下暗揣，难道小姐真的回去了？

田勇心下暗道：龙茗如此高傲，在苏州也算个有头有脸的，如今知道小姐是京中高官之女，谅也不敢放肆，而且袭王爷也在，应不会有假。即便如此，田勇仍不卑不亢地说道："谢龙公子、袭郡王不为难

我家小姐，我们二人立刻回别苑查看是否小姐已平安返回，若小姐仍未返回，那龙公子，在下便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你放了小姐！并要为小姐讨回公道，告辞！"

他这句话把索阁也牵扯在内了。

田双、田勇不再多言，匆匆向别苑奔去。结果当然是没有，当下的烦乱、愤怒自然不表。再说龙府。

自田双、田勇二人走后，索阁便问龙茗："你把田小姐怎么了？"

第9节：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2)

"田小姐？自然是放了。"龙茗无所谓地回道。

"你到底把她如何了？"索阁皱了皱眉，这个堂弟，定有事情瞒着他。

龙茗摆弄着腰间的玉佩，低笑道："还是大哥知我脾性，呵呵，我把她丢在龙府后院的戏楼上了。"

"胡闹！"索阁一拂袖，大跨步进了龙府，一路向后院走去。

当田双、田勇回到别苑后，发现小姐根本没回来过，他二人立刻又折回龙府打算强行要人。刚至龙府门口，便看见惜日正从正门低着头出来。

田双第一个喊了声："小姐！"急忙地冲了上去，扯住惜日的衣袖左看右看，见到小姐没事这才放心，一抬头竟看到惜日眼中满含笑意。那种笑，是由心而发的，很快乐，很温暖，小姐已两年没有这样子笑过了。

"我没事，回家吧。"惜日带着笑意吩咐道。

田双忍住心中疑惑，应了声："是！"

田勇在身后也应了声："是！"便跟在她们身后。

可三人尚未走出去几步，惜日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暗夜中，微风习习，四周很静，这一阵张扬的大笑立刻飘得很远很远，远得有人耳尖的听清了，也听明了笑声的来源，好不容易刚刚爬起来的身体，险些因这笑声再次气得跌倒。

田双、田勇无措地互望了一眼，便听见惜日挥着手勉强说道："没事，没事，你俩放心，只是想起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忍不住笑了，不用担心，快回去吧，我都饿死了，你们有没有把今天的事告诉刘妈妈？"

田双回道："没有，但我们急匆匆回去找过小姐一次，相信刘妈妈已经知道。"

"唉--惨了，要好好想想怎么应付她的追问了。"即便是件烦恼的事，田双、田勇听在耳中，也觉得今夜小姐大大的不同了，小姐今天，似乎很高兴很高兴。

田双收回记忆，见小姐已放下手中帖子，并吩咐道："田勇，去告诉龙府的下人，我会准时赴龙公子之约的。"

田勇领命而去。

惜日向田双挥了挥手，道："可以了，不用弄了，你去准备一样东西，一会儿和我一起去。"

"是什么？"田双问道。

第10节：第五章 第二次过招

第五章

第二次过招

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远处高山上流下，流过一片树林，流到此处成了浅滩，溪水变得清澈而徐缓，隐约有些小鱼悠然游戏其中，其中还倒映了两个人的影子，细看，是一个男子，一个女子。

男子开口道："没想到你真的来赴约。"语气中略带嘲讽。

女子看着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回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男子冷哼一声，道："昨日之事，本公子若有得罪的地方，还望田小姐见谅。"

他明明是在道歉，但语气却怎么听都不像是道歉。"本公子"，这人……真的很傲慢啊。

女子一笑，道："龙公子如此说，小女子可受之不起，再说，最后还是龙公子亲自背我下来的，为此，也让龙公子劳累了。"她撇开了视线，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不提此事还好，一提起此事，男子的脸色变了又变。他收回远眺的目光，烦躁地盯在了女子脸上。

此刻，西落的日光透过树梢斜照在她的脸庞，不知是她眼中的溪水还是水光的反射，映得她瞳若秋水，鬓边垂发轻轻随风飘起，青丝如墨垂落肩后，唯有一支发簪固于发后，尤显得，肤若凝脂。这女人听说是京城第一美人，果然有几分姿色。

可再美的女人，在他眼里也一样。他又冷哼一声，道："本公子也没帮你什么忙，是田小姐自己跳得刚刚好，不然，稍有差池，不死也残废了。"

她抬起眼眸，与他对视，目光灼灼，笑曰："那龙公子可真是福大命大，你可要感谢我跳得刚刚好，否则……"她笑靥如花，可在龙茗眼

里却有如蛇蝎，"若我死了，我就变成厉鬼夜夜找你索命。若我残废了，那我就缠着你，让你养我一辈子。"

女子边说边向前走了一步，抬头看着男子双眸。不知为何，在这样的注视下，男子蹙起了眉头，望着面前女子。一阵风吹起小溪边的细沙在他二人身侧盘旋，与此同时，女子闻到了淡淡的兰花香，男子闻到了淡淡的荷花香，忽然间二人同时忍不住对着对方打了一个大喷嚏！

此刻，十丈外候着的两个人，一个是龙茗的贴身小厮小足子，另一个便是田双。他二人各自据守一方，彼此也是相看两相厌，都互不理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主子。可就在这时，他二人同时看见自家主子打了一个大喷嚏，小足子惊愣，下意识地叨咕了一句："命定之人……"不禁瞪大了眼睛，猛然打了个冷战，不可能吧……

那一天，是他们第一次约会，如果算得上是约会的话，本来一切还好，只不过散场的时候有些尴尬。在那一个喷嚏开始之后，龙茗立刻用袖子捂住了鼻子，可是还是忍不住地不停打着喷嚏，像是没完没了了似的。顾不得有风度地告辞，急急忙忙地带着小足子离开了，甚至连句话都说不完整，只是临走的时候，目光骇人地瞪了正强忍住笑几乎忍到内伤的惜日一眼。可就在龙茗带着一连串喷嚏走出去还不到十步之远时，便听到身后一阵狂笑。他心中突然明了，愤而转头，正看见那女人捂住肚子略有不支地靠在路旁的树干上狂笑，一旁婢女正莫名其妙地看着。一股怒火由下至上在他脑袋处汇集，一时忍不住连打了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喷嚏，把一旁的小足子几乎都喷离了原地。那个女人听到后，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他，而后彻底地、不顾形象地仰天大笑。他的满腔怒火疯狂上涌险些气得昏厥过去，可他还是不得不选择愤怒地、迅速地、很大力气地拂袖大踏步离开！

身影快速消失，可喷嚏声却久久响彻云霄……其中还伴着一个女人不顾形象的大笑……

你有听说过花香过敏吗？或许你并不知道，可龙茗却是有这种病的，不是所有花香都过敏，唯独对一种花香过敏，也不是很严重，只是会令他打喷嚏，至少一个时辰。当龙茗终于忍住了一个喷嚏，预示着他的过敏即将过去时，他早已无力地躺在了床上，身体已有些虚脱了，而他的心却没有虚脱，反而一腔的怒火因无出处而炙烈地燃烧着。

很明显那女人是故意搽了荷花香粉的，是早有预谋的。可恨的是他今天本是去向她道歉的，虽然是被逼的，可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他道歉，他决不会放过她，决不会！

她没想到那荷花香粉竟然如此管用，她知道龙茗肯定不好受，可间接害得她也不好过。虽然是自作自受。

那时，她几乎笑得喘不过气来，肚子疼得厉害，险些背过气去。最后还是田双把她搀扶回家的，可她一想起来还是忍不住想笑，致使别苑的下人还以为她被鬼附身了，刘妈妈急得险些真去找个道士来。

其实那日，她只是忽然间想到卖胭脂的老大娘曾说过龙茗对荷花香胭脂过敏的事，还唠叨说，因为龙少对荷花香粉过敏，致使荷花香的胭脂在苏州都不好卖。当时她并不以为意，但那日她忽然就想起了这句话，便想试上一试，没想到效果竟然如此惊人，即使已经两天了，她想起来还是想笑，看着镜中不知不觉又翘起的嘴角，立刻克制住了，不能再笑了，再笑就真的有问题了。

这时，门外传来?勇的声音："小姐，龙府下人又递来帖子。"

预料之中，惜日道："拿进来吧。"

田勇闻声，躬身进屋，双手递上帖子。

粉色的帖子上散发着淡淡的兰花香，帖子边角印着金色且富贵逼人的兰花，一看此君便是不俗之人且贵气得紧，和他的堂兄一样。想起袭郡王索阁，惜日冷冷一笑。

龙茗似乎很喜欢兰花，即使他身上也有这种兰花香，她打开帖子，里面又只有简单几个字："万喜楼，酉时见。龙茗上。"

惜日一笑，很明显，这是一场鸿门宴。

第11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1)

第六章

离经叛道

酉时，太阳西斜，却依旧有些热辣，明月桥上迎面走来三人，一绿衣女子当先而行，白色的绣鞋轻挪，摇曳起湖绿色的裙摆，白色的上装唯有领口及衣襟处绣着黄绿色细嫩枝叶，精致且淡雅，点缀着美人的绸扇随着女子纤细的手腕轻轻摇着，随风掀起了鬓边的发丝，身旁一个女子恭谨地为其撑着一把花伞，主仆二人悠闲地向最热闹的西桥街走去。

她们身后跟着一劲装打扮的魁梧男子，衣着干净，态度亦十分恭谨。

少许，前方女子忽然停下了脚步，驻足在桥中央，远眺着人头攒动的前方，微微蹙起了娥眉，但不一会儿，嘴角又露出一抹笑意，回首低声对身后男子说了些什么。

魁梧男子颔首，身影迅速消失在桥头。

酉时，万喜楼。

这里是苏州城内数一数二的大酒家，平日里此时此刻早已是客满为患，可今天却一人也无。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一个有钱的公子包下了。

万喜楼从未被人包下过，不是没有人想包下万喜楼，也不是没有人出不起包下万喜楼的价钱，但是若想包下整个万喜楼光有钱是没用的，因为万喜楼的主人要求，能包下整个万喜楼的人必须身份、威望、金钱都要极高，这三样缺一样都不行。

平日里此处来的非显即贵，普通人根本不得入门。

据说万喜楼的老板是北方极有势力的家族开的，连朝廷都要礼让三分，凡是有点见识的都不敢在万喜楼闹事，而今日却有人包下了万喜楼。听说是一个年轻的贵公子，听说这个人正是龙茗，而龙茗为什

么就满足了万喜楼规定的身份、威望、金钱这三样呢？龙茗为什么包下万喜楼？龙茗到底要干些什么？

其实要说龙茗有钱，人人都知道，龙家是苏州首富，当然很有钱，但据说不只如此，据传龙家曾为朝廷出过不少力，在战争中做了很多朝廷运输物资的生意，进而迅速崛起。从此，龙家的生意越来越旺，几乎遍布了大江南北。但也只是据传，并无真凭实据。不过龙家很有钱这倒是事实。

若说起威望，也是有的，据传凡是行走江湖的，只要到了苏州，必要拜帖于龙府，俨然龙府公子龙茗是江湖极有威望之人。

再说地位，众人皆知龙茗是一个商人，顶多算得上巨商，可有人说龙茗不只是商人，他是皇家子孙，更有人说龙茗是江湖龙头老大，可怎么看都不像啊，尤其说他是江湖龙头老大，你看他风姿潇洒，面容俊美，总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样，他看起来更像是皇家子孙，可若他真是皇家子孙，怎会姓龙，而且怎会屈就生活在苏州做一个商人？

太多的疑问无法解开，不过这些今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龙茗为什么包下万喜楼？龙茗到底要干些什么？

第12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2)

此事不仅让站在万喜楼门口不能进入的小足子想不通，也同时让街上很多茶余饭后的老百姓想不通。

所以，此时此刻，只见一些刚吃完饭的，没吃饭的，都好奇地围住万喜楼向里拼命地张望，像是大家一起光看万喜楼的门面就能看透里面似的。万喜楼对面的茶馆更是被一群人塞了个水泄不通，甚至二楼靠窗的站位都能卖银子了。其实视线最好的站位，也顶多只能看见坐在万喜楼临窗之位喝茶的龙少爷的脑瓜顶。

万喜楼门口，以十米为半径，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唧唧喳喳的，大家互相高声讨论着这龙公子此番包下万喜楼的意图。越讨论越激烈，有人说龙茗要宴请一个大人物，也有人说龙茗只是想显摆阔气，有女子说龙公子简直帅死了，这辈子她非龙公子不嫁。当然立刻有人泼她冷水说她这辈子算是玩完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这辈子她只能守活寡了。有人说龙公子一个人在里面，居然把总是跟在他身边的小足子都赶了出来，肯定有很秘密的事情。也有人说龙公子估计是想约会情人，此人话音刚落便立刻遭到许多白眼，他不服气地想继续辩驳自己的想法是有理有据的，无奈理由尚未阐述完全，就险些被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酉时已经过了。还是没有人来到万喜楼，大家都开始急了。

忽然，一个站在万喜楼对面茶馆二楼，正伸长脖子向对面张望的老婆婆，不知道是体力不支，还是真的看见龙茗太激动了，竟然忽然昏倒，据说为了这个站位，她花了一吊钱呢。真是可惜了，幸好在场人多，好心人立刻把她送到了医馆医治。

酉时已过，万喜楼，三楼。

太阳又偏斜了一些，就快照不到身上了，他已经等了她许久！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等待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

人，一个他十分痛恨的女人。

他一口一口地喝着杯中酒，一刻钟前，他叫来一壶酒，对酒冷笑，暗道：女人，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来了吗？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百般出招，总想引起我的注意，那我就让你知道喜欢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呵呵，只要你能承受得起，那我试着接受你又何妨！

手指夹紧了酒杯，他的眼神越发冰冷。

又一刻钟过去了，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猛然摔碎了手中酒杯，突然站起，眼神凶恶地欲通过窗口向楼下望一望。就在这时，对面忽然传来一声惊呼，似乎有人倒下去压在了身后另一个人的身上。那人正手忙脚乱地搀扶着，随即喊道："老婆婆晕倒了，快帮帮忙……"看到对面所有人正张大个嘴惊讶地看着他，他被迫再次坐下，重又拿起个杯子，非常郁闷地继续喝酒！

又一刻钟过去了，他已忍无可忍。

这女人肯定是怕了，不敢现身了，哼！他又何须再为此等鼠辈浪费时间，居然敢那般戏耍他，却没胆量在众人面前公然现身，孬种！

可就在他刚到楼下之时，却恰好看见那女人鬼鬼祟祟地带着个面纱被门槛绊得人仰马翻！

他本想借此羞辱她，可忽然又改变了注意，及时伸出了手去，因为，要演戏，便要演好！

唉……

人们感叹，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龙大少爷好像被人放鸽子了，龙少爷到底在等谁竟会等这么久？

奇怪的是，时间越久，人们似乎期待得越热烈。

终于……

第13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3)

当太阳要变成夕阳时，东方一角，人群开始拥动。人们不自觉地纷纷让出一条路来，当中走过三人，当前一人，却是一个蒙了面的女子。

只见那女子，身姿娉婷，白色衣衫，湖绿色长裙，白色绣鞋，轻摇绸扇，目光流转着从无数双凝神注视着的目光中坦然而过。几百人聚集的长街，却在这一刻寂静得无声无息。

白衣女子自万喜楼外的十米半径外，从容而过……

应该算是从容吧，却在临进万喜楼时险些绊倒在高高的门槛处……那一刻，和着上百人的惊呼……一只手适时托住了她的手臂，抬头跃入眼帘的是咫尺之间一双带笑的冷眼。

"小心。"他的声音很冷，却像是有魔力似的，带着回音，以至于十米以外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甚至有女子一时不能接受，突然晕倒……

惜日闻言只是点了点头，二人很有默契地同时收回了接触的手和手臂。

"请！"龙茗挑起嘴角说了一个字，也没等她，先转身自上了楼去。

惜日轻摇绸扇，消除了些刚刚出糗的燥热，偷喘了几口气，鼓起勇气，掠过外面无数双渴望探究的眼神，回身对被拦在门外的田勇、田双示意，让他们在外候着。便悠然提起了裙摆跟着龙茗上了楼，边走边提醒着自己，注意仪态，注意身姿，注意脚步声均匀，注意不能出糗……

到了三楼，她轻放下提着的裙摆，并用手打理好后，才抬头寻找龙茗的位置。很容易的，便看到了他。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光线从窗口射入，洒落在他的肩头，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让人感觉到一丝温柔，还是那样的冷傲，那样的不可一

世。他似乎懒得理会于她，自顾自地喝着自己的酒，桌上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一壶酒及几个小酒杯。

看来这场邀请连鸿门宴都算不上，惜日暗忖。

她微微低下了头，一闪而逝的厌恶掠过眸间。她踱向桌子的另一侧，也没看他一眼，撩起裙摆毫不客气地坐下。

噔噔噔几声，一个衣着干净的酒楼小二上得楼来，快步来到桌前，恭敬地递上了菜单。

忽然，他轻柔地问道："吃什么？"

真的是忽然，因为这种声音令惜日禁不住的毛骨悚然，是问她吗？怎么听都不像啊？

惜日讶然看向对面，只见对面似乎片刻间便像换了一个人。

眉宇间透着懒散，全身上下都透着悠闲和放松，尤其面容所露出的温柔笑容，竟然让惜日感到前所未有的可怕，她稳了稳心神，去伸手拿菜单，却怎么也拿不过来，那小二紧紧地扯在手里就是不放，惜日抬眼一望，唉！那小二正瞠目结舌地看着龙茗微笑。看来被吓到的不只是她。

她轻轻咳了咳，小二没反应，又重重咳了咳，小二还是没反应，又抬指戳了戳小二手背，依旧没反应。算了！她干脆站起身来双手猛地把菜单从小二手中扯了过来，这时小二方才回过神来，忙向她作揖赔不是。

此举却惹来对面之人一声嗤笑。

惜日装没听见，自顾翻开菜单仔细地瞧了起来，暗道：今日果然还是鸿门宴。

"松鼠桂鱼、碧螺虾仁、炝白菜、鸡油菜心、西瓜鸡，嗯……再来一个巴肺汤，好了，先就这些吧。"惜日对小二道。

小二记下了菜名又恭敬地询问龙茗的意思，龙茗却挥挥手，温柔地扫了惜日一眼，道："就这些吧，她说了算。"

连声应"是"的小二，猛盯了她几眼，才赔着笑脸下楼准备去了。

第14节：第六章 离经叛道(4)

小二一走，整个三楼只剩他们两人了。

惜日奇怪地望向龙茗，心中不解他的一反常态，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他神态依旧温柔，却不是望着她，而是望着手中的酒杯，似颇为无聊地问道："你不是苏州人，怎会知晓苏州这几道有名的菜？"

惜日皱了皱眉，也同样不耐地道："龙公子，既然今日摒弃所有人，如此大张旗鼓的见我一个人，难道想说的就只有这些？"

"当然不是，"龙茗眯起了眼睛，似品味着手中青瓷酒杯上的雕花，道，"只是想和你吃顿饭罢了。"

闻言，惜日不以为然。

他微微停顿，挑起眼帘，目光冰冷地注视她，又变回了原本模样，变脸像翻书："顺便告诉你……"

惜日等待他的"顺便告诉"，直觉告诉她这才是最重要的。

"若你能过得了此关，我答应试着接受你对我的恋慕。"

啊？！什么？

惜日不仅讶然地张大嘴，瞪大眼睛哭笑不得，像是自从听得懂人话以来听到的最听不懂的人话！

"哼，你不必高兴得太早，若你通不过，死也是有可能的。"龙公子恩赐般的补充道。

哈，哈哈，面前坐着的不会是一个疯子吧？

惜日已经有种想把对面那个家伙按倒在地，踩成肉泥的冲动，被刺激得面容抽搐几乎说不出话来。

"不过，这次，若你死了，也不要变成厉鬼来缠着我，若残废了，也不要让我负责！这只是一次机会，由你自己选择要还是不要，哼，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龙少爷继续大言不惭一副高高在上地说道。

啊……

惜日极力忍住已经变成拳头的手，颤抖地、咬牙切齿地、目光疯狂地回道："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不能！"

龙茗嘲讽地白了她一眼。他就知道，这女人恋他都快疯狂了，看看，激动成这样。

至此，他二人再无话说，龙茗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就看她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可不知为何，看着面前狼吞虎咽全无淑女风范的女子，似乎对这场游戏开始有些期待了。

而惜日早已扯下了碍事的面纱，拼命地把嘴塞满，一手抓紧筷子，一手抓鸡腿，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不让任何身体零部件有空活动，否则她怕自己会忍不住……那就不好玩了……细想想原来自己也是期待的……期待着……期待着看到这个自大狂傲到忍无可忍地步的他……彻底崩溃的一天！

第15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1)

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

二人各怀心思，竟是一时无话。

此刻，万喜楼的外面却乱成了一团。

这女人是谁？这女人为什么戴着面纱？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着天仙般的美貌？龙少为什么对她这么温柔？情人？未婚妻？到底是什么关系？哪家的小姐？和龙少在万喜楼干什么？为什么只有他们二人？等等，等等……

太多的为什么，太多的猜测，太多的可能，却留下了太多的未知答案。

人群乱了起来，诸多猜测，意见不和者当场吵了起来。

后来，人群中终于有个提着鸟笼子，看起来有些家底的汉子大胆地站出来质问田双、田勇，田双、田勇一开始冷着脸不答。

本来众人看田勇虎背熊腰的，都有些忌惮，见那个提着鸟笼子的汉子开了个头，便都加入了进来，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男一句，女一句地追问个不休，人一多，自然胆气就足了，也顾不得忌怕，问题越问越尖锐，越说越无理了。

直到那个提着鸟笼子的汉子不怀好意地嘲笑惜日可能是哪家妓院的花魁时，田勇忽然亮出一把明晃晃的飞刀，一挥手精准不误地穿过鸟笼子的缝隙插在了蓝衣男子的胯下。汉子吓得瘫倒在地上，三魂去了七魄，裤子前面湿了一片，良久方才后知般惨号了起来。那飞刀只插在裤子上并没有伤他，但再多一分力他可就废了。

众人一见这等惊心动魄的场面都心有余悸，再看田勇虎目含怒，都吓得噤了声。一时间，大街上再次静了下来，只除了那个瘫在地上惨号无人敢理的汉子。

此时，一顶官轿停在了人群外围。

侍卫打扮的汉子快步走至轿前低声说道："王爷，前面路被人群所堵，我们是否绕路回府？"

"出了什么事？去问问。"轿中传来男子声音。

"是。"侍卫答道。

不一会儿，侍卫回到轿旁，恭敬低声回道："禀王爷，前面人群堵路是因为龙少爷包下了万喜楼宴请一位小姐。"

轿中一阵沉默，忽然轿帘被掀起，一个锦衣公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不是别人，正是袭郡王索阁。

他紧蹙着眉头抬首望向人群，低喃着："他又要惹什么事了？"他的声音很低沉，不怒而威，给人一种压迫感，当下吩咐道，"去看看。"侍卫恭敬地跟在后面。

轿子停在了人群外，他二人来到围得密不透风的人墙外围。侍卫推开人群，边推边喊，为索阁开出了一条路。

让路的老百姓本不愿意，但看到男子是官府侍卫打扮，腰上挎着一把大刀，身后的男子一看便知是个当官的，便渐渐地让开了一条路。

在众目睽睽之下，二人正欲走进万喜楼，酒楼门口突然出现四个大汉把他们拦下。

"有帖子吗？"当中一人问道。

"大胆，敢阻拦钦差大人入内！"侍卫怒斥。

"今日万喜楼被龙少爷包场，钦差大人若没有请帖也不能入内。"那人不卑不亢地回道。

侍卫刚想说些什么，却被索阁拦住。

就在刚才，索阁抬头正好看到万喜楼的牌匾右下角有一个标记，那是一个狼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拦下了侍卫，后退了几步，对着楼上喊道："龙茗！下来！"

不一会儿，龙茗几个大步跃下楼梯，看到被拦在门口的索阁，笑着迎了上去："堂兄，你怎么来了？你的事情都办完了？"

索阁无视他的笑容，指着大街上黑压压一片，道："这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他便看到龙茗身后，楼梯转角又下来一人，那人虽然蒙着面，但他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龙茗笑了笑，道："堂兄，我并没有做什么，你不是让我给田小姐道歉吗？我包下了整座万喜楼宴请她给她道歉。够有诚意了吧。"

索阁看向惜日，惜日不动声色。

索阁移开视线，面对一脸嬉笑的龙茗，道："跟我回去！"

那日，若不是有身材魁梧的田勇，惜日想回家都难。

那夜，惜日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苏州城的清晨如往常般，从清清淡淡三三两两的人影晃动直到太阳高照后大街小巷的人头攒动，依旧繁华，依旧热闹，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异常。

直到，一个女子带着一男一女出现在大街上后。

几乎是立刻的，人群中开始有人奔走相告着什么，人群的目光都开始瞄向了同一个方向，大家看着的正是出现在大街上的三个人。

第16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2)

当先女子身着湖绿色碎花长裙，身姿娉婷，姿态飘逸，想来便是个美人。

路上众人开始指指点点，那女子所到之处，人群会自动让出一条路来，但立刻又围住了入口。

不久之后，前面的人群不再让开，三人渐渐被围困在了中央。四周人越聚越多，开始品头论足起来，声音越来越大。

惜日看着面前各色男女，众人对她都是一副看稀奇古怪玩意的审视目光，看着他们对自己的指指点点，耳中更听着地道的苏州话，对她或品头论足或讽刺评论。心下不禁好笑，等待的事情终于来了。

果然，这么快考验就来了。小足子当日避雨亭中的话，此刻言犹在耳，想想，自己还真是幸运啊！竟然有幸成为了本年度破了龙大公子规矩的那个倒霉之人！

此刻，已不容她多想，人声越来越响亮，众人也越来越激昂，渐渐地缩小了围住他们的圈子。

惜日被田双、田勇护在中间，手握绸扇遮掩住自己眼睛以下的地方，审视周围的苏州百姓。

人群中终于有人奈不住了，率先喊道："姑娘，你长得很见不得人吗？哈，拿下你的扇子和面巾来吧，让大家评评，你是否有资格飞上枝头变凤凰！哈哈……"那人说完，轻蔑地大笑起来。

"是啊！遮遮掩掩，故意卖弄，我们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美，也敢来迷惑我们的龙公子！"一女子尖酸刻薄地说道。

"姑娘既然公开表明要独占龙少，那也要苏州的百姓同意才行啊！"

"对！至少，容貌要胜过水红楼的红樱姑娘啊！哈哈……"一人拿妓女与惜日相比。

"去！"一位胖嫂推了下刚刚说话那人，笑道，"那红樱是全苏州公认的最丑、最贱的婊子，是人都会胜过她。除非是一头母猪！"众人闻言狂笑，正在此时，一声娇叱凭空响起。

"别乱说，看这姑娘的身段，气质，想必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只不过，她要想嫁给龙少，至少也要过得我们这一关！"话音刚落，人群当中走出三人来，众人有意识地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当先女子，红衣，红带，红鞋，一身大红，却不俗耐，反而奔腾如烈火。她手握长鞭，空中一甩，在地上扫出一条深深的鞭痕，刚刚说话的正是她。左侧一女子，窈窕身段，白衣，黑发，一条随风飘荡的粉色发带随意束在脑后，竟有种说不出的淡雅风流。右侧女子，娇小可爱，一双灵动大眼眨呀眨呀的，好奇地看着惜日。

惜日依旧遮掩着面容，田双、田勇依旧一脸戒备。

惜日仔仔细细打量着面前三个女子，真是越看越觉看不厌，人说江南多美女，但多日来她所见的多是些小家碧玉。唯有今日，一下子跳出来三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来。真令人应接不暇。

渐渐地，她的目光从好奇变成了痴迷……

红衣女子也在仔细地打量惜日，身形苗条，腰肢纤细，长发乌黑，只用木簪束在脑后显得古朴典雅，洁白圆润的手腕握着一把精致的绸扇，两个身怀武功的随从左右身边，处处都显示了此女的来历身份不凡，但唯独不能看全的就是面容，只有一双美目露在外边，但那眼神，那眼神，怎么是色迷迷的？那眼光令她有种被冒犯的感觉！不由得心头一怒！喝道："姑娘可否把绸扇拿下，让大家一睹容颜，不要遮遮掩掩，让大家明明白白地面对面较量！"

惜日暗惊，她说面对面的较量！难道她是龙茗的爱慕者？笑道："姑娘何须动怒，姑娘要看我的面容，我自不会让姑娘失望，只是，唉……唉……唉……"惜日连叹了三声，终于激起面前几个女子的不耐烦。

第17节：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3)

右侧娇小可爱的女子最先开口问道："你叹什么？"

惜日低下头去，低低哀声一叹，继续道："我本是出于好心，因为我这张惊世容颜不可随意露给外人看，出门时家人已再三叮嘱过，所以不是我故意不显露真容，而是我真的有难言之隐。"

"惊世容颜！"众人同时大惊，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红衣女子亦是一愣，但片刻后，似乎更是不信，更加执意要看个明白。

其他二人也都道："既是惊世容颜，那更得让大家欣赏一番了。"

众人一时闹了起来，此时，早已是不看一眼决不罢休的了。

惜日一声轻笑："既然今日大家非要看我这张脸，我又怎好拒绝呢？唉，只是临出门时家父确实再三叮嘱，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我这张脸，否则怕会种下大祸患，姑娘的请求真是为难我了呢。"惜日显出十分为难的模样，更激起众人非看不可的兴致。

"有什么不能给人看的，真是倾国倾城的妖姬那又如何？哼，怕是你言过其实，面貌平凡输于我们，又故弄玄虚罢了，今日我偏要看上一看。"说话间红衣女子长鞭挥出要撩起惜日的面巾，一旁田双突然出手，与红衣女子当街打了起来。

见状，惜日夸张地喊道："喂，别打了，别打了，住手啊！"

人群散开了些，都怕刀剑不长眼误伤了自己，但仍不肯就此离开。尤其对惜日的面容越来越好奇，惊世容颜啊！会是怎样的呢？难道龙少是见到了她的真容而喜欢上她的吗？能被龙少喜欢必会不同的吧？

此时的太阳越来越大了，温度开始持续攀升，惜日开始出汗，是时候了，再犹豫就毁了，忽然她似下定了决心似的，痛喝一声，道："田双退下，他们想看我的面容就给他们看好了，别打了，住手！"

田双闻言，立刻收剑跳回惜日身侧，颤声道："小姐，不可，不可啊……你的容貌……"田双再也说不下去，声音饱含恐惧和颤抖，似要闯下滔天大祸般……

一侧的田勇此刻也颤抖着声音道："小姐万万不可，老爷千叮咛万嘱咐……"

"住口！今日这许多人困住我们，你们二人能保护我周全吗？今日也属无奈，总比被他们强迫了要好，莫要多话，我心意已决！今日就算惹下滔天大祸也豁出去了。"说罢，丢弃了手中绸扇，双手颤抖地移上了面巾。

此时，众人忽觉空气无比凝重，沉重得几乎呼吸都开始不顺了，俱都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中间女子。

太阳越升越高，越来越热了，有的人在这等待的瞬间就已感觉汗流浃背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但已顾不得许多，眼睛也不敢眨一下，都要看看那祸国殃民的惊世容颜到底是怎样的？

原本面巾是很慢很慢地被掀开，但忽然间，似乎面巾的主人也不耐烦了，猛然掀开面巾，让眼睛以下的所有五官都暴露在日光下！

啊……

第18节：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1)

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

其实人们早已习惯了，惊世容颜是形容美貌，殊不知，也可以形容极丑的。

当面巾拿下的下一刻，先是一阵非同寻常的静默，紧接着是几声重物先后倒地的声音，再来就是尖叫声以及四散奔逃声……

"哇……"有人不支倒地口吐白沫。

"哇……鬼啊……"有人掩面跳起来狂奔而去。

"哇……哇……"有人哭天抢地，怨天恨地，老天真是残忍啊！怎会生出此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容貌来吓唬世人！

前面的倒下的倒下了，奔离的奔离了。后面的补上好奇一看，只一眼，继续倒下一批，暴走一批，一批接着一批，大街瞬间安静了。

胆子小的，被吓晕了，胆子大点的被吓跑了，胆子再更大一点的也掩面而泣了，胆子最大的也感叹了："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人啊！还敢出来吓人！"

苏州三大美女也下意识遮住眼睛不敢再看下去，掩面颤抖地奔离……边跑边哭，人怎么能生成那样啊？今晚要做噩梦啦……

惜日见人散得也差不多了，立刻遮住了面容，停止了对大家的荼毒，抬首笑看了对面二楼一隅，见到那些人也正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她无比哀怨地对着还没跑掉的寥寥几人道："我自出生，接生婆因不堪接生了我这样的孩子自挖双目以谢罪，我母哀恸不已，竟当场去世，我父此生亦不愿再见我，虽然我长了一张惊世"害俗"的容貌，但我从未想过害人，我一生因此孤苦，无依无靠，而且我还长得这般丑，对不起，对不起大家……"

惜日越说声音越哽咽，越说越悲愤，最后也痛哭流涕地奔离了，田双、田勇随后而去。

最终在场的似都回过神来，都不自觉地叹了口气，一脸讪讪。

众人看着那痛苦奔离的身影都不自觉地叹了口气，不知是谁先开了口："好可怜啊，女孩子生成那种模样，作孽啊！"

紧接着，有人尤自颤抖着说道："娘啊，真是太可怕了。"

就这样主角走了，配角散了，一向热闹的苏州大街也异常的冷清了，其后几日，有人感叹，有人唾骂，也有人还心有余悸。多数人都在抱怨，近几天总做噩梦……

自那日之后，有人说龙少肯定不知那女子的真面目，也有人猜测龙少娶那女子是被逼的，也有少数人说龙少要娶那女子是出于同情，但也有人暗中幸灾乐祸。

一时间，苏州城街头巷尾老老少少都在讨论此事，此事成了本年度最热门最火暴的八卦消息。

渐渐地，人们更关注的是为何龙少要娶那女子？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一时间，众人话题突转。

这几日，龙府似乎都要沸腾了。来来往往探听消息的络绎不绝，龙府门槛几日来几番被踏破，龙府大门险些被挤烂，人声鼎沸达到空前绝后，龙府江总管一个头变成两个大，而真正的主角却似人间蒸发，不知去向。

那日当晚，掌灯时分，惜日用完晚膳，回房关上门，点燃屋内烛火，随手拿了一本书，侧躺在软榻上翻看。忽觉似有一双眼睛正看着她，一抬眼，便看到头顶正上方房顶瓦砾已不知何时消失了几片，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正透过房顶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她放下手中书籍，仰头大胆与其直视，一来一往，眼神交会，沉默……无声……

他猛然仰头灌了一口酒，复又看向瓦砾之下的女子，轻轻弯起了嘴角，同时也见到她挑起了嘴角，他淡然道："破了我的规矩却仍能消遥自在，你过关了。"

许久……

惜日淡笑回道："又如何？"

龙茗收回望着她的视线，没有回答，仰头躺在了屋顶上，望着星光。

惜日也如他那般，躺在软榻上透过屋顶的空隙望向夜空，忽觉这种感觉分外的好。

许久，他幽幽的声音在屋顶上响起："我们开始约会吧……"

约会吗？惜日扑哧一笑，道："为什么我要与你约会？无趣。"

第19节：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2)

一块瓦片的碎裂声传来，惜日皱了皱眉，今晚不会没有瓦片遮屋顶了吧?

一声冷哼随之传来，房顶之人似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是没胆量来吧。"

惜日也冷哼了一声，回道："那你也不至于故意弄裂瓦片，让我今夜没东西遮屋顶吧！今晚要是下雨！你弄那么大一个洞，要我拿个缸来接雨吗？"

咔嚓，咔嚓，咔嚓，连续三个瓦片碎裂的声音接连传来，龙茗的声音再次传来："就算把你整个屋顶拆了你又能如何？"

惜日也开始咬牙切齿了："谁说我没胆量去了？你说！时间、地点！我必到！"

"好！明日黄昏时分，西边断崖！"龙茗道。

"好，一言为定！"惜日道。

"只你一人。"

"那又何惧！"

"好！明日我等你。"

"好！明日我不会等你。"惜日道，话一出口，无声一笑。

屋顶一阵沉默，咔嚓，又一个瓦片碎裂……

第20节：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1)

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

每听见一次咔嚓声，惜日心头就凉上一分，已经有五个瓦片毁在他手里了，今晚是甭想有瓦片遮房顶了，心里虽郁闷，可她也不敢再多说话刺激头顶那位，再说下去，这位少爷今晚肯定不会放过所有的瓦片，为了今晚至少还能睡个安稳觉，惜日决定忍了！

在惜日的忍气吞声下，之后，除了房顶偶尔传来的喝酒声，再无其他。

惜日却在暗想：幸好今晚田双、田勇被刘妈妈叫去前厅了，否则他弄出这么大的声音，怕早已闹起来了吧。刘妈妈肯定让她耳根子几天都无法清静。

明日西边断崖，为何他会约在那么奇怪的地方？她没去过那地方，单听名字：西边断崖，似乎那地方很危险呢，这家伙不是要报复她，预谋把她扔下山崖去吧……想到此处，一阵恶寒……

几声轻响，头顶那位似乎起身要走了。

惜日也起身，暗道：这家伙终于走了，她也可以去睡觉了。哇，真困啊，看天空的星星闪烁还挺有催眠作用，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没想到，她刚从软榻上起身，一个东西就从天而降，险些砸在她头上。幸好她反应快，及时跳开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空酒壶，不正是他刚刚拿在手里喝的那个吗？愤然抬头，就看到头顶那位也正高高在上俯视着她，脸上分明挂着你奈我何的笑容。惜日咬起了牙，他指了指脚下的瓦砾，然后两指一夹，那意思像是在说：你敢反抗，我就夹碎你的瓦片。

惜日怒视他，咬牙切齿，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似很满意惜日的表情，咧开嘴仰头大笑了起来，指着脚下的洞说道："这个洞也不算大嘛，我的酒壶勉强才能扔下去，看来今晚你不

必用缸来接雨了，用几个夜壶也是行的。"说话间身形飘动，几声大笑渐远。

惜日险些被气得呕血，明明那么一个大洞，那酒壶横着都能掉下来了，还敢说勉强，还说用夜壶来接……

可她气归气也没什么办法，一方面怕事情闹大让刘妈妈知道会烦上她好几天，另一方面怕再继续惹恼那位龙少爷，真弄碎她所有的屋顶瓦片，最终也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就这么走了。

惜日仰头无奈地看着头顶上那只老鼠嗑开的大洞……一声哀叹，看来明天要叫人来补屋顶了，可是，若他们问起怎么房顶会有这么大一个洞，她该如何回答？难不成说被野猫给弄破的？天底下哪来这么厉害的野猫，除了那一只！

要是被刘妈妈知道肯定又要唠叨半天了，这可真是件麻烦事啊。

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此时夜已深，惜日早已有些倦了，便更衣就寝。

第二日醒来，下意识先看了一眼屋顶，却惊然发现，屋顶的瓦砾已被盖好，显然昨晚不知何时，有人补好了房顶。

不会是他吧？又是一阵恶寒。

说起今儿早晨，龙茗似乎有一种预感，一大早便包下了整个二楼，让小足子在楼梯口守着不许任何人上来打扰他。他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吃了早点又开始品茶，这靠窗的视线很好，街口处的风景也一览无余。

清晨，城内虽然有层薄雾缭绕，但预示着今天应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不禁令龙茗也隐隐地期待起来。

几日前他故意透漏出去，说他对那日万喜楼宴请的姑娘有意，可人言可畏，原本只是有意，却经一传十，十传百之后，竟变成了他要迎娶那位姑娘。这个消息一经散播，一时间整个苏州就像是要炸开了锅一般，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讨论他的婚事，甚至听到有人说他们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真是有够夸张的。

他的武功甚高，又一向对任何美女都无情，苏州人皆知，没人敢跟踪他，也没人敢来问他。大家刚开始也只是胡乱臆测，后来这件事在众口铄金下好像渐渐变成了事实。

更有好事者四处打听那个女子的下落，但显然那个女子隐藏得很好，竟没有被打听出来真实的姓名和住处，看来这女子倒有些本事。可她再怎样厉害，除非她不上街，否则总也躲不过的。

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般大。那女子费尽心机不过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别以为喜欢他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坏了他的规矩就要接受惩罚，过得了这一关再来说其他。

当日可是她亲口同意了这个约定，如今事已至此，能不能过得了此关就看她的造化了。如果因此而退惧，也不过说明她是个普通女人，与一般人无二，要是她娘亲还在，肯定是有办法应付的。

其实，人们会相信此谣言，自然有其道理。

先是龙少对那女子有意的传言是从他几个朋友口中散播出来的，又经过无数人在中间加油添醋，变成了这样，众口铄金，假消息渐渐也有了几分真。

再者，这许多年来，苏州百姓只听说过龙少爷又拒绝了哪家女子的誓爱，可从来没听过龙少爷与哪家女子走得近过，更没听过任何谣传龙少对哪家女子有意过。可如今龙少要娶妻的谣言已经传遍整个苏州，而龙少本人却从未出面澄清，自然而然的大家都开始相信起来。

又因为，那日众人有目共睹那女子与龙少在万喜楼约会，而且据传龙少对那女子极其温柔体贴。此言倒并非虚假，其来有三：

第一，龙少包下整个万喜楼大张旗鼓地宴请那名女子，许多人都是亲眼所见。

第二，那女子在险些跌倒时，龙茗竟然面带和煦的微笑亲自伸手去扶！试问，这么多年了，苏州谁见过龙少对哪一个女子如此笑过，如此用心过。据苏州的大妈大婶们声泪俱下的哭诉，她们在苏州这么多年了，自认是看着龙少一点点长大的，可却从来没见过他对哪家女

子这般和颜悦色过，这么多年几乎令她们晒谷子掰包米的时候都没有八卦的素材了，真是对不起她们哇，即使苏州三大美女，也从没入龙少的眼，要不是龙家有痴情的种子实例在先，有时候甚至她们都怀疑龙少是不是断袖哇。

第21节：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2)

第三，那日万喜楼男女主角离开后，人们重重包围了万喜楼，想自当日伺候的小二口中得些小道消息，那名小二也很慷慨，一人面对众多渴望的面孔时，尤自陶醉无比地说道："龙少爷对那名女子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细心呵护，情义拳拳，温柔宠溺，风情万种，小鸟依人……"呸！听到这里，一大妈忍不住跳出来打断他，怒斥他胡说！小鸟能依人吗？还不早被人给吃了？！众人本来连声附和，可一听大妈的后半句话，纷纷都作鸟兽散了--

龙茗的婚事在苏州这几日传得是沸沸扬扬，他与那女子到底是何关系，龙茗又是如何与她相遇，那女子到底是谁家女子，身份如何，地位如何，容貌如何……几天来都被大家疯狂的凭空勾勒了出来。

传来传去间，竟出现了无数个版本，其中有两个版本传播的最为广泛。

第一，那女子是一个落难的公主，被龙茗无意中所救，龙茗乍见公主便已倾心，公主更是为报答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两人就这般郎情妾意地在西边断崖暗中互定了终身。

第二，某日，那女子去了西边断崖，龙茗也去了西边断崖，那女子不小心失足险些铸成了千古恨，情况万分危机，眼看美少女就要香消玉陨了，说是迟那时快，龙少忽然腾空飞了起来，舍命跳下断崖及时抱住了几乎就差一根手指头的距离就要头碰地的女子，然后自然二人在西边断崖暗中互许了终身。

等等，等等……

这两个故事不难看出其中有着三个共同点，一、美女爱英雄；二、英雄救美女；三、西边断崖。

前两个很容易明白，第三个外来的就会疑惑了，为啥总提到西边断崖呢？

西边断崖在苏州可是很有名的，又叫情人崖。长久以来，苏州男女彼此如果想私定终身，就会去西边断崖。

那座断崖足有百米之高，相传男女双方只要互相扶持，共同爬到断崖顶上，那么将预示着他们之间的爱情会至死不渝，他们会一辈子相互扶持直到老，也预示着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大胆追求。

听闻，多数情人在爬过那座断崖之后，才有了后来私奔的勇气。也听闻，多数爬上那断崖顶端的，后来都私奔了。

城中的雾渐渐散开了，苏州城仍旧和往常一样，从三三两两的赶集路人到人来人往的热闹繁华。

龙茗的茶喝到一半，看见了那女子带着家仆出现在街口。心中蓦然一动，三日过了，她终于出现了！

看到田惜日不紧不慢地走过人群，那一刻，连他自己都情不自禁地认真起来。

很快，他看到她被围在了中间，众人的刁难丝毫没让她慌乱，这女人看起来还是有些胆色的。

后面的发展都在意料之中，直到她说自己有一副惊世容颜！那一刻，他没有放过她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

惊世容颜?

他见过她真正的容貌，没有她说得那么夸张，难道是今日她特别做了一番打扮？还故弄玄虚地让人们有所期待？看看，他没猜错吧，为了配得上他，她肯定花了不少心思在那张脸上。

面巾终于要摘下来了，不自觉地，他也开始期待起来，手中抬起的茶碗都忘记了放下，始终端在半空。心中不禁暗道：这女人真的会故弄玄虚啊！到底把自己弄得有多美来引起他的注意？他可要好好地看看。

当面巾摘下的下一秒，他手上一直端着的茶碗哐当一声掉在了桌上，茶水四溅。他却已无知无觉，眼睛瞪圆到极限，几乎瞪到不能再瞪了，平生第一次的--目瞪口呆。

恍惚中，他好像看到她对他嫣然一笑，那笑容甚是得意，心里突然一凉，赶忙回过神来，忍不住低下头去，下一刻便听到她细细柔柔的声音传来："我自出生，接生婆因不堪接生了我这样的孩子自挖双目以谢罪，我母哀恸不已，竟当场去世，我父此生亦不愿再见我，虽然我长了一张惊世"害俗"的容貌，但我从未想过害人，我一生因此孤苦，无依无靠，而且我还长得这般丑，对不起，对不起大家……"

不是吧！龙茗觉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住了，从小到大，一直以来，他第一次发觉原来自己的心灵也是很脆弱的……听到这番话，也禁不住地恶寒了起来……

第22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1)

第十章

情人之约

一声呜咽，他看到田惜日假意地痛苦奔离，也听到了大街上仅存几人的慨叹，一时间竟哭笑不得，很明显，这一次他又被她给耍了。可不知为何，竟然没有前几次生气，反而觉得甚是新鲜，或许是田惜日把自己弄得那么丑吧，这一次，让他觉得舒服了许多。

有件事，他之前并没有想到，这田府小姐身居闺阁，竟然会易容术，而且看起来相当高明，要不是他们龙家对易容术也颇有研究，要不是他见过她的真实容貌，他也难以分辨那张脸是真是假。

他忽然很想知道，那田惜日到底是何底细，竟然会易容术?

正好此时苏州大街甚是冷清，也不用顾忌，身形一飘，就从窗口飞上了房顶，几个纵身消失在楼宇之间。

远远地，他看到了那三人的身影，在一处小巷的尽头消失，原来她住在那里。白日里行动不便，他没有上前，打算夜里再探她的底细。

直至夜晚到来，他提了一壶酒，踏着夜色到了田惜日所住之处，在一处屋顶上停住，知道她必定就在附近，却并不急着去寻找她，反而悠闲地躺了下来，望着满头的星斗喝起了手上的陈年老酒。

今夜，天空深蓝，星星布满了天空，调皮地一闪一闪，就犹如娘亲去世前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一起望着的那片夜空，每当如此夜色，星星布满天空之时，娘亲都会为他讲星座的故事。

他喜欢这样的夜色，也喜欢这样的星空，就像是娘亲还在他的身边。

小时候，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龙家富甲一方，爹爹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俊美异常，当年爹爹被喜欢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今的他，可

爹爹却一生只娶了娘亲一人，人们都说龙家男子痴情，此种说法正是从爹爹处而来。

那时，虽然他还小，但他记得清楚。

娘亲并没有所谓的倾国倾城的容貌，但却成了爹爹一生中唯一的挚爱。

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娘亲与他一样，有时候像个调皮的小孩子，总喜欢带着他一起恶作剧，爹爹每次都被他们弄得头大，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娘俩给爹爹惹了许多麻烦，但爹爹每次都没有责备他们，只是曾暗中嘱咐过他："小茗是个男子汉，要保护娘亲……"

那时候，他觉得爹爹是那样的爱着他和娘亲。

娘亲因为年轻时受过重伤，身体很弱，每月都需服用奇怪的带着血腥的药丸续命。自从生下他后，身体更不如前，就连续命药丸也不甚管用了，爹爹用尽了手段，网络天下名医，寻来天下间各种珍贵药材，千方百计的为娘亲续命，可终究……

他与娘亲，爹爹很显然更爱娘亲，可他并不嫉妒，反而，他只觉得幸福，因为娘亲更爱他。

第23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2)

可就在十岁时，他的娘亲离世了，爹爹日夜思念娘亲，几近痛不欲生。一年之间，黑发已开始发了白。

他清楚地记得，一次也是在这样的夜里，他与爹爹并肩而坐，他讲起了娘亲曾给他讲过的故事。那一夜，爹爹望着他发呆，像是透过他看见了娘亲，当他再次看到爹爹那种疼惜珍视的眼神时，他忍不住红了眼睛。可爹爹却告诉他："龙家的男子可以痛苦但不可以哭泣。"

从此，他再未哭过。

他一直都记得很清楚，爹爹凝望娘亲时，那眼神就像是看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一样，那时，小小年纪的他，还不懂那就是所谓的爱情，可当他长大了，渐渐地，也希望此生也会有一个人，那样地望着他，或者被他那样地望着。

许多年以来，他不是不想涉及自己的感情问题，只是心里一直在默默等待属于他的唯一出现。

犹如娘亲和爹爹，虽然不一定会一辈子相守，却一定是一辈子不忘。

那人会是突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田惜日吗？他不知道，但他自己却已发现，田惜日却是多年来围绕在他身边的女人当中最特别的一个，也是多年来他唯一认真注意过的一个。经过一整天的思考，最后他决定了！他龙茗是个讲信用的人，他本有言在先，既然她真过了那一关，那么之前答应给她的机会，就决不会失言。

他会给她机会，让她与他相处。这不，就从今夜开始吧，反正他来都来了。

此时，脚步声响起，向下望去，只见田惜日独自一人手执灯笼而来，没想到他随意落脚的屋顶竟然就是她的寝房。龙茗一笑，随手掀起了几片瓦砾，心中暗道：这算不算偷窥呢？他龙茗堂堂君子，似乎这样做甚为不妥，可是若让他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是不是显得

他过为主动了？罢了，不如多拿去几片瓦砾，这样她总会发现他的吧？这就算不上偷窥了。

一动手，五六片瓦砾被拿开，瞬间，屋顶出现了一个大洞，屋内的一举一动都能看个清楚。

他看见惜日进了屋，关好房门，放下了灯笼。龙茗忽然紧张起来，暗道：她不会马上就更衣就寝吧，这……他可不是故意要偷看的，房顶这么大的一个洞，难道她就不会发现吗？龙茗紧紧盯着房中的惜日，想她快点发现自己！

终于见到惜日拿了本书在手里，靠在了软榻上就着灯读着。他暗松了口气，可又觉不妥，一个女子就这般躺在他眼前，而且他此刻还在人家房顶，自己还真像个采花贼！龙茗想到此处又觉自己此举也甚有意思，他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女孩子房顶上偷窥，这种感觉真是怪异。

就在他想来想去之时，屋内咦了一声，他向下一望，竟看到房内的她已将手中书籍放下，正仰着头与他对视，一来一往，眼神交会，龙茗忽然觉得此刻他的心跳奇异地开始加快了……

有句诗怎么说的来着：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猛然抬头灌了一口酒，平复了自己狂乱的心跳，再次低头与她对视，轻轻弯起了嘴角，恩赐般地说道："你过关了。"

本以为，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没想到，她只是淡笑回道："又如何？"

他忽然觉得手足无措起来，这是他第一次与一个女子单独相处，蓦然收回了自己望着她的视线，没有回答，仰头躺在了屋顶上，望着星光，沉淀思绪。

今天的自己很反常，是不是喝醉了？他随手拿起了一块瓦砾在手中把玩，今晚的夜色太熟悉了，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娘亲。

第24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3)

一抹温柔悄然袭上心头，鬼使神差他开口说道："我们开始约会吧。"可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

只听底下之人扑哧一笑，回道："为什么我要与你约会？无趣。"

他忽然一怒，手中瓦砾立刻被他捏碎，他平生可是第一次约女人，她竟然敢如此不知好歹，当即激道："你是没胆量来吧。"

她回道："那你也不至于故意弄裂瓦片，让我今夜没东西遮屋顶吧！今晚要是下雨！你弄那么大一个洞，要我拿个缸来接雨吗？"

咔嚓，咔嚓，咔嚓，连续三个瓦片碎裂的声音接连传来，就是故意弄碎的又怎样："就算把你整个屋顶拆了你又能如何？"

"谁说我没胆量去了？你说！时间、地点！我必到！"

"好！明日黄昏十分，西边断崖！"或许是这两天这个地名听得太熟悉了，所以他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

"好，一言为定！"

"只你一人。"人多了麻烦。

"那又何惧！"

"好！明日我等你。"

"好！明日我不会等你。"

他一怔，过了一会儿，一抹笑容奇异地爬上他的唇角，咔嚓，他又故意夹碎了一个瓦片，很满意地听到一声哀叹，笑容在他脸上扩大。

许久之后，底下寂静无声，壶中清酒已经喝光，该离开了，他站起身来，向下望去，只见底下那人已经开始眯着眼打盹了。

他心中暗笑她的疏于防范，把手中空酒壶放手掉了下去，本来计算好只会掉到她的身上，没想到她忽然起身，酒壶差点砸在她脑袋上。看到她慌乱地跳开，仰头再次精神奕奕地怒视着他。他忽觉甚有意思。故意恶劣地指着脚下的洞说道："这个洞也不算大嘛，我的酒壶

勉强才能扔下去，看来今晚你不必用缸来接雨了，用几个夜壶也是行的。"越说越觉好笑，自己大笑着离开了。

他本来都走回家了，可总觉得这样把她的屋顶瓦砾弄碎了不太好，要是明日别人问起，那个大嘴巴（女人在他眼里都是大嘴巴）万一对别人说，昨夜他像个采花贼一样到她房顶偷窥，可就玷污了他一世英名。算了，还是补上去吧，让她抓不住自己的把柄造谣生事。就着样，他又折回去了。那个洞还真是他补上的。只是一时间他懒得到处找瓦砾，就拆了东墙补西墙，把田惜日隔壁的房子瓦片拆了，补在了她的房顶上，至于田惜日隔壁住的是谁？他是管不着的了。

次日一早，惜日还没起身，就听到隔壁的奶娘刘妈妈大吼大叫道："是谁把我的房顶给拆了个洞？！"

一听这话，惜日险些没从床上跳起来。

最后那个洞还是归罪于野猫了，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野猫白白蒙受了不白之冤，真是让野猫受委屈了。

黄昏时分，今日听闻菜市口有个采花大盗要被处斩，本来定在午时三刻，后来不知是何原因改在了黄昏时分，真够背的，她刚出门就有个采花贼掉脑袋，再加上今早的事情，惜日有种不好的预感。

今天她可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她身上可带了匕首，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不过用来壮胆也是好的。

为了避免有人会认出她来，今天她女扮男装，把自己的眉毛也画粗了几分，做了个假喉结，还用肉色染料堵住了耳洞，头戴玉冠，手拿折扇，俨然一副公子模样，大摇大摆地上了街。

一路上，不仅安然无恙，偶尔还不好意思地承接了几个大姑娘的媚眼，唉……这苏州可真是，何等地风流之地哇。

第25节：第十章 情人之约(4)

不过，一路走来，她也听了不少街头巷尾关于她的闲话，她知道这几日她与龙茗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想她那副面具可是她平生十分得意之作，一经亮出会引起怎样的影响，她自然心里有数，所以众人的言论她自不会放在心上。

其实要说起那个面具，可要归功于索阁了，就在两年前她被索阁拒婚后，在心里达到非同寻常的阴暗时做出来的，她本来是希望有一天夜里戴着那面具去吓一吓索阁的，但没想到吓索阁没机会，却先用在了他的堂弟身上，想来也是物有所值了。

她本住在东边，由东到西有好长一段路呢，龙茗说黄昏时分相见，她却在黄昏时分出门，故意的！

一路闲散晃过，慢慢悠悠地向西边走去，反正龙茗说过会等她的，若是不等更好，她今天总觉得自己不宜出门。昨晚答应赴约，虽然是被他逼的，但想来也太草率了，前几次她都戏耍了他，还真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次他会如何对付她。

去西边断崖的路她并不熟悉，只得不停问路，可那些人不知为何，一听她要去西边断崖，看她的眼神就甚是暧昧，害她险些以为自己身份暴露了呢。

终于，几番问路之下她平安地来到了西边断崖，可一看天色，都快黑了，一抹夕阳斜照，更显得面前断崖的陡峭，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举目望去，却见四下无人，心里不禁开始发凉，这四周荒山野岭的，她一个弱女子手无寸铁……匕首不算，可不能久待，反正她来过了，不算失约，还是赶快走吧。

她刚想转身开溜，就听到一丝笛声，下意识回首顺着笛声望去，就见树枝斑驳间，一个少年公子坐靠在一棵百年松柏的枝丫上，衣衫随风飞扬，一根竹笛贴在唇边。惜日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龙茗。很显然她目标已经暴露，被那个少爷发现了，头好疼啊……

唉……她说她怎么找不到人呢，原来躲在大树上。便高声喊道："喂，你叫我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惜日单刀直入，不想浪费时间，总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龙茗撇了她一眼，不理会她，自顾自地吹着曲子。

惜日虽觉笛声悠扬，却根本无心听曲，在大树下跳着道："别吹了，再吹天都黑了，我可要走喽。"

闻言，龙茗停下了笛声，冷然道："那好吧，我们一起去爬断崖。"

什么？爬断崖？"我凭什么要与你爬断崖？"惜日连连后退，转身就要跑，果然龙茗今天不会让她好过，断崖是她这样的千金小姐能爬的吗？

见她拒绝，龙茗本想解释的，可一想到听说凡是爬过这断崖的都是情侣，在以后都会死心塌地地待对方，甚至家里面极力反对，也都会私奔，这断崖应该是情人必爬的吧。可他俩还算不上情人，这个原因如何让他说得出口，便忽然凶道："今日你爬也得爬，不爬也得爬！"

他猛然跳到了惜日身后，提起她的衣领就向断崖飞去，啪，啪，啪……一连登几步直跃到崖壁上十丈左右才放开了手。看到惜日紧张地趴在崖壁上，手脚俱抖，心里忽觉十分好笑，但口中却威胁道："从这里开始往上爬，你要是敢往下，我就把你拉到更高的地方！"

他话音刚落，就听道惜日一声凄冽的悲叹："龙茗，我今天要是摔下去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

第26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1)

第十一章

又骗他

又是做鬼也不放过他，这种威胁对他已经无用了。笑容再次爬上龙茗的嘴角，回道："等你跌下去死了再说罢。"

这句话可真气人，惜日一时气闷险些哭了出来，可转念一想，反把心一横，她今天就是不动了，这龙茗又能奈她何？！

看到惜日紧紧趴在半山腰，万分可笑地一动也不动，还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龙茗更觉有趣至极，便故意说道："这天黑得可真早啊，一会儿这山里的野兽就都出来了，唉，不知道你能坚持趴在这山崖上多久？"

惜日心里发凉，暗自郁闷，撇过脸去，不理会他，心下不禁叹道：今天自己算是栽在龙茗手里了。

龙茗单手抓住岩石一角，衣衫飘飘，轻松而自在，惬意地靠在岩石边，微笑地看着面前女子的后脑勺，偶尔还能听到几声类似磨牙的声音，令他禁不住地想笑。

落日的余夕越来越淡了，金黄色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刺眼夺目，时间缓缓流逝，龙茗注意到身旁女子的手指渐渐地僵直并伴有节奏性地颤抖。她的身体越来越僵硬，双腿也开始微微地颤抖，唯有那一直不变的，倔犟地撇过去的脸庞，有些遗憾地令他看不到她此刻精彩的表情，可偶尔几声磨牙声的传来，闭上眼睛都知道，她正在咬牙切齿，可能心里还在问候他十八代祖宗，虽然她是个千金小姐，但龙茗还是有道理相信，她肯定在用她所知的最恶毒的字眼骂他。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去，他依旧轻松地等待着……

时间过得可真慢。

惜日猛然转过头来，显然是终于不堪忍受了，本是想怒目而视身侧之人，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可没想到一转头，正看到身旁悠哉

游哉挂在半山腰的男人，一副忍笑忍到内伤的表情，险些没气到跳崖自杀。

龙茗终于看到了惜日此时此刻的表情，果然如他想象般的十分精彩，终于再也忍不住，失控般的大笑起来。

天已经全黑了，星星挂满了天空，往日里这西边断崖此时应早已了无人迹，可今日却似乎不同，远远地，断崖中央传来一声怒吼，听来竟似一个女子……随后，又传来一个男子开怀大笑的声音，那笑声竟然愉悦得连树上的猫头鹰都笑了，四周寂静漆黑，听起来着实有些恐怖……

天色已暗，月亮已随着夜色的降临悄悄地爬了上来，弯弯的悬在半空。

惜日侧眼望去，只见龙茗飘飘然随风而立，惬意潇洒，丝毫不似此时此刻正挂在陡峭的断崖上，面部表情扭曲，显然刚刚笑得太卖力，都抽筋了。

再看自己，此时此刻，真的是快挂了，手指僵硬疼痛，双腿打漂，已经不能支撑了。

两相对比，不禁怒火中烧，怒道："你到底要如何！你这个……"惜日平生没骂过什么人，一时间竟然词穷，憋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一个词，大声骂道，"你这个妖妇！"看到龙茗刹那间怔愣的表情，才蓦然发觉自己骂得不对，又大声补充道，"妖夫！"好像也不对，这个词她好像没听说过。

真是，被气晕了。

龙茗一怔，头一次听到有人骂他，还是一个女人骂他，而且还是这样的骂他，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是新鲜，他越发的觉得想笑，越发的觉得她很有意思，身体前倾忽然把脸凑了过去，看到她既仓皇又无措的想躲避，却避无可避，暗自得意，便低声取笑道："我是妖夫你就是妖妇。"

此话一出口，二人都是气息一滞。

这是什么话啊！

就在此时，惜日趁着龙茗的靠近和一时间的怔愣，忽然间单手从袖口中扯出一条香帕，向龙茗挥了过去，龙茗想躲可未能躲开，一股荷花香气悠然散开。与此同时，惜日已僵硬得单手不堪重负，再也攀不住岩石而向崖下跌去，一声惨叫破空而过，惜日闭上眼睛把心一横，等待着痛楚的来临。

第27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2)

可除了呼吸困难外，身体上的痛楚迟迟未来，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然身在崖顶，而衣领刚刚被一只手放开，难怪她刚刚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原来她被提上了崖顶。

想到自己刚刚还想害他，却没有抓牢险些掉下悬崖，而后又被他所救，虽然事出有因，罪魁祸首还是他，但毕竟是自己想害他在先，不仅略显尴尬。

她不敢抬头去看，尴尬地拉了拉衣领，又整理了一番衣衫，只觉得有一双炙热带笑的眼睛盯着她不放，令她别扭，便干咳了两声。此时四周空旷安静，两声轻咳竟然十分突兀，不仅脸颊微热了起来。崖顶清风吹过，一阵淡淡的荷花香萦绕鼻端，是刚刚撒在她身上的香粉、其实，这一次她也真够狠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带香气的手帕，而是一个包着香粉的香帕，本想突然间撒开来，这个龙少爷怎么也躲不开的，可为什么他不打喷嚏呢？偷偷一看……

天杀的哇……

他果然是有备而来，居然蒙面！确切地说是蒙鼻（他的蒙面是只蒙住鼻子）。

但她还是不相信他一点也没吸进去，即使他再快，刚刚也应该闻到了才对呀。

他似乎看穿了她的疑惑，说道："我刚刚闭气，没闻到，你不用心存侥幸了。"

果然彻底失败。惜日暗自郁闷，告诉自己要吸取教训，一个把戏不能玩两遍。

龙茗忍住笑，抬头望了望星空，叹道："如此夜色，既然我们爬上来了，就一起看星星吧，那边有一块巨石，可以躺在上面。"他边说边跃上了巨石，对着仍立在石下的惜日伸出了手。

却看到她一点也没有伸出手的意思，便笑道："你不上来就立在下面吧，这山崖上有很多蛇……"他还没说完，手心里就出现了一只纤细湿热的小手，忽然间，本来已有所接触的两只手瞬间又分开来，彼此都像是被对方烫到了一样，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

头一次与一个女子的手接触，突然间入手的温热竟然让他不受控制地收了回去。他怔怔地看她……

头一次与一个男子的手接触，这陌生的温热感觉令她不受控制地把手收了回来，可收回来后，留下的却是更多的别扭和尴尬，她看着自己的手，胸口不受控制地开始猛跳了起来。

她此行真的是错了啊，虽然家里面的刘妈妈已经被摆平，今晚迟些回去也没关系，可这个龙茗到底要干吗呀，莫名其妙地一会儿要爬断崖，一会儿又看星星，还真以为是约会那！约会？他昨晚说过约会。不是吧？当然不是，谁人约会会在夜里爬断崖？可笑，她正在胡思乱想，忽然一声断喝，险些把她吓得跳起来，可下一秒身体瞬间变得冰冷僵直。

"有蛇，不要动！"龙茗断喝。话音未落，一只飞镖已凭空飞出，插在了惜日脚边不远处一条蛇的七寸处，青蛇挣扎了几下不动了。

惜日死死地盯住死掉青蛇，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今天果然不宜出门。

这回没等惜日伸出手来，不由分说，龙茗又再次提着惜日的衣领把她拎上了巨石。

惜日傻傻地坐在巨石上，还没回过神来，龙茗却已将双手垫在脑后躺在了巨石上。

过了好一会儿，惜日方才回过神来，深深出了一口气。显然刚刚被吓得不轻，回头看到他躺在了巨石上，忽然觉得别扭起来，一个陌生男子躺在身边，这……于礼不合，胸口又开始不受控制地敲起了鼓。

第28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3)

"我要回家。"她的声音几不可闻。

"不行。"

"凭什么？！"

"我还没打算走。"是啊，他不走，她就走不了，下不去啊。

"这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惜日试图说服他。

"整个苏州城，只有这里看星星最美。"

"我倒觉得这里的月亮很美。"

"嗯，月亮也不错。"

"我说，你干吗要带我来这里看什么星星和月亮？"

"因为……我爹和我娘最喜欢来这里看星星和月亮。"

嗯？惜日揶揄地道："这……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嗯……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很自恋啊。"

"是有自知之明。"

"还很自大。"

"是自信。"

"还很狂傲目中无人。"

"是有身份。"

"还很无聊。"

"是高贵。"

"呸……"

"田大人家的小姐，举止真是不俗啊！"

"废话这么多，你到底还看不看星星啊？"

"一直在看啊。"

"看完了没有？"

"没有。"

"什么时候看完啊？龙大少爷……"

"你给我讲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讲完了你就走吗？"

"嗯……"

"从前有七个仙女最小的一个叫织女后来私自下凡嫁给了牛郎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被王母娘娘抓回去拆散了他们，后来每年的七夕准许他们见一次，完了。"

"嗯……这故事可真够俗的。"

"可以走了吧？龙少爷。"

"再讲一个。"

"你还有完没完啊！"

"没完。"

"……"

"你刚刚杀生了。"惜日指着巨石下委靡的蛇。

"蛇肉很好吃的，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做成蛇羹吃掉。"

"好残忍……"

"反正它都死了。"

"那你还吃它？更残忍。"

"不死的你能吃吗？"

"……"

"我有苹果你吃不吃？"龙茗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个红苹果，递过来。

惜日转头看了一眼，又甩过头去，道："不吃。"

"嗯……幸好你不吃，我早就想……"龙茗刚要放到嘴边去咬，惜日劈手夺下。

"你先给我的。"惜日张口咬下，定了归属权。

"幸好还有一个。"他又掏出来一个，一咬。

两个苹果吃完，惜日随手向崖下一扔，许久才听到一声轻音。却听身后之人叹道："田小姐，不要随地乱丢东西好不好，要是不小心砸到小朋友多不好啊，就算是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的也不好啊。"

惜日回眸，看到龙茗轻笑。这个是龙茗？不会被鬼附身了吧？惊……

龙茗轻轻地笑着，心情甚是愉悦，道："这句话是我娘亲生前说的，这个巨石也是我爹爹在娘亲生前最爱带我们来的地方。每当有这样的夜色和这样的月光，爹爹就会带着我和娘亲来这里，偶尔逮住一两条蛇还带回去煮蛇羹给我吃，所以我最喜欢这里的月光和星光，还有这里的蛇肉。呵呵……"

他轻轻地笑着，仿佛回到了往昔，一家三口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爹爹会带上几个苹果给他和娘亲吃，他的笑容那样的温柔，在这样的月光下，恍然回到了幸福的往昔。

此时此刻，惜日怔怔地望着他，在这样俊美无双的男子身旁，在这样的星光和月色下，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温柔袭上心头。

她也有一个爱她却已逝的娘亲，可她却没有他幸运。

第29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4)

虽然爹爹也宠爱她和娘亲，但毕竟爹爹的爱是分成了几份的，她自小就在阴谋算计虚伪装假中长大。

让爹爹多一点宠爱，让贵为皇太后的姑母喜爱，是自她一出生娘亲就要求她学会的事情。

还记得三岁时，当爹爹抱着她的时候，她饿了想去吃饭，都强自忍住，因为娘亲说过，能让爹爹多抱上一秒钟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要忍住。

多年来步步为营，在爹爹面前听话懂事乖巧讨喜，在外人面前要处处表现高贵大方，知书达理，在姑母面前体贴撒娇，千方百计令姑母一展笑颜。

为了让需要的人喜欢，任何样的自己都要装扮，这都是娘亲教她的。

直到娘亲去世，她开始厌倦了在爹爹面前与其他兄弟姐妹争宠，也厌倦了再进皇宫刻意讨姑母喜欢，更厌倦了总是为别人的眼光而活，或许是娘临终前，意味深长的那一句话，她变了，她开始放纵自己。

直到来到苏州，她似乎越发的放纵了，这几日的她，连她自己都开始不认识了。可如此放纵的感觉真好，真好，她开始喜欢了，真心的喜欢这样的自己……

似乎这一切都要感激一个人，一个令她抛却一切束缚，变得如此得意忘形的人，她回首望向身后男子，见他刚刚的温柔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哀伤，想来是想起了自己的亲人了吧？他刚刚说过，他的娘亲也不在了，一抹怜惜的温柔袭上心头。

"为何不说话了？"龙茗突然开口。

惜日一怔，叹道："如此良辰美景，又有龙少这样的翩翩美少年陪伴，不得不感叹，光阴如梭哇，太阳不要升起，太阳不要升起……"

"行了，听起来怎么那么冷。"龙茗看怪物一样看着惜日。

惜日不满，他这种表情明明是从她这里偷学的，一向应该是她这样看他才对。本来没想怎样，可恶意就这样被激了上来。她忽然转身，向龙茗所躺之处爬去，边爬边笑。

"你笑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恶毒阴险？"龙茗道，下意识地起身向后挪去。

"嘿，嘿。"惜日干笑两声。伸手就要掀去他鼻子上的白布条。

龙茗大惊，往后一躲，没注意自己已挪到了巨石边缘，本来武功卓越、轻功独步的龙茗，又一次，一世英名尽毁……

惜日向下一看，巨石底下，一个人像一个被翻过来的乌龟一样，四脚朝天。

哇哈哈……巨石之上，女子笑得捶胸凿石。

三更天了，惜日才偷偷回到自己的寝房门口。当龙茗黑鼻子黑脸地放开她后衣领的刹那，她大口大口地喘了几口粗气，明知道龙茗是故意让她如此难受的，可她还是笑了开来，回身直视他，故意无声无息地咧开了嘴。

龙茗黑着一张脸，看到她又咧开了嘴，冷哼了一声，可一双眼睛却甚是明亮，转过身脚下一蹬，凭空而起，轻轻地丢下了两个字："走了。"衣衫翻飞，转眼消失在了夜色中。

直至看不见了，惜日才捂住嘴笑着轻手轻脚地进了屋。

第二日晨，田双为惜日梳头，从镜中看到小姐眉眼带笑且若有所思。

小姐昨晚出去，并未告知他们去哪里，也不许他们跟随，只要求她偷偷假扮成小姐的样子早早进屋里休息，这样才没有引起刘妈妈的疑心，本来说好小姐在后门外三声猫叫她就去给开门的，可直等到三更小姐却自己进了门。她不敢多问，小姐从来不主动说的事情，即使是生前的夫人也问不出口。看着小姐的笑容，似乎，昨晚很是愉快。

第30节：第十一章 又骗他(5)

几声急切的脚步声渐近，听来像是田勇。

果然，到了门口，脚步声停歇，看身形就是田勇。

门外，田勇轻敲了几下门，恭敬说道："小姐，京城大人来信了，请小姐亲阅。"

惜日闻声回过神来，说道："拿进来吧。"

田双开门接过书信，又关上了房门。田勇依旧立在门外。

惜日接过书信，当即拆开来看。从头至尾浏览完信中内容，原本的愉悦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抹冷笑，信在她手中揉烂，冷道："又是赐婚吗？"语气中掩不住的嘲讽和烦乱，又道，"田双，田勇，准备一下，我们要回京城了。"

田双一惊，低头应道："是。"

门外的田勇显然也气息一滞，过了一会儿才应道："是。"

时间很急，明天她就要离开了，可不知为何，她又来到了苏州大街上，青青杨柳河畔，一只只船儿穿梭在水中，一座石拱桥就在眼前，人来人往，如惜热闹，她走上桥去，走过这桥不远处竟赫然是龙府了，当她发现时，自己也吓了一跳，没想到，不知不觉中自己竟来到了苏州最大最有名的龙府沧浪园。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里，自己来到这里又为了什么？难道是想去和他道别吗？他们只有几面之缘，而且还都是彼此的百般刁难，虽然昨夜似乎有些不同……可……又能代表什么？

她黯然转身。

几日来，龙茗因为一些事务忙得脱不开身，终于又闲了下来，想起那一夜，想起了她。还有她大笑的样子。

其实自己当晚明明可以不跌得那样狼狈，可不知为何，当他在巨石上听到她的叹息声后，就想看到她开怀大笑的样子，他不习惯她的叹息，他习惯看到她目光流转隐隐而笑的样子。每当那时，或者是她

有阴谋诡计的时候，却如此鲜活与众不同，似乎天底下任何事都不会惧怕。

夜晚再次来临，出奇的，竟然也是满天星斗布满同样暗蓝色的夜空。

他再次来到她的房顶，屋内灯熄着，四周也很寂静，似乎主人尚未归来。

他再次熟门熟路地掀开了那几片瓦砾，忽然，一张信纸从瓦砾下显露出来。

他奇怪地拆开来，与此同时下意识地憋住了气息，怕又是她的诡计，可入眼的字句，蓦然令他的心紧缩了起来。

"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封信，呵呵，我也只是赌一赌罢了，或许你会再来此地，再次掀开我的瓦砾，再次偷窥我……

"我为这几日戏耍你的事真心实意地向你道歉。其实，我很高兴在苏州遇到你，如果你不反对，我已把你当做朋友，当然，你反对也已无效。因为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回家了，你多珍重。

"啊，忘记说了，这封信上没有荷花香粉，你不用小心翼翼地闭气了。

"小心憋死在我屋顶，就做实了你这个梁上君子、采花大盗的称号了。"

就在龙茗放松的一刻，一抹淡淡的荷花香扑鼻而来，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喷嚏，在他打了一个喷嚏后，就不可遏制地继续打着，不是说没有荷花香吗？怎么还有？这个田惜日，又骗他……

啊……嚏……

一个超级大喷嚏，令他手一抖，这才看到信的背面还有字，他翻过来一看，险些没被气死，信封后面几个大字："闻到了吗？我骗你的！再提醒你一下，快跑吧，你的喷嚏声真的很大！"

啊……嚏……啊……嚏……气气气--

"谁在屋顶？"房下传来刘妈妈的声音。当刘妈妈提着扫把冲出房门时，只见房顶空无一人，刘妈妈暗自呢喃道："难道又是野猫？可是野猫会打喷嚏吗？难道到了野猫发情期了？"刘妈妈不解，摇着头进了屋。

不远处一个紧紧捂着口鼻的男人，踉跄消失在夜色中，轻功险些都使不出来了。

第31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1)

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

回京已有十日，开始她仍存有疑虑，不相信自己会被赐婚给郡王明路，可当圣旨拿到手里的那一刻，她才真的意识到，这一次，真的是被赐婚了。

两年前因为索阁的拒婚，使得她一夕之间从京城第一美女变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那种巨大的反差也曾令她消沉，可自从娘亲去世之后，她渐渐地变了，变得冷漠，变得一切都无所谓，或许也变得厌世。

她开始讨厌曾经最在乎的一切，包括爹爹的重视疼宠，他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皇太后姑母对她特别的宠爱，曾经最在乎的一切她都厌烦。

曾有一段时间，只一人过着自以为平静安宁的生活，不听不看也不去想，可那时她只觉得人生是如此的孤独和寂寞，甚至四周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直到，在苏州与龙茗的相遇，不知是不是命里注定，从遇上他的那一刻开始，她所有的生活都开始脱了轨，就连她自己也变了，变得爱笑，变得开朗，变得再也不会觉得早晨的阳光会刺眼，变得忘记了原本的孤单和寂寞，变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开始有了色彩而鲜活起来。

即便此次回京，再次面对至亲的兄弟姐妹无情的耻笑和冷嘲热讽，也都可以淡然处之。不似以前的忍耐和刻意掩饰，而是真正的无所谓。

自她回来，她便得知，此次被赐婚是皇太后姑母的意思，而爹爹也自是赞同这门亲事的。

郡王明路是官场上年轻一辈当中除索阁外另一个备受皇宠的公子，又是皇亲国戚，在地位上，田家这次无疑是高攀了。听爹爹的语

气似乎更欣赏明路在官场上的为人处世，在她刚接下圣旨时，爹爹就已开始叮嘱她要想尽办法讨郡王明路的喜欢了。

不管怎么说，这门婚姻更适合田家。而她理所应当的应该欢喜。

是啊，她为什么不欢喜呢？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欢喜。所以在接下圣旨的那一刻，她谢恩的声音很大很大，大得想让自己内心深处都要深刻地听到，她不能反对，她只有接受，她磕下的头很响很响，响得突兀，响得令她觉得疼痛，越痛越好，让自己更清楚这不是梦，这都是事实，一个她必须接受的事实。

在众人面前她高昂着头，看起来似乎无比骄傲地接下了圣旨，可心里却忍不住在冷笑。

如果这一刻娘亲还在世，那么她会装得更像一些吧，因为娘亲会为此而高兴，为她的扬眉吐气，一雪前耻而高兴。

可如今，她只剩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她必须演戏，不能给四周环伺的虎狼任何可乘之机。她必须掩饰自己的不愿，必须掩饰自己的脆弱和无奈，她必须坚强，只有这样才能骄傲地活下去。

一旁三姨娘的女儿田惜云忍不住地尖锐地嘲笑她刚刚磕头如此大声，不会是欣喜得忘形了吧？

惹来爹爹不悦的冷视。

她却只是淡然而笑。手高高捧着圣旨昂首挺胸地进了后厅祠堂供奉。

一行人不得不跟随在后，有人阿谀奉承，有人嫉妒，也有人话里藏刀嘲讽她终于嫁了出去，更有人在等待看她的笑话。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眼光俱如针刺一般向她射来，而她坚强地接受着，对着高高供奉的圣旨行拜了大礼。心下却是一片清明，是啊，郡王明路在京城谁不知道和索阁齐名，而索阁不要的，他又会喜欢吗？等待她的或许不过是一场难堪。

第32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2)

若是以前，或许她会认命，只有认命，可如今她忽然想反抗，从心底里抵触这场婚姻。

不是没有办法的，即使真的没有办法她也要试一试。她要与命运相搏，再也不要受命运的摆布。一股反抗的勇气在她心中聚集，发酵，继而膨胀……

几日前，她已暗中派了田勇去调查明路。

或许这郡王明路果然是个名人，不到一天的时间，他的基本的资料就到了她手中。其中还有一幅画像。不知是画师的技艺太高超，还是故意画成如此的，画像里的郡王明路甚是俊朗，一双凤目勾魂夺魄，俨然多了几分邪肆和魅惑。画像中，他独自立在桃花树下，朵朵桃花随风飘落，竟有股说不出的风流潇洒，问过之后才知，这幅画像是从妓院里得来的，竟然出自万花楼花魁苏盈盈之手。

郡王明路同索阁一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在十五岁时曾参加文科和武试，一举夺下文武状元的称号，轰动了整个京城，后来，他不只得到了皇上的倚重，年纪轻轻又承袭了祖上爵位，更是越发的意气风发。官场上此二人是年轻一辈中最备受皇宠的，但听闻他二人常有敌对，明里暗里也总是互相压制。

郡王明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风流公子。花名在外，性喜流连花街柳巷之地。京中人提起他便会道：京城风流公子首屈一指便是郡王明路。

而他此时已有三个侧室，四个妾氏，当真称得上是三妻四妾，坐享齐人之福。

有人说，郡王明路平日里强取豪夺，挥金如土是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但也有人说，郡王明路是一个外冷内热，喜好结交朋友，虽然风流却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看到这里，惜日冷笑，这郡王明路自以为放荡不羁风流倜傥，而实际上根本是生活糜烂狂妄自大。

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嫁给这样的人，得想想办法让他自己去拒婚，既然皇上对他恩宠有加，那这个黑锅自然是他背着比较稳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资料上写道最近明路常在晚饭后去京城戏楼十里香听花旦名角小香梅唱戏。百闻不如一见，她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个郡王明路，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何许人也。

晚膳过后不久，田府一侧小门悄悄地被打开，一个挺拔俊美异常的少年翩然而出，轻摇折扇向东而去，一路上这样俊美的少年，不免引来众人侧目。

夏日里白日较长，此时天仍大亮，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已离京一年多了，这还是回来后她头一次上街，京城的变化并不大，却熟悉得令人怀念。

边走边逛，当惜日摇到十香楼时，几乎已座无虚席。

戏楼小二见惜日衣着不凡，也不敢怠慢，引她上了二楼，因为来得晚了些，惜日只得坐在二楼较偏的位置。不过她也不甚在意，向下望去，只见厅中一楼坐着许多人，当中有几个年轻人都是锦衣玉带的年轻公子，几人围座在一起品茶听曲，好不逍遥自在。

众人当中，有一人最是引人注目，一眼便会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慵懒地倚靠在红漆木椅上，眉目微挑注视着戏台。惜日所在之处，只能见其侧脸，挺直的鼻梁，微微上挑的眉目，眼睛似乎正微微地眯着，同样是坐着，却透出一股与生俱来的狂放之态。

此时，不知他邻座的公子说了些什么，在座的俱是一笑，他也微偏了头，一笑，一双凤目竟有种勾人夺魄的媚惑，此人正是郡王明路。

第33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3)

戏台上的花旦唱到了高潮处，厅中一片叫好声，听戏的众人扔了些碎银子到台上，与此同时，明路和其他公子爷也扔了银子，惹来花旦小香梅飘来几个暧昧的眼神。

惜日从没上过戏园子听戏，看到别人扔银子，以为在这里听戏都要扔银子的，也掏出了一锭银子出来，今天出门没带碎银，这个是最小的了，也没多想就扔了下去，可当那锭银子哐当一声砸在戏台上时不知为何异常的响亮，惹来众人侧目，连小香梅都向她看了过来，惜日这才发觉自己扔了一锭比所有人都大的银子，难怪大家都如此看她，就连小香梅，嗯……都向她抛起了媚眼。幸好她所在位置偏僻，众人只以为是个有钱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也未多在意，明路也没有抬头来看，只是他身旁的公子爷们瞟了她几眼，似乎说了些什么。

这一场戏，惜日根本无心去听，心里头只想着观察明路的一举一动，可又怕太露了痕迹，只敢偶尔地瞄上几眼。

戏已经快完了，今天除了见到明路本人，似乎没有其他收获，都传他喜欢小香梅，但据她观察似乎也无过分之处，人传明路风流，和小香梅眉来眼去几下也不甚特别。

接下来，她必须找机会接近他，一方面能知道他更多底细，另一方面，只有接近他才可以适时地给他一点"意见"，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该如何接近他呢?

明路非等闲人，第一身份高贵，第二为人高傲。要接近他很难，要达到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接近更难，可如今也只有试一试运气了。

这时，众人又开始向台上丢银子，她拿捏好时间，与明路一前一后扔到了台上去，又是哐当一声，出手的银子却是明路丢出的两倍大，这一次，终于惹来了明路的注视，而她轻摇折扇假装入迷地听着

戏，意料之中接收到小香梅抛来的媚眼，再自然而然地传了回去，当着明路的面，与小香梅眉来眼去。

这一场戏听下来，惜日损失不小，可到底能否引起明路的注意，还未可知。

直到戏结束，众人散了场，惜日看见明路几人也欲离开戏馆，忙下了楼去，拿捏好时间要来个偶遇，可刚到了楼梯口却被戏馆的小二拦住，说道："公子，小香梅请您到后厅一叙。"

这时，明路一行人也刚好走到楼梯口，听到小二的话，都讪笑着看着惜日。

当中一位公子说道："怎样？这位公子长得俊吧？刚刚远看着就觉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这近处一看，怕还要比盈盈更胜几分呢。"

"是啊，可惜了，是个男的，你看他的喉结，啧，要是没这特征，我还真以为他是女扮男装。"旁边的公子接口说道。

几人一听此话，哄笑起来。

这几位一看便知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名门公子，说出的话更是肆无忌惮。

再看明路，淡笑着看她，不知在想着什么。

她刚刚的做法无疑抢了明路和其他几位公子爷的风头，令他们有所不满，说起话来冷嘲热讽。惜日倒也不在意，当下抱拳笑道："几位公子过谦了，小弟初次来到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刚刚若有冒犯，还请多多担待。"惜日开口，故意带了苏州口音。

几个公子不疑有他，大概也是看了惜日穿着华丽，举止得体，又面貌清秀给人好感，也都就此作罢，一人笑道："原来是外地人，难怪会不识得我们几个。"与其他几人一同笑了笑。

第34节：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4)

明路始终未发一言，冷眼旁观他们互相恭维客套，目光始终不离她身，这让惜日多了几分紧张。

彼此一番话说下来，几位公子都对惜日的印象出奇的好。一来，惜日了解京城公子们平日的言谈喜好，净说些好话，这本是惜日擅长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讨对方欢心；二来，惜日长得着实秀美，虽然是女扮男装，可扎在男人堆里，也很养眼；三来，或许惜日天生是个女子，自然而然的在男人堆里莫名的有人缘。所以这些公子哥不自觉的就和她多说了些话。几番客套之后，彼此自然就有些熟稔了。

惜日笑道："各位兄台，此地说话甚是不便。小弟又是初来京城，还是个土包子，人地生疏，刚刚在各位兄台面前又放肆鲁莽，在这里给各位兄台赔罪，为表诚意，不知小弟今日可否有幸，能请得各位哥哥赏脸一聚，由小弟做东，各位选地方儿，如何？"

她如此大胆攀附，其来有因，这些京城的公子，平日里最喜好结朋唤友，更喜欢在外人面前显示自己身份地位不凡。见惜日如此热情，又是外地人，以为是想攀附权贵，也没拒绝。一口应允。而一旁的明路也未反对。

惜日暗喜，如果今日能与明路有幸一聚，自然更加熟识，下一次登门拜帖也不是难事。

惜日婉拒了小香梅的邀约，一公子还笑她薄了美人意。她却大笑道："朋友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惹来众人大声赞扬。惜日暗道：当着明路的面，这句话不是说自己吗?

一行人走在大街上，共五人。真是惹人注目，单不说每人都锦衣玉带贵公子模样，光说惜日一人就已够引人注目了，她的俊美，简直在北方男子中十分罕见，幸好她装自己是江南人士，这倒恰好让自己的俊美有了解释。因为人人皆知，江南男子都颇为俊秀儒雅。

惜日和一位纳兰公子一同走在前面，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甚是投缘，还约好了明日午时纳兰公子带她在京城游玩。

直到此时，一切看来都颇为顺利。

可当他们出现在万花楼门前时，惜日终于忍不住白了脸。

青楼，他们带她来了青楼，京城最大的青楼妓馆万花楼！

她怎么没想到呢？这些人认为消遣最好的地方，自然是青楼而不是酒楼。

平生第一次啊，她来逛青楼。

而且还是她出钱让未来的夫君逛青楼，估计古往今来她可谓是第一人了。

要是有一天被这一群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天！真是不敢想象。

可如今已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上了。就在她挺胸抬头怀着赴死的决心迈步进入万花楼时，前方的明路突然回首看了她一眼。一个莫名其妙的笑意闪过他的面容，蓦然令惜日头皮发麻。

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一没注意，本来不高的门槛，她也跌了个跟头，而下一秒，竟扑到了明路的怀里。

应了一句……正中下怀。

第35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1)

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

惜日被明路扶了起来，当下甚是尴尬，可抬首一见明路正看着她微微发怔，不知正在想着什么，心中顿时不安，疑惑自己刚刚有没有露出什么马脚?

一旁的纳兰公子适时过来询问她有没有事，言语尽是体贴和关怀，让惜日立刻对他多了几分好感。惜日笑着回答没事。并向明路拱手说道："多谢明郡王刚刚援手。"

他们刚刚已互通姓名，惜日叫自己李瑜，他们都称呼她为瑜弟。

明路似是缓过神来，说道："举手之劳而已，不必言谢。"

惜日讪笑，不知为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路是她指婚的对象，总觉得在他面前很不自在。

幸好此时，纳兰公子搭着她的肩膀邀她一同入内，还跟她振振有辞地解说，这万花楼的姑娘个个美丽动人，尤其是花魁苏盈盈更是千金也难求一面，可今日明郡王来了，惜日也算有福气见上这京城花魁一面了。

惜日便趁机说道："这苏盈盈既然这般美貌，明郡王喜欢为什么不娶回去当妾？"

纳兰笑道："明路正有此意呢。"纳兰几人都直呼对方名讳，因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贵族子弟，所以省去了郡王的称呼，彼此也很随意。

此时，其他两位早已当先而入，显然已是迫不及待。

其中一个是礼部尚书第四子傅津，大家都叫他津公子或津爷。另一人是兵部统领幺子禧恩，大家习惯叫他禧公子或禧爷。他们年龄尚轻，年龄其实与惜日差不多，大约十八九岁，只是惜日个子相对他们

偏矮，长得又清秀，像是十五六岁少年模样，所以被称呼为瑜弟。惜日也不多作解释，只称呼他们为兄。

一行人，由个伶俐的小丫头带着，进了二楼厢房，刚一进门惜日就看见桌上山珍海味已经备好了，看来今日即便不带着她来，他们也已在这里定好位置了。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迎了进来，一进门就给在场的各位公子道了万福，此人正是万花楼老鸨万嬷嬷。

惜日第一次来青楼，自然万分好奇，她仔细打量这万花楼的老鸨万嬷嬷，和她想象中的不大相同。

花枝招展却不俗气，举手投足自有一番成熟风韵，眼神精明通透，不似龌龊之辈。

当万嬷嬷的目光扫到惜日时，微一怔愣，一双眯笑的眼睛立刻透出了一股发现新大陆的惊艳："哟，这是哪家公子，这么俊俏？怎么从没见过？"

惜日讪笑，刚想开口。身旁纳兰旭日便接了话去："他是外乡人，初来京城，是我们刚认识的小弟，他姓李，万嬷嬷莫要刁难，找个新来的雏伺候我这位小兄弟就行了。"

傅津笑道："是啊，万嬷嬷，我们刚认识的这位小兄弟，年龄虽小，但却相貌不凡而且出手阔绰，你可不要怠慢了。"

禧恩在一旁微笑看着。

惜日赧然，默不做声，实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种场合干什么都觉得尴尬。

万嬷嬷笑着应了，却仍多看了惜日两眼，似要看出什么。

惜日坦然回望，无所畏惧。

万嬷嬷的目光从她的喉结，扫向了她的耳朵，继而又望向了她的鬓边。

终于似认定了什么，对着惜日微微一福，道："公子真是俊美，我自认识人无数，除去一人，还从未见过如此俊美优雅的男子呢。"

这一番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她身上，一时间，屋内所有人再次仔细注意起她来。

惜日却从容淡笑，不露声色。

她的易容术本来相当高明，只是她此番并没有戴麻烦的人皮面具掩饰自己的真实容貌。

一方面因为人皮面具对肌肤有损害，戴多了不宜，另一方面此番她也没想欺骗明路太久，有些事情必须速战速决，以防夜长梦多，而且婚期在即，她已没有更多时间耽搁，再者京城认识她的人不多，除了几个闺中女眷，就只有她的家人，想来无大碍。

第36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2)

她此番虽没有戴面具，可其他重要特征也已被修改，想认出她也不是易事。她有喉结，眉毛变粗，耳洞修饰不见，任何地方都看不出破绽，再来她的声音也有所改变，即使有人认识原本的她也未必能确定一定就是她。

即使有人会怀疑她是女子，也不能确定她就是田大人之女田惜日。

田府中，田二小姐足不出户，每日里在府中不是读书就是绣花，这件事田府上下都知。只除了田双、田勇。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田惜日已出了府门，而在府中的假扮她读书绣花的却是侍女田双。而对外，田府上下都知田双早已回乡省亲出了京城，一个月后才能赶回。

再有，谁会怀疑一个大家闺秀会去假扮男人？还竟然去蒙骗郡王明路骗他不要去娶她？世人做梦也想不到吧。

因为在天下人眼中，她能嫁给郡王明路，已是天大的恩赐了，更是倚仗着有个皇太后姑母为她撑腰才有此好运，否则以她现在的名声，想嫁掉都难，何况是当明郡王妃。

所以，他们不可能怀疑是她。

可毕竟，如今她的容貌成了这些喜欢美色公子爷们的注意焦点，总是大忌，但是，如果她不是拥有此等容貌，刚刚在戏园子也无法吸引这群贵公子的特别注意了。

唉，成也容貌，败也容貌。

这时，明路却忽然开口说道："万嬷嬷，去把盈盈叫来吧，我忽然很想知道，是瑜弟俊美一分，还是盈盈更柔媚一分。"

一听这话，傅津立刻大笑着叫好催着万嬷嬷快去。

万嬷嬷媚笑颔首，看着明路有意说道："盈盈听说今儿明郡王要来，早就准备好候着了，刚才都问了好几回了。我这赶忙儿派个人去

叫。各位公子爷稍等片刻。"说完就出去叫人去了。

一旁禧恩道："纳兰，瑜弟，你们还愣着干吗，酒菜都凉了。"

纳兰一笑，相让着与惜日一同入了座。

惜日微笑，心中却暗想万嬷嬷刚刚说比她还要美的男子，可会是龙茗？面上却未露丝毫，看到他们仍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她，笑道："刚刚万嬷嬷真是谬赞，各位大哥不知道，小弟因这容貌也吃了不少苦头，说起来大家莫要笑话小弟，顶着这副容貌，无论走到哪里都太引人注目，想低调一些都难，还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女子，甚至更夸张的还有人以为我是个断袖，唉……"

她这番话说得倒有意思，几人同笑了起来。

明路不以为然道："人说红颜祸水，男人长得太美也不见得是好事。"

傅津颇赞同此话。

一旁禧恩却道："瑜弟长得是太美了些，不过，过几年若个子长得高了，再去军中历练历练，也就会有些男子气概了。"禧恩面容黝黑，眉若朗星，一双浓眉透着一股刚毅的气势，不怒而威，想是投身军旅之人。

纳兰却道："罢了，你粗皮粗骨投身军旅倒还不错，瑜弟眉清目秀细皮嫩肉的要投入军中还不被你们这些粗人给生吞活剥了去？"

众人闻言哄笑起来。

惜日也笑，说道："今日得见几位大哥，实乃小弟三生有幸，小弟先敬几位大哥一杯，先干为敬。"说完，喝光了杯中酒。

禧恩道："好！虽然瑜弟面貌有些女子气，可行为却很潇洒干脆，哪是那些女人能够比的，容貌天生强求不得，何必太在意，管他呢。"说完，也喝光了杯中酒。

其他三人颔首，颇为赞同禧恩的话。

第37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3)

这时，万嬷嬷带着几个女子一同进得屋来。

当先一人，皮肤水嫩，面带红润，脸庞稍圆，含羞带怯，先瞄了一眼屋内，一一扫过在场之人，多看了几眼明路，目光却在惜日这里停住，摇身向惜日这里走来。

其他姑娘也陆续进来，竟一个赛过一个的明艳，尤其是最后一个，婀娜娉婷，柔媚似水，连惜日都不自觉地怔愣起来。不用多想，此女子必是苏盈盈，似水秋波送，秋波若有情。惜日暗道自己若真是男子，见了此等美人想必也会动情。难怪千金难求，难怪明路喜欢。

明路柔声道："盈盈过来。"

盈盈慢步向明路走去，每一个动作都异常的媚惑人心，引人注意。

不知是不是惜日的注视太明显，一旁纳兰居然笑道："瑜弟，你怎么看盈盈看得呆了？"

明路向她瞄了一眼，惜日尴尬地咽了口口水，道："盈盈姑娘真美，小弟一时失态看得呆了。"

一旁已坐下的圆脸少女刚为惜日斟满了酒，听到惜日此话，略带羞怯地说："公子，奴家叫小甜儿，在你身边坐了好一会儿了，你连正眼都没看过人家一下。"

纳兰一听笑道："小甜儿，我这瑜弟还是个未开窍的，你可小心伺候着。"

惜日一听这话，不禁脸红了起来。小甜儿也面颊泛红，低声应是。

为了悔掉这门婚事，她豁出去了！

众人一番笑闹后，明路却道："你们以为瑜弟和盈盈哪个更美些？"

盈盈轻靠在明路怀里，一双美眸温柔地注视着惜日，惜日即便是个女人，也禁不住心神微漾。

其他人听了这话，便仔细地端详她们二人，对比起来。

惜日却道："明郡王哪里话，小弟自认比不上盈盈姑娘，盈盈姑娘若算不上是天下第一美人，至少也是京城第一美人。"

一旁傅津却咦了一声，道："京城第一美人？传闻不是田尚书府上的二女儿田惜日吗？这倒巧了，她正是明路的未婚妻。"

说到这里，明路脸色明显一变，道："谁知道传言是真是假，你我又没亲眼见过她。"

惜日仔细观察明路神色，见他似也不喜欢这门婚事，心下多了几分欢喜。

禧恩却道："两年前，我妹妹曾经在索阁的庆功宴上见过这个田惜日，听她说，此女子姿色平常。"

傅津接口道："你妹妹？禧恩，你妹妹说过哪个女人漂亮？你妹妹只认为自己最漂亮，哈哈……"

禧恩不以为意，也笑道："这倒是。"

纳兰道："我倒是挺好奇这个田惜日的，听闻她已有两年未在京里露过面了，自从索阁……"话音一顿，看了明路一眼，没有继续说下去。

惜日却在这时接口："索阁什么？他又是谁？"

明路似没听到，仍与盈盈软语温存。

纳兰便接口说道："索阁就是袭郡王，两年前，皇上本欲赐婚田惜日和索阁，却被索阁当场拒绝，还说田惜日是妒妇，自此京中没人愿娶田惜日，后来京中又有谣传说田惜日是克夫克母之命，从此更是乏人问津。"

惜日又问："那怎么又……"惜日并没说全，只是看着对面不甚在意他们谈话的明路。

纳兰一笑已然明了，却未回答。

一旁傅津却接了口："瑜弟，你是外地人或许不知道，索阁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再说不就娶一个女人吗，在我们眼里，是谁都一样，何况还是京城第一美人？！"傅津暧昧一笑。

第38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4)

惜日一笑，说道："京城第一美人，难道会比盈盈姑娘还要美？小弟心下真是好奇之至啊，真想一睹芳容。"

明路突然接口说道："不过是一个女人，再美也只是身皮囊。"

惜日一听，面色一滞，明路身旁的盈盈亦是身体一僵。

禧恩却接过话去："瑜弟，我们随意惯了，你也不要太见外，我们这帮兄弟，从小一块长大，甚至同吃同睡也有过，哈哈，说起来，我们四人都很高傲，一般人从来看不上眼。今日众兄弟不知怎么都对你有了好感，说来也是缘分，来，为兄年纪最长，先敬你一杯。先干为敬。"说罢，一杯水酒仰头灌了个干净。

惜日也起身笑道："谢大哥，小弟也很高兴和几位哥哥相识，小弟也干了。"仰头也把手中之酒喝了个干净。

"好。"看惜日喝得痛快，禧恩甚是高兴。

一旁纳兰也斟满酒敬了过来。

傅津在旁一见，也按捺不住，说道："瑜弟，你年纪轻轻却不矫情，看着爽快，尤其你的长相，看着真让人移不开眼啊，如果你是女人该多好，就算让我付出所有，我也要得到你。哈哈……"

惜日干笑。和这个放荡的傅津碰杯。

明路此刻也说道："盈盈你也去敬瑜弟一杯吧。"

盈盈软软应了声是，端起了一杯酒就要起身。

惜日赶忙站起，笑道："明郡王客气了。小弟听闻明郡王就要抱得美人归，小弟真是羡煞，先斗胆敬明郡王和盈盈姑娘一杯，在这里，事先恭祝二位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明路邪肆一笑，似无所谓。

苏盈盈偷瞄了明路一眼，羞怯地笑了笑，盈盈一拜，道："谢李公子吉言。"

"姑娘客气，在下今日能一睹盈盈姑娘芳容实乃三生有幸，在下先干为敬。"惜日笑着喝光了酒，神色未变。

禧恩笑道："瑜弟的酒量看来甚好啊，今天高兴，我们不醉不归！"

这些人认定了不醉不归，那就一定要喝醉。

惜日本是有些酒量的，但可不是海量，她也会醉，虽然她不想醉，可有些事情，是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她知道此计十分危险，可如今正是和明路接近的大好机会，她不能放过。只有拼上一拼了。

越到夜晚，似乎越有气氛，几人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宴席终于散了，他们一行人东倒西歪地出了万花楼，一路上大喊大叫，本来万花楼门口已有轿子备好，可这一群公子哥今日似乎喝得颇为尽兴，都拒绝了轿子。傅津提议要送他们新结交的好兄弟回家，其他人竟然众口附和，就连明路都说好。

此时夜已深，酒的后劲又大，惜日也已脚下虚浮东倒西歪，可心里却有一丝清醒，不停提醒着她，不能回家，不能回家……

惜日忽然指着背后，声音都变了，猖狂大笑道："我家就住万花楼，今晚我就睡这里！"

禧恩东倒西歪，喝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却也大声喊道："好，今晚我们都睡这里！走！"

一群刚出万花楼的人又呼啦啦地回去了，万嬷嬷自然细心接待，本想分别安排住宿，明路却不满地摇头摆手，大声道："不要，我们要住在一起！"

傅津道："好，我们好久没睡在一起了。"

这四人一向放荡惯了，万嬷嬷见怪不怪，而且都是男子，想也没什么。就把五个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

惜日虽然醉了，可心里却觉得不对，想独自一人走掉，可脚下虚浮，不太听话，险些跌倒，幸好被小甜儿扶起，可一旁纳兰却不满地嘟囔道："你不能和你的小甜儿一起去睡，你也和我们一起。"

第39节：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5)

纳兰喝醉后力气很大，拖着惜日就进了屋。一旁娇羞的小甜儿也只得放手。

屋里有一张大床。他们四人先后都狼狈地爬了上去，各自占据了位置。想是醉得厉害了，根本顾不了许多，倒头便睡。

惜日也醉了，可心里却有个声音告诉她，不能上去，不能上去……

她想转身，手却被人拉住，脚步踉跄，一下子栽倒在床上，就怎样都爬不起来了，迷迷糊糊中听得纳兰叫她爬上来，她实在是困了，恍惚地挪了挪，一闭眼就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光线已经开始刺眼了，她的头很痛，脖子酸痛难受，当她再次睁开眼睛醒来后，入眼的情景，竟和刚刚的梦境一般无二，先是一怔，再来就是全身无力。

这哪里是梦，这些都是真的，她真是太荒唐了。

不由得唉声叹气起来。

她是成功地接近了明路，可她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若有一日，她的身份曝光，定是不堪设想啊。

第40节：第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1)

第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

现在不是她想这些的时候，她试图抽回自己的四肢，其他人的还好，就是纳兰抱着的一只胳膊怎么也不肯放手，幸好他睡得比较死，惜日的胳膊终于还是被解救出来，她悄悄地起身，出了门。

昨夜灯火辉煌的万花楼早晨却是一片冷清，她悄悄地下了楼，一切都算顺利，本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可转念一想，就这样走了，昨晚的一切岂不是功亏一篑。不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她又硬着头皮走了回去。有朝一日，她的身份被他们知道，会是怎番的情景啊？此时真的后悔自己怕皮肤受损没有戴面具的失误，如今只愿老天爷保佑，此事办成之后，她一辈子也不要再见到他们。

她正立在门口发愣，明路却在此时醒了，迷蒙地看了眼四周横躺着的几个人，似才想起什么，起了身恍然环视四周，正巧看到惜日立在门口一脸见鬼的表情，明路一怔，捂住疼痛的头问道："怎么了？"

惜日惊愣当地，看着明路脸上的脚印，想起了自己昨晚根本没脱鞋就上了床，又踩在了他的脸上……心想明路脸上的脚印定然是自己的杰作！心里一阵发慌，她竟然踩在他脸上一个晚上……

她强自干笑了几声，说道："明郡王醒了，我去叫丫头打洗脚水来。"说完再也看不下去，急急地奔出门去。只留下刚刚醒来，尤自一脸茫然的明路，疑惑地想着：洗脚水？

几人终于清醒了，下了楼来，见楼下正等着他们的田惜日。

纳兰先行奔下楼来，迎面拍了一下惜日的肩膀，愉悦地说道："瑜弟，幸好你还没走，昨天说好带你逛逛京城的，又没有你家住址，正怕你走了。"

纳兰对她最是热心，而且人也长得儒雅，惜日对他本就有好感，自然笑道："小弟正等着呢，大哥你想食言都不成。"

"好，我先回家换身衣服就来与你会和。"

"就到十香楼吧，小弟其他地方也找不到。"

"好，未时十香楼我们不见不散。"

傅津笑道："瑜弟，今儿我有点差事就不陪你同去了。"

"津兄客气，忙公事要紧。"

禧恩也笑道："瑜弟，今儿我三姐的娃满百日，我也不能陪你了，不过，晚上我为你在雪竹阁设宴，到时候我们再聚。"

"大哥客气了，小弟届时一定到。"惜日面上带笑，可心里却叫苦，昨天晚上才喝成那样，而且一夜未归，想必田双他们已经万分着急了，今晚还要喝啊，雪竹阁她知道，是京城数一数二的酒楼，此番真是要命了。

惜日扫了一眼明路，等着他也扯什么事离去，可始终未等到。一行人在门口自行散去，各自回府换衣，惜日道别了众人向东而去，可没想到明路也是向东，他俩都弃轿而行，惜日是怕留了痕迹，而明路却不知是为何，既然同路，自然要一起走的，惜日觉得和他一起走路甚是别扭，可这实在是个攀附熟悉的好机会。

一路上惜日暗暗偷瞄着明路，想着应该说点什么，可脑袋像是装了糨糊，半天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明路的穿着很讲究，墨绿色的外衫上领口袖口都秀着白色铃兰，清雅大方，显然是个极有品位之人。他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都流露着几分随意、几分傲气，总是一脸冷漠，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酷样儿。

两人并肩走在大街上，却各自想着心事。

经过昨夜，惜日知道明路喜欢美人，明路对指婚也不以为然，明路与索阁似乎不和，从这几点看来，她是有希望让明路毁婚的。

此外，她还知道明路的酒量很好，不比她逊色，惜日自认酒量是很好的。再有，明路虽然好色但为人深沉内敛，显然不太好对付。她必须步步为营，精心打算，否则不小心想必会弄巧成拙。

既然他喜欢美人，那么……

一个计划暗自在惜日的心里成形。

不知走了多远，当明路站定，向她道别时，她才发现，明路的府邸已经到了，原来距离很近。难怪他不坐轿子。

明路道："瑜弟，我的府邸到了，可愿进去喝杯热茶？"

惜日淡笑道："明郡王多礼，今日小弟衣冠不整，就不叨扰了，改日定来府上拜会。"

"好，那就未时十香楼见。"

"好。"惜日微笑，目送明路进门，郡王府门口侍卫一见是他，立刻上前请安，明路手随意一抬，进了府门，又有个管家模样的人迎了上来向他请安，似乎早在门口候着了。明路低声吩咐了什么，那管家起身招来了个下人。管家又吩咐了什么，那下人点头跑了开去，管家恭敬地把明路迎进府去……

惜日收回视线，加快了脚步回家，想必此时田双、田勇已等得焦急万分了，看来近期住在家里不是长久之计，她得想个办法暂时搬到别苑去住才方便行事。

惜日东拐西拐，一路上眼观六路暗自警觉，终于在一侧生了锈的小门处停步，在门口捡了三个黄色的土石从门顶扔了过去，接连听到三声，侧门被打开?。

田勇一张焦急万分的脸出现在门口，惜日顾不上安抚，只略微点头，立刻闪身而入，快步从一条隐蔽小道进了自己居住的小楼。

田双迎了上来，脸上也是一片焦急，显然也等了许久，眼睛微红，昨夜定是一夜没睡。

急声上前问安，惜日点头，在镜前卸妆换衣。命门外田勇叫人去准备，她要沐浴更衣。田勇领命而去。

田双此刻却道："小姐，你总算回来了，刚刚大人才命人来报，说今日午膳时分明郡王要来府上用午膳并讨论婚礼相关事宜，让您事先准备一下。"

"什么？"惜日一听，全身一僵，脸色不禁白了又白。

这么快！她一切还没有准备好，他就要来了？

他怎么会突然来田府？按理，所有婚礼相关事宜自会有人打理，哪里需要他亲自出面？而且还无故要求见她一面，惜日忽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经过昨夜，惜日哪有胆量敢与他真面目相见，当下只有把心一横，如今无论怎样，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既然他主动上门来，也免得她再去费心安排了，看来计划要提前了，至于成败与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41节：?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2)

惜日本想着回家好好休息，可一听说明路要来见她，哪里还休息得好，洗漱过后，当下嘱咐了田双、田勇如此这般……

田双、田勇听后一脸惊骇，犹豫不决。

田勇嗫嚅道："小姐，你真打算如此做吗？如果今后被明郡王和大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还请小姐三思。"

惜日却道："你们也知道，此番若不是圣旨赐婚，明路被逼无奈，他又怎会愿意娶我？何况他早已妻妾成群还四处拈花惹草，这样风流成性的明路，我不想嫁给他。"

田双道："明郡王是皇亲国戚，三妻四妾实属平常，小姐毕竟是皇上指婚，怎么也算是个正室，定不会受太大委屈的。"

田勇也劝道："小姐，你多虑了，或许事情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明郡王他只要见过小姐，定会十分喜欢小姐的。"

惜日冷嘲道："他已打算在大婚当日，娶万花楼的花魁苏盈盈入府了，你们说他是如何看待我的？"

田双面色一白，田勇微怔，眸中闪过一抹黯然。

惜日继续说道："昨晚喝醉酒后，他们一群人还在笑闹着说，要明路给我一个下马威，让我知道，不是有个皇太后姑母撑腰就行了的，只要人一入郡王府还不是只有任明路随意摆布。嗬，你们认为他真的会喜欢我？"

惜日冷笑，继续道："何况，他即使真的因我的容貌而喜欢我，又能怎样？先不说以色待人焉能长久，单说他会不会喜欢上我这件事，我又何尝在乎？！什么风光体面，什么尊贵身份，什么明郡王的正室，什么明郡王的宠爱，这些没有一个是我想要的。"

田双呢喃了声："小姐……"却见小姐只是冷笑，一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和防备。只要受伤时，小姐一向是以这种冷漠疏离的姿态

来保护自己。田双忽觉心中一疼，手握成拳，坚定地低声道，"小姐，田双愿帮小姐，小姐说如何，田双定尽全力去完成。"

田勇也低声道："小姐吩咐，田勇万死不辞。"

惜日一笑，深深点头，丝丝欣慰冷却了眼中的冰冷："言重了，用不到你舍身忘死，我只要你去小心偷听明路和我爹之间的谈话，事无巨细，只要是关于我的事情，及时来通报一声就成了，还有，等明郡王要见我时，你要当着明郡王的面告诉我爹，说我因知道明郡王要来见我，一时间太过激动昏了过去，就说我刚醒过来但大夫说我身体虚弱不能到前厅见客，请明郡王到这里一见，田勇，记住，无论如何，都要请得明郡王过来。"

田勇垂首道："是。"

"田双，你的事情最重要，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你了，不过可能要委屈你一下了。"惜日微笑道。

"田双知道。"田双道。

第42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1)

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午时已到，事情已准备好了，只剩下焦急的等待。田双有些微的紧张，手心里蓄满了汗。

惜日想安慰田双几句，可她此时何尝不是紧张得坐立不安，安慰道："别紧张。"

田双似乎再也忍不住了，说道："小姐，你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奴婢本来不是那么紧张的，也变得好紧张了。"

闻言惜日一怔，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她心里是有些担心的，因为这个计划太过冒险，又因时间太少，有些事情她尚没有完全斟酌好。

这时，屋外响起田勇的声音："小姐。"

惜日心里一惊，莫名地加剧了原本的紧张，生平还是头一次紧张到如此地步，有些风声鹤唳的感觉，或许因为对象是明路这样精明而狡猾的人物，才会如此紧张，也或许她是怕明路知道真相，一想起昨晚他们五人同床之事，真恨不得就地挖个洞把自己埋了。

"如何？"惜日打开了门，问道。

见四周无外人，田勇闪身入内，急道："小姐，奴才刚刚在前厅听明郡王说，他曾经见过小姐，明郡王一会儿与大人共用午膳后，就要亲自来看望小姐！"

什么？惜日一怔，顿时心慌意乱起来，计划要变，必须要变，本来她因为知道明路喜欢美人，故意不让田双打扮成自己模样，怕明路起了色心，就让田双假扮成一个面生的无颜女演一出戏，如果见田惜日不过如此先就不会喜欢，想以此吓跑明路，再加上后面的一出戏，想必他会更加厌恶娶她的。可她没想到明路竟然见过自己！他果然见过她！难怪她心里总有些不安，总觉得哪里不对。难道昨天明路就已

经开始怀疑是她了？今天是来印证事实的？如果是这样，那他昨天的不露声色……他果然不简单，她不能大意。

田双见小姐若有所思不言不语，眉头紧锁，只是沉默，不由得先着急起来，问道："小姐，实在不行的话，您还是亲自见一见明郡王吧。"

要她去见？

她蓦然抬头紧紧地望着田双，一个念头刹那闪过脑海，渐渐会聚成形！

从小到大，田双与她形影不离，年龄身高都相仿，习性也彼此了解。所以才会扮她扮得惟妙惟肖。

她自幼贪玩，一次娘亲带她去大佛寺还愿小住，每日里她趁着娘亲去听禅时偷溜到寺庙的后院去玩，机缘巧合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人，那人并不是出家人，只是暂在大佛寺借住，那人第一次见到她就很是喜欢，说二人有师徒缘分，便教了她变脸术和变声术。当时她只是觉得很好玩，便认真地学习，直到后来才知道，这项技艺，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易容术，而那个教她易容术的人后来再未曾见过，她始终不知那人的身份和来历，甚至不知道那几日里那人的面容是真是假，那人又到底是男是女。

有了这项技艺，此后，她每次想偷溜出府，为防爹娘和其他人发现，就迫使田双假扮她，在家里冒名顶替，刚开始她们还怕别人发现，田双只躲在她屋子里不敢出来，她也是来去匆匆，不敢太耽搁。后来因她的易容术与日精进，便把田双易容成她的模样留在家里，简直真假难辨。就连家里人也认不出来。次数多了，田双假扮她的样子越来越像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她越发的肆无忌惮起来。

如果说连亲近的人都认不出来，那么明路自然也认不出来。

她蓦然一笑，刚刚的不确定感仿佛转眼间烟消云散，她开口道："如此倒也好，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田双，你就扮成我的模样，按计划行事吧。"

"小姐，这样……真的可以吗？"

惜日此刻似乎已成竹在胸，一脸淡定从容，道："其实，这样才是最好不过的。"

田双、田勇唯有点头。

田勇到楼下准备。

田双则换了装束，戴上了惜日的面具，二人站在一起，当真是真假难辨，但若细看，还是有所不同。田双因曾习武的关系，身姿矫健，行动中多了几分灵活，而惜日身形娉婷，更多了几分风韵。

就在这时，楼外院中传来几许人声，应是管家派人先来知会了。果然不一会儿，田勇上来禀报："小姐，管家已领着明郡王向这里来了。"

"好，知道了，让管家不要进来，就说是我的命令，让闲杂人等勿来打扰我和明郡王单独相处。"

"是。"田勇退下。

第43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2)

惜日对田双笑道："田双，接下来的一切就看你的了。我这一生的幸福，就拜托你了。"

田双看着小姐一脸的戏谑，忽然有点哭笑不得，小姐从小就喜欢调皮捣蛋，本性玩劣，却偏偏无人知道，每一次做了坏事之后反而最事不关己的总是她，就连老爷和过世的夫人都认定她是一个外秀中慧温柔体贴的女孩儿，实不知啊，小姐曾经做过的事情有多么的惊世骇俗，有时候她想起来就后怕，因为当中也有她一份。

还记得，京城有一阵子闹采花贼，听说京城里许多好人家的女孩儿都被糟蹋了，小姐知道后，一时兴起，竟然在路上收买了个小伙子假扮女人勾引采花贼。小姐把小伙子打扮得如花似玉倾国倾城，那时正赶上京城妓院选花魁，那小伙子在万花楼一亮相立刻成了当时的花魁。这件事，还是田勇亲自去办的，想起田勇第一次看那小伙子目瞪口呆的样子，田双就想笑。

看到田双微笑，惜日也笑道："嗯……田双啊，你这个心态好，一点都不紧张！"

田双的思绪被打断，看着小姐，忽然心中原有的担心都消失不见了，一福身，道："小姐，田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虽然对方是明郡王，但请小姐放心，这次，为着小姐的幸福，奴婢必然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惜日莞尔。

田双微一欠身，走下楼去。

惜日在二楼一角偷偷地看着楼下。

管家想必得了她的口信，怕打搅二人相见，独留在了院外，田勇自然也没能进来。

惜日暗忖：明郡王，只要你踏进这个院里，你就会知道，何为京城第一美人？！

院中，为了迎接明郡王的到来，下人们早已摆满了菊花，却只有两种颜色，花盆布满，组合成了一个字，一个令人一看就惊怔的字。

惜日咧嘴一笑。

明路刚迈进院里，看到这个字果然微微怔愣。

而他一抬首却见万花从中，一女子迎风而立，彩衫随风而起，满地绿茎上的花朵也迎风摇曳，犹如一种舞蹈，美丽绚烂。那女子背影身姿挺拔，手握一柄画卷，立在万花从中，不知正在看着什么看得那样痴迷，风儿咋起，吹皱一片花海。

惜日亲眼看到了明路那一刻凤眼微眯却如何也遮掩不住的震撼。她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明路眼中的惊艳在下一刻被彻彻底底地毁灭，从期待的最高端狠狠跌下来，然后被她无情地践踏！

没过多久，风忽然停了，女子的衣衫不再随风飘起，花海也不见了，一切都静止了。

墙角突然冒出一排头戴树枝，身披树叶的下人不支倒地，嘴里哀叹着："小姐，小的们不行了，扇了几个时辰，再也扇不动了。"

只见那穿花衣衫的小姐，从花盆中跳了出来，大喝道："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明郡王还没来，你们就不行了，哼，都给我滚下去吧。"

惜日明显看到明路微微皱眉，目光变得阴沉，却依旧没有出声。

"你们这群没用的男人，哪如我的明郡王啊……"田双手指轻抚着手中的画布，似是十分爱怜。

"噢……我的路路，你什么时候来啊，我都想死你了。"

这一声叫得如此酥麻，连田惜日都不禁浑身发冷，忍不住佩服起田双的演技了。为什么这出戏她不演，而让田双来演，这正是原因之一。

田双痴迷地看着画布，突然，一滴，两滴，三滴……她的口水滴到了画布上……

第44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3)

再看明路，嘴微微不受控制地张开了……因为他已看到了画布上的人，正是立在朵朵桃花中的自己！

而掉在画布上的口水，田双用手指沾来画在了画布人的嘴唇边。

明路的脸色再也忍不住地变了。

这时，田双似察觉了什么，猛然转头与明路目光对了个正着。

从痴迷，到迷惑，到豁然清醒，到欲痴欲狂，惜日简直佩服死田双的演技了。

田双突然目露精光，猛然转身张开宽大的彩袖向着明路飞去，口中喊道："路路……"

明路明显一惊，那不是见到京城第一美人的惊喜，而是见到疯婆子一样的惊恐。

一个蝴蝶一样的人儿迎面向他扑了上去，只见他向后急挪了几步。

可田双是会些功夫的，身体灵活，几个大步，就扑在了明路的身上，险些没把明路仰面扑倒。

这种情景……

明路估计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女人，面色十分难看，百般挣扎后终是甩脱了田双，不理会被他推倒在地的女人，也顾不得许多，慌忙夺门而出。身后的田双仍锲而不舍地追了上去，险险抱住他一条后退，哀叫道："路路，你也和索阁那坏男人一样嫌弃我吗？我的路路，不要走啊……哎哟……"田双再次被甩脱而跌倒的声音。

明路匆忙地走了，派了人去向田大人辞行，叫来马车夫，看了田府几眼，虽然觉得就这样走了有些失礼，但是心下烦躁，想着那个女人要是就此追来，当下面色变了变。这田惜日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是这样的？心里头尽想这事了，一个没注意，上马车的时候，脑门刚好

碰到了门框上，险些跌倒，心里顿时火大，他此生从没这般失态过，都是因为那个疯女人！捂着被撞红的额头怒道："快赶车！走！"

马车夫快马加鞭地离开了田府，像是要躲避什么瘟疫般。

渐渐地，明路思绪平静下来，忽觉不对。这女子是当年见过的田惜日，的确生得国色天香，当年他虽只见过一面，但记忆却很深刻，只一眼便认了出来……但是田惜日既然是皇太后喜欢的侄女，是名动京城的大家闺秀，性格怎会如此？不对，这当中必有蹊跷……还有那与田惜日如此相像的李瑜……

他渐渐淡定下来，冷冷吩咐道："去十香楼。"

"是。"

十香楼，未时还差一刻。

假扮成李瑜的惜日到了十香楼，小二一发现是她，便殷勤地请了进去。此时戏园子还没开戏，只有个唱小曲的姑娘，还有几个午后闲聊的食客，小二给她上了壶碧螺春，又上了几盘点心，惜日坐了一会儿，小二却又上来道："客官，小香梅后堂有请。"

惜日本无心理会什么小香梅，可又一想，听闻明路喜欢这小香梅，不仅暗生了好奇之心，而且离未时还有一些时间，去见见倒也无防，便跟着小二到了后堂。

在后堂没待多久，小香梅姗姗而来，他刚一进屋，一阵浓烈的香气四散开来，惜日一抬头，不看还好，这一看惜日心里一片瓦凉。为什么没人告诉她，小香梅是个男的？！

想起自己此刻是男装，一股恶心蔓延至全身，说道："不好意思，我约了人，就快迟了，改日再来和你一聚。"

小香梅只是诡异的一笑，也没拦她，只在她已经跨出半只脚出门的时候，轻柔说道："姑娘，你的皮肤很细致呢。"

惜日面上一白，片刻后恢复，收回迈出的前脚，回身冷然怒视小香梅道："希望你那句姑娘不是叫我的，我生平最恨别人叫我姑娘，我是男人！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别以为你自己不男不女就能侮辱

别人，告诉你，你再叫我一声姑娘，我就和你拼命！让你知道，我是男还是女！你这个男女都分不清楚的不男不女！"

第45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4)

一番话，骂得小香梅的脸色变了又变，指着田惜日指尖颤抖却如何都说不出话来，田惜日冷哼了一声，转身大踏步出了后厅。

来到前厅正见纳兰旭日已来了，二人一番客套，纳兰问道："瑜弟，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大哥，刚刚见了小香梅，心里有气。"惜日回道。

"哦？是谁敢给瑜弟气受？"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是刚进来的明路。他瞥了一眼惜日，自顾自地坐下，一旁小二见是他，立刻上来殷勤伺候。

纳兰纳闷问道："小香梅给你气受？他怎么了？"

惜日淡然道："也没什么，不提也罢。纳兰大哥，你说今儿你要带我去逛京城，去逛哪里？"

纳兰一笑，也没追问下去，忽然探头，在惜日耳侧笑语道："我带你去个好去处，就连明路都没去过。"

惜日一笑。

明路一皱眉，眼神微冷，道："你们说什么呢？不让我听？"

纳兰笑道："也没什么，就是这天气太热，我近日里发现了个好去处，带着你和瑜弟一起去玩。"

"什么去处？"明路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淡淡问道。

"东边的凌山有个小瀑布，我们可以顺便……"

"顺便如何？"惜日有种不好的预感。

"脱光了洗澡。"纳兰大笑道。

惜日微怔，明路却有意无意地看了惜日一眼，忽然一展容颜，笑道："好啊。"

轰……整个世界坍塌了。

难道上天要让她像唐僧一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解脱吗？！她不要啦……

她心里正在哀号，可一见明路审视的眼神，面上突然展露笑容，脱口而出道："好啊！"

那一刻，她真想把自己掐死算了。

街口备好了三匹快马，每人一骑牵着出了城。纳兰显然是有备而来，马上已备好了换洗衣衫和水果之类的。出了城门，一路上快马加鞭，纳兰在前带路，明路和惜日紧紧跟随，许是纳兰被他们跟得紧了，越加的奔得快了起来。明路也不放松，在后面紧跟，偶尔侧头一瞥，只见身旁那人俯身马上，生得唇红齿白，明眸皓齿，阳光照耀下，几滴汗珠散挂在鬓角，却又瞬间被狂风吹散……

凌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群山，几经辗转，终于寻到了瀑布处，只是一座小瀑布，但在京城之地能有这样一处瀑布已属难得。

他三人跃下马来，纳兰高声笑道："怎样，明路、瑜弟，这个地方不错吧，是我偶然间发现的，四周野花遍地，蝶飞燕舞，那边还有一片竹林，简直美若仙境！"

明路不以为然的一哼，扫了纳兰一眼，道："今儿要不是你想要在瑜弟面前卖弄，怕是你都不舍得带我来吧！"

纳兰儒雅一笑，彬彬有礼地向明路一鞠躬，道："明郡王鉴谅，在下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么一个好去处的，还未来得及说嘛，而且你们几个都是大忙人，哪有闲工夫来这山野之地戏耍。"

"去……"明路一把推开他的假笑脸，道，"笑面虎。"

"咦？"惜日在一旁戏谑接口，"纳兰大哥，原来你绰号叫笑面虎？"还挺适合。

"别听他胡说，瑜弟。"他一把搂住惜日的肩头，惜日一僵，见明路正看着他们，又立刻放松下来。

纳兰提议道："我们下去洗个澡吧，今年夏天太热了，我们又骑了一身的臭汗……"

一旁的明路却提起了搭在惜日肩头的那只胳膊，扔垃圾一样丢在一旁，道："知道自己一身臭汗还熏别人？"

第46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5)

纳兰不以为意，道："明路，瑜弟，快脱了下水吧，我都迫不及待了。"纳兰竟开始松解衣衫。

明路在一旁有意地看着她，惜日只有干笑道："纳兰大哥，我不能下水，最近皮肤上生了疥疮，大夫说不能沾水，你们下去吧，我四处逛逛。"

疥疮？纳兰一听，不禁眉头一皱，"瑜弟你应该早说啊，我就不带你来这里了。"

她是想早说啊，不是没想到嘛。

"大哥，你不是说这里的风景很美吗？而且还有瀑布，小弟觉得来此避暑乘凉也很不错，大哥何必那么在意小弟能不能洗澡呢？"惜日眨眼戏谑地说着笑话，其实心里都想挥泪了。一路上，她边机械性地奔跑边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想得满头大汗，终于让她想出了应对之策。

纳兰大笑，也不再劝，就要扒光自己的衣服跳下湖去畅游。湖水果然清澈，惜日借看湖光山色之际尴尬转身，早已心若雷鼓，脸已经再也克制不住地变红了，真想掩面尖叫地逃跑，可双脚仍然狠狠地扎根在地上，不敢乱挪动半分。

不料，此刻一旁的明路却道："我也不洗了，我和瑜弟一起去爬山，你自己洗吧，小心水蛇。"

一听水蛇，纳兰变了脸，脱衣的速度慢了下来，别扭了好一会儿，终是放弃，道："算了，我也不洗了。"

呼……终于放过她了。

唉……她怎么就没想到用水里有蛇来吓唬纳兰呢？她瞄了明路一眼，他也若有所思地正看着她，那种目光让惜日心慌，或许明郡王此刻正因她刚刚的不下水而更加怀疑她了吧，而她却只回了淡然一笑，心下宽慰着自己，一切尚有余地。

那天天气很热，或许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一天，而他们居然在爬山！唉，其实真的蛮适合游泳。纳兰的提议真的很好，只是不太适合他们这种组合。

晚上，雪竹阁赴宴。

他们五个又聚到了一起，吃喝嫖，就差个赌了，估计不久的将来也少不了，因为纳兰说哪天就带她去赌场。不久的将来，吃喝嫖赌，她将会样样俱全了，真可谓是当今女子中的典范和楷模啊。

头有点疼。

酒过三巡，唱小曲的也被傅津无一例外地调戏了，明路已微醉，忽然盯着她说道："今天我见到田惜日了。"

这一句像是火药，一下子炸得大家都来了兴致，惜日和其他人一样，表情先是惊讶后是好奇。

傅津最先忍不住追问道："怎样，真有传闻中那样美吗？"

明路显然被这句话问得眉头深锁。

惜日在旁问道："比盈盈还美吗？"

"是啊，真的比盈盈还美吗？"纳兰也接口。

"怎么了？你神色似乎不太对。你不是最喜欢美人吗？"禧恩说道。

明路眉头更加皱得紧了，喝了两口酒，沉思不语，只是偶尔抬眼看一下惜日。却见惜日一脸期待，他的眼神微暗了下来。

纳兰问道："你回答我们啊？怎么就只看着瑜弟发呆！你喝高了？"

他今晚却是有些喝多了，不知道是不是中午被那个疯女人刺激的，过了许久，就在傅津实在忍不住想要拿筷子去撬他的嘴时，他终于开口说道："她和瑜弟长得……很像。"

"什么，长得和我很像，呀，那我倒是太好奇了，真想见上一见，只是这田小姐身居深宅大院，不知何时才有机会一见啊。"惜日大发感叹，一会儿好奇，一会儿又惋惜。

这句话也勾起了其他三人的好奇，尤其是傅津，简直再也等不下去了，想马上就去看田小姐。虽然纳兰主张明天再去看，禧恩表示看不看都行，但再加上一个也想趁热打铁，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田惜日在侧，这就成了定局。

第47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6)

事以至此，他三人趁着酒劲，也不顾忌什么了，想必明路也想确认什么，冷眼旁观他们四人在一旁讨论如何能见到田惜日，讨论得不可开交也不甚在乎，反而一直默默观察着这个与田惜日神似的李瑜。可一切都很正常，心中暗道：要么是面前这个李瑜演戏演得太好，要么真是我误会了？不如趁此机会，印证个明白。所以明路也投了赞成票，而且还积极配合。

就在他们四人最后决定某日爬墙去偷看田惜日之后，明路却突然看着在座的惜日说道："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去吧。"

禧恩还有点明智，说道："这么晚了，叨扰田大人总是不妥，再说，万一这田惜日已睡下，我们去了也是白去！"

明路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道："放心，只要我一去，她即使躺在棺材里，也会起来的。"

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眼惜日，却只见惜日还是那样无所谓地笑。

虽然有点晚了，但田大人仍尚未歇息，明路自然不好带着这许多人公然进人家田府大门去见人家的宝贝二小姐，所以，他们四人最终还是爬人家小姐的墙头了。

不知明路找了什么借口，这么晚还真进了田府大门。

他们四人按照明路的指点，招来几个手下在下面顶着，四人纷纷在墙头上趴好，向里窥望，果然田惜日的小院阁楼已经灭了烛火，显然已经安歇了。此时明路还没过来，他们只有等待他唤醒"棺材里"的田二小姐。

几人焦急张望，惜日暗中观察这三个人，见他们，有偷窥的兴奋，也有干坏事的不安，但更多是自诩风流的得意。心下不禁咬牙切齿起来，怎么说，这也是在偷看她啊，虽然是假的，可心里还是不舒服。

不知明路会找什么借口来见一个已睡下的闺阁小姐，等她回家可要好好问问。

一直暗中跟着她的田勇此刻应该已告知田双了吧？！

不知道这一次田双会把她演成什么样，唉，下午还只是明路一个，如今这墙头还趴着三个京城名少，这下子她这辈子的名声就完蛋了！

她不禁心下哀叹：为了毁婚，她真的付出太多太多了啊！

此刻，只见一个小丫鬟，匆忙自外面奔进了小楼，不一会儿，小楼的灯亮了起来，一声尖叫从二楼传过来，险些没把墙头几个吓得栽了下去。

暗夜中，老远就能清晰地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什么，我的路路要来看我了？"是田双兴奋尖叫的声音。

惜日身旁趴着的傅津立刻被这句话震得目瞪口呆。

纳兰和禧恩面面相觑。

惜日忍住大笑，在一旁忍到面容抽搐。

小楼中显然一片忙乱……

院内几个大红灯笼被点了起来，灯光一照，更加令墙头几位京城名少大吃一惊，惜日清楚地听到傅津感叹："那地上居然用菊花铺出了一个字，有创意，明路真是好福气。"

纳兰也道："是一个"爱"字，啧啧，这田惜日真是热情奔放。"

禧恩也叹道："真是个大胆的女人啊，已经视明路为己有了。"一转头，和一旁几人相视一笑，不怀好意的同声同气地学道，"我的路路。"

噗……一旁的惜日忍不住笑出声来。几人立刻一片嘘声示意她不要弄得太大声。惜日赶忙收声，低声道："不知道这田小姐长得到底与我有多像？"

傅津在旁向惜日眨眨眼，道："等着看。"

远远地有几盏灯引着谁来了，不用多想，应是郡王明路。

第48节：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7)

不一会儿，明路由田府管家和两个下人引着进了田二小姐的小院。

而此时，主角终于隆重登场。

当田双夸张华丽的彩服再一次出场，不只是明路再次受到了心理上和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就连墙头几位都险些仰面栽倒，吐血身亡。

其他二人因为离得较远，又被傅津挡住了，惜日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看得最真切的就是身旁的傅津，只见傅津一副：见鬼了，不信了，要死了，被折磨了，惊慌了，失措了，要被逼疯了的表情，手指紧紧地趴住墙头，指节和牙齿都在咯咯作响。

惜日倒吸一口气，这些人虽然是京城名少，但表情还真不是普通的丰富啊，不像那个明路，太冷静了，虽然下午被吓倒，可也没什么特殊精彩的表情，今晚显然更是有备而来，除了惊讶也没别的了。他竟然下意识地朝他们所在的方位看了过来，他们的藏身之地会露馅的啊，他忘了吗?

但很显然，明路这一眼是在看墙头上的她！

当院中，一个花枝招展的蝴蝶，拿着一个花扇子半遮面，在红红的灯笼照应下，没有穿鞋，赤着一双脚，腰肢款款出现在楼梯口，乍见院内的明路，眼睛忽然如灯一般亮了起来，突然抛开了手中的扇子，张开双臂挥舞着彩袖不顾一切疯了一样奔向了明路，口中高喊："路路……"不知道是不是傅津的心灵太脆弱了，居然手脚抽搐，体力不支地从墙头上栽了下去。你说你栽下去就栽下去呗！干吗还拉着身旁的人啊?

结果，一群男人就在人家田府墙外大胆地叠起了人肉沙包。

几声惊慌的大喊，更是惊动了墙内之人，众人慌忙爬起，刚才站稳，便听到慌乱中有人喊了声："快跑啊！"又有人喊了声："抓采花贼啊！"

一听是采花贼？四人心下一沉，不会是说他们吧？面面相觑脸色均都大变，再也不敢多留，夹着尾巴慌张地跑回了雪竹阁。

真是一次失败的偷窥大行动。

回了雪竹阁，首要的事就是喝下几口酒去压惊。

"这田惜日也太夸张了吧。"纳兰跑得喉咙干哑，声音都变了，想必平常很少这么急跑。

"吓死我了。"傅津夸张地颤抖了几下，手脚冰凉。

"别说，长得还真像瑜弟。"禧恩看着惜日说道。

傅津随即附和："很像，可是瑜弟比她好太多了。"

"明郡王还真可怜，要娶这样的老婆为妻。"惜日忽然说道。

闻言，众人一阵唏嘘，都为明路惋惜。

此时此刻，明路也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回来了。

此番闹剧落幕，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严重打击，一向自恃清高的明郡王自回雪竹阁后，一声不吭，满脸灰暗阴沉，一杯接着一杯地大口喝酒。

刚开始，在场之人没有不劝他毁婚的，但他丝毫不理会，眼神偶尔瞥过惜日，冷得吓人。只是一味地喝着酒，一杯接着一杯，似要把自己灌醉，众人劝都劝不住。

惜日暗自一惊，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如今，他肯定不会再怀疑她是田惜日了，李瑜和田惜日同时同地出现，任谁也不会怀疑一个能和他们吃喝嫖赌都在一起的男人会是那恐怖吓人的田惜日。

她的目的已达到，而且，看样子不只明路更加不喜欢这门婚事，连他三个最亲近的朋友也不喜欢他娶田惜日，看来毁婚之事，指日可待！

散场了，因为她和明路又是同路，所以只有她送醉了的明路回府，一路上明路醉得几乎不省人事。

大家帮忙把他扶上了轿子，惜日对轿夫说道："走吧。"

可轿子一抬起来，明路就从里面跌了出来，一连三次，最终无奈，惜日只得也坐上了轿子去扶住他，可这明路却一下子倒在她身上。忽然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腕，惜日身体蓦然一僵，看着明路，想看出什么端倪，可不一会儿，明路的手又忽然松了开来，依旧闭着眼睛，浑身酒气，惜日不动声色，并没有推开他靠在她肩膀上的额头。

轿中一阵沉默，随后传来了鼾声，他睡着了。

第49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1)

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

明郡王府门口，惜日试图叫醒明路，可他睡得很沉，惜日只得把他的头挪靠在轿旁，先出了轿子。

轿外，王府管家已在门口候着，见轿中出来的是惜日，微一怔，便上前一拜，道："李公子，我家主子没跟您一起吗？"

郡王府的管家对她如此恭敬，有些出乎她的意料。惜日暗中打量管家神色，暗忖：她不过昨日才与明路相识，他竟然已知道她姓李。

惜日指着身后轿子，道："明郡王醉了，正在轿中睡着，劳烦管家派人搀扶明郡王下轿。"

管家又恭敬地向她一拜，道："多谢李公子送我家主子回来。"便命人把酒醉不醒的明路扶进了府。

惜日望着明路被扶进府去，回身亦遣走了轿夫。

管家见惜日遣走了轿夫，便道："昨日听王爷提过，李公子是王爷新结交的朋友，现在天色已晚，若李公子不嫌弃，可愿留在王府中过夜？"

"多谢管家，李某今日就不打扰了，我家里人也在候我回去，正为我等门。"惜日婉拒。

"李公子不必担心，小人自会派人到府上知会一声，公子若肯留宿府上，明日里，小人也好与王爷交代，否则王爷醒来怪罪小人怠慢了公子，小人自难担当。"管家道。

管家一口一个小人称呼自己，倒把惜日的身份放得很高，惜日淡笑："明郡王已知我今夜不会留宿府上，管家多虑，天色已晚，李某告辞！"惜日抱拳一躬。

"不敢，"管家回了一拜，又道，"公子稍等，小人这就叫人备轿送您回府。"

"不必了。"惜日淡笑拒绝。

管家见她坚持，也不再多言，恭敬地送走了她。

惜日一人慢步回家，夜色宁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本有些激动的心绪也已沉淀，想起这一整天发生的事，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三转两转，眼看就快到家了，忽然，一片榆树叶迎面贴在了她的额头上，带着劲力，是田勇的暗号！他在警告她已被人跟踪。

如此寂静的黑夜，被人跟踪可不是一件好事，尤其在这种非常时期。

她未回头，暗自警惕却并不担心，田勇应该就在四周，自会应对跟踪者。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身后传来怒骂声："他娘的，兔崽子！没长眼睛吗？！敢冲撞本大爷！"是田勇的声音。

"滚一边去，休挡老子的路！"一个陌生的声音。

"本大爷就是要挡你的路！你能怎样！"田勇的声音。

之后，二人推打起来。

惜日趁机奔跑，三转两转，消失在小巷中。

到了小门口，迅速向墙内扔了几块石头，田双开了门，惜日闪身而入，微喘。田双问道："小姐，后面有人跟着你？"

惜日点头，道："此地不可住了，明日你找个理由暂时搬到西城的老宅子去。"

田双应是，又问道："小姐没事吧？"

第50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2)

惜日摇了摇头，道："田勇已把那人挡住了。"

田双放下心来。

惜日看着田双，忽而一笑，道："田双，今天你演得真好！这二两银子是赏赐你的，你想买什么就买吧。"

田双眼睛忽然亮了起来，道："谢小姐。"

惜日又道："不仅如此，这件事情过后，我还要放你一个月的长假作为奖赏，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田双喜上眉梢，兴奋地点着头。

二人有说有笑地进了小楼，不一会儿，田勇也回来了，在门口道："小姐，田勇回来了。"

惜日命田双打开了门，对田勇问道："刚刚跟踪我的，你知道是谁吗？"

田勇道："是一个市井无赖，姓张，平日里在东边胡同里混饭吃。"

惜日点头，道："知道了，你也下去歇息吧。"

"是。"田勇退下。

田双为惜日卸了妆，边伺候她梳洗，边说起今日之事，二人自是又笑了一番。

田双问道："此番明郡王必不会怀疑小姐了吧？"

惜日微叹，道："这可不一定，我总觉得，明路此人城府很深，他似乎还在怀疑我什么，即使他不会怀疑我是田惜日，也会怀疑我的身份，他可不比苏州那单纯的龙少爷好应付。"提及龙茗，她淡淡一笑，想到自己临走时还设了那样一个陷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中招，可只一笑便收住了笑容，便问道："今晚你可知明路找了什么借口进来探你？"

田双摇头："你们在墙外一阵乱叫，明郡王当下就说要去抓采花贼，就一同走了。我打扮成那个样子也没胆子出去见人，自是赶忙回屋候着小姐回来。"

惜日点了点头，道："今日此计虽妙，但还不足以让明路冒死去毁婚，看来还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行。"

"小姐心中可有计量？"

"尚无，眼看婚期在即，我当真有些烦乱。如果有一天被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唉……"想起来她就头疼。

"小姐不必过于担心，明郡王定会有弱点，小姐只要有耐心必会寻出。"田双劝道。

惜日表示赞同，但还是一叹，怎么也放不下心来，不过也别无他法，眼下只能如此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毁婚是件大事，明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也必不会冒死犯难。

只是，下个月她俩就要大婚，时间真的很紧，若再给她一年的时间该多好，她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对付明路了。

一夜辗转，次日未时，惜日又来到十香楼。

昨晚已和纳兰几人约好在十香楼会合，再次来到十香楼，想起昨天对小香梅的无礼，心里还是有点愧疚。昨日她怕小香梅知道自己的身份，也怕小香梅是一种试探，所以才对他说了那一番狠话，她其实并无恶意。

今儿一进十香楼，跑堂小二异于往常，不冷不热地招呼着，想来是因为昨天自己对小香梅的出言不逊得罪了这里的人。不过，惜日也不甚在意，只耐心等着纳兰几人，纳兰准时赴约，一同跟来的还有傅津，禧恩今日军中有事，没有跟来。

昨天的那一幕，想必在众人心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再加上李瑜和田惜日的模样神似的刺激下，今儿一见面，傅津就提起了昨日之事，津津乐道，不绝于口，时而大笑着夸张地学田双叫"我的路

路"，听得惜日毛骨悚然，时而哀叹明路好福气，但很显然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明路今日迟迟没有出现，纳兰猜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不过幸好他没出现，否则看到傅津这副样子，不被气死才怪。

第51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3)

惜日有意对他二人道："那样的女子，有辱明郡王的名声，明郡王不娶也罢，为什么不干脆毁了这门亲事？"

纳兰一叹道："这门亲事是圣上亲赐，能是说毁就毁了的吗？"

傅津也道："瑜弟不知，圣上亲自下旨赐的婚，除非一方死了，否则根本就没有退婚的可能。"

除非一方死了--这句话令惜日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她怎会不知，圣上的赐婚，是金口玉言，万无更改的了。

而今，她拼命所做之事或许只是徒劳，只会令自己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而无法挽回，可事已至此，已无退路，她既然决定拼上一拼，那么就必然要全力以赴，否则如果她就此甘愿受摆布，后半生定会在悔恨中度过。

"那明郡王什么时候大婚呢？"惜日明知故问。

纳兰回道："下个月十六。"

"这么急？明郡王既然不喜这门亲事，又毁不了，退不掉，不如想办法推迟也是好的，说不定时间长了，有了其他的转机，或许还有其他办法可行。"惜日道。

傅津在旁附和："唉！瑜弟说得对，这是个好主意！毁婚不行，但总可以推迟吧，这田惜日也太可怕了，明路真娶了她怎么受得了？嘻……我的路路……"傅津又来了。

纳兰却淡然道："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早来迟来不都一样，你我说不定也会被皇上指婚的。"

这句话说到了惜日的心里，也说到了傅津心里，气氛变得有些沉闷。

纳兰洒然一笑道："别提这些了，一个女人而已，再闹还能上天？一过门就是明路的人了，明路如何管教都可，瑜弟也不必太过牵挂这

事儿。眼看就要到秋闱了，听说举子们已齐聚翠峰楼，我们不如也去凑凑热闹。"

傅津笑道："嘿，我倒听闻，宫中大太监秦习的养子秦字保也是个有才气的，刚好也是今年应试的举子，我挺好奇这太监的儿子是个什么样子。"

纳兰一扇子敲在傅津的头上，傅津比纳兰小一岁，总显得有些孩子气，纳兰笑道："口无遮拦，真要遇见了，你可要守些礼数，不要太过莽撞了。"

傅津却一脸的不以为然。

等了许久，明路也还没到，几人决定也不再等了，只吩咐了十香楼的小二，如果明郡王来这里，让他转告明路去翠峰楼寻他们。

一行人出了十香楼，招摇过市。

不知为何，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连傅津都看似中规中矩地走着路，但惜日心里就是有一种很招摇的感觉。

街上行人会下意识地给他们让路，街上的女子们总是偷瞄他们，偶尔与惜日目光相遇，也立刻羞涩地躲开。有些人在旁耳语，小声议论，偶尔也偷瞄他们几眼，惜日暗奇，便低声问纳兰："这是为何？"

纳兰笑道："瑜弟，你有所不知，京城里，大家都叫我们京城四少，我们几人早已在京城混得熟了，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又多了个瑜弟你，自然就变成了京城五少，大家都在对你好奇，猜测你的出身和来历，如果可以，就算寻去你家登门求亲也是可能有的。"

求亲？！

惜日干笑几声，道："小弟出身低寒，怎敢和几位大哥并称京城少爷。"

"嘿，瑜弟，你可千万别让他人知道你的住处，否则像瑜弟你这般俊美，怕到时候登门求亲的人太多，把你的家门都挤破了，哈哈。"傅津在旁打笑道。

纳兰虽笑，却也赞同道："瑜弟还是小心些，这些人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你若是官家子弟，他们倒会忌惮几分，但若知你只是出身商贾，难免想着巴结奉承，少不了滋生许多麻烦事。"

第52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4)

惜日当然应诺，想着自己的身份还是越少提及越好。便故意岔开话题道："明郡王今儿不知被什么事耽搁了？"

傅津低声笑道："嘿，昨夜明路喝了个烂醉，只怕又被他娘管着不许出门了。"

明路的娘？惜日暗自上心。

纳兰却在一旁低喝："傅津别乱说话。"

傅津不以为然，但也不再多说。惜日不好多问，自然也一笑置之。

谈话间，翠峰楼到了。

距秋闱还有一个月，京城里陆续来了许多备考和活动关系的举子，这翠峰楼历年来是举子们聚集之地，也是举子们在考试前暗中较量的地方。

听说举子们虽然都是文人，但较量的方式可是多种多样。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奇门遁甲、排兵布阵，甚至是刀枪棍棒都会被拿出来较量。

本来是文人的科举考试，可因这几年皇帝重视文武兼备的人才，而且常在秋闱前期派暗探在民间暗访，所以无论文武或是其他技艺，都会在此时被举子们大张旗鼓地拿出来较量。运气好的，秋闱不中，也会有机会被官家招揽入朝。

所以，每一次秋闱前期，翠峰楼都会热闹上好一阵子。

翠峰楼，俨然是秋闱前的一处考场。

惜日虽然知道个大概，但并不是很清楚细节。因为这翠峰楼若不是举子应考身份，是根本入不了门的。今日若不是跟着纳兰和傅津这两个京城有名的官家少爷，惜日没有应考的牌子，是进不得这里半步的。

纳兰对惜日解释道了个大概："这翠峰楼比试也是有规矩的，秋闱前期，每日里酉时前最后留在台上的为当日胜者，每日累计，月底所有胜者同时一决胜负，最终胜出者，礼金有纹银一百两之多。"

惜日越听越好奇。这来参加考试的想必是全国有名的青年才俊了，想她一个女子，能有幸见到这种场面也是一件幸事。

翠峰楼的跑堂识得纳兰几人，一见是他们来了，立刻笑脸相迎，根本不检验什么牌子，就放了他们进门，惜日也顺带跟着沾了光。

他们几人刚一进门，就听大厅中央一人高声道："各位举子，还有谁敢上来与在下比试比试？"

惜日闻声抬眼，便见一人正昂首直立在中央台上。

"各位诗坛豪杰，文苑泰斗，在下愿与你们以诗会友，谁愿意上台的，尽管来！"言辞间尽显文人的张扬狂傲。此人边说边四下里巡视楼上楼下的举子们，几番叫板，却无人敢上去与他比试，越发多了几分狂傲姿态。

四下里坐满了人，吵吵杂杂，可就是没人上去与他比试。时间久了，台上之人越发骄傲，四下里张望，忽然看到田惜日正一脸好奇地瞪大眼睛与他对视，便大声说道："这位兄台，请上来说话。"

惜日微微惊讶，连忙摇头。可一旁傅津却是一副爱看好戏的样子，低声对她道："瑜弟上去试试？"

惜日忙摇手，拒绝道："不要不要，我就在下面看看好了，我可不是什么举人才子的。"

"嘘……"纳兰在旁道，"瑜弟，不要说自己不是举人，小心被这些狂傲的举子们扔出去，他们这圈子最忌讳不是今年科考的人来砸场子。瑜弟，你还是去吧，反正这输了赢了对你也没什么。"

那男子一直目光炯炯地盯着她，一旁众人也开始对她指指点点哄笑起来，耻笑她怕了。

那男子大笑道："这位仁兄，我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怎么像大姑娘一样扭捏？哈哈，难道你是害怕了，不敢上这台面？"

第53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5)

惜日闻言，面露不悦。

傅津更是生气，向台上那人喝道："喂，你说话小心点，我看你才像个娘们似的在上面搔首弄姿地卖弄！"伸手推了惜日一把，道，"瑜弟，怕什么，上去！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惜日依旧犹豫不前。

那人正被傅津的话气得脸色发绿，一看惜日如此扭捏，当即仰天大笑指着惜日道："大家看看，他像不像个大姑娘啊？！哈哈……"

在座众人本就觉得惜日俊美异常，再看惜日扭捏的样子，当即哄笑起来。傅津气急，与田惜日道："瑜弟，上去和他比试比试，杀杀他的威风！"

惜日本有些犹豫，但台上之人如此讽刺于她，口出狂言，甚为无理，心口堵了一口闷气，再加上傅津在旁一激，当下举步就向台上走去。

到得台上，惜日抱拳道："在下苏州李瑜，公子请赐教。"

那人道："在下泉州赫真。"

惜日道："敢问兄台，怎么比试？"

那人也不客气，当即开口道："我说上句，你对下句即可。"

惜日道："请。"

那人道："醉卧不知白日暮。"

惜日脱口即道："有时空望孤云高。"

好！底下一片叫好声。

那人又道："一声已动物皆静。"

惜日又对："四座无言星欲稀。"

"好！好诗！"四下里惊叫起来。

那人有些面红耳赤，急道："柳絮飞来片片红。"

惜日一怔。

底下众人也发出一片嘘声。

傅津大声喊道："哪有柳絮是红的，你分明是不讲理。"

那人不以为意，颇有些得意地对下面众人道："我这柳絮偏就是红的，看他怎么对。"

惜日皱眉，思索片刻道："夕阳返照桃花坞。"夕阳照在柳絮上，自然是红色的。

寂静片刻后，台下爆发了一片拍案叫好声："好，好！好诗！"

"瑜弟厉害！"傅津大声为惜日叫好，纳兰也一脸的兴致勃勃。

"谢谢，谢谢。"惜日当下抱拳向台下人致谢，便要下了台去，不料那人却拦住了惜日的去路，极不情愿地说道："既然你赢了，我就脱去衣衫赠与你。"也不待惜日回答，就要当场脱衣。如今正值盛夏，这几日天气干燥，异常的闷热，众人出门着衣甚少，惜日也只穿了一件外衫，那男子显然也不例外。

惜日一见他要脱下衣服赠与她，心下不免尴尬，道："免了，公子这件衣服，还是自己穿着吧，小弟受之有愧。"

男子一听这话，浓眉倒竖，怒道："这是规矩你不知道吗？输了的人就要脱下衣服送给赢了的，我输了就是输了，你赢了就是赢了，你不要我的衣服就是诚心想羞辱我！士可杀不可辱，你要还是不要！"

啥？有那么严重吗？惜日有一刻的傻眼。怎么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规矩？惜日向台下纳兰看去，只见纳兰点了点头，用眼神告诉她，确实有这样的规矩，惜日立刻觉得头有点晕，再看对面男子的怒目而视，还有台下众人不满她破坏规矩的喊声，惜日终究心怀忐忑地接下了男子的外衫。男子光着上半身，愤愤而去。

惜日也想随他下台，不料刚下台半步，就被人拦住，道："这位公子你到底是不是来应考的举子？难道你不知道赢了的人要么输了，要么坚持到今日酉时最终成为今日的胜者，否则是不能下台的吗？"

这……不是吧！

惜日一听此话，又向台下纳兰、傅津求救似的看去，纳兰点头微笑，傅津得意地对她点头，表示对她的欣赏和肯定，并示意她无大碍，可以继续玩下去。

第54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6)

惜日此时觉得十万分的后悔。

心问自己没事来这里干吗？她厌自己为什么忍不住就上台来！如今进退维谷，距离酉时还有一个多时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输，在众举子面前脱衣服这件事，打死她，她也不敢。如今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她是如此想的，可这也只是她的一相情愿，在这群举人当中，可谓卧虎藏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她今天能不能顺利过关，还是未知，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面对质疑她的人，惜日只有回答道："兄台，我只是想把这件战利品，放到我朋友那里暂时保管而已。"她举了举手中的衣衫，又指了指傅津。傅津正一脸得意地笑着，趾高气昂的样子，好像胜出的是他自己一样。这时听惜日指着他说让他帮忙保管战利品，立刻高兴地迎了上来，接过惜日手中的衣服，笑着道："瑜弟，好样的！"

惜日听了只有苦笑。

接下来，比琴、比书法、比吟诗作赋。惜日幸运星一直高照，都险险胜了。

正在惜日再一次挥下了额头的冷汗，幸福地看着太阳越来越西斜，眼瞅着酉时就要近了，她就要成功解脱了，可就在这时，翠峰楼的门口进来了一个人。

那人一身青衣，蓝色折扇于手中轻摇，举步进入翠峰楼大厅时，霎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目光淡然地扫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举子，隐约间透出一种非凡的傲气，目光最终锁定在台上，望着台上之人，嘴角微微一翘。

惜日抬眼一看，只觉得似乎天空中的大太阳被谁恶意地搬进了翠峰楼里，只觉得当下头晕目眩两眼昏花，忍不住轻捂住了额头，痛苦低鸣，老天爷为什么总要折磨她！

龙茗啊，龙茗，你何时不来，为何偏偏这时要来！

不只是大太阳被搬进了翠峰楼，紧接着大月亮也被搬进翠峰楼了，龙茗之后，明路的身影也随后出现在了翠峰楼。

这一刻，惜日只觉全身一下子冷一下子又热，一下子热一下子又冷了，那种难受的感觉，平生未曾有过。

乍看见瑜弟站在台上，明路微露惊讶，可瑜弟却似没看向他，目光直直地盯着他前方的男子，神情复杂。再看在场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前面的男子而微微失着神，明路心下好奇，径直走至前面，略回头一看，也不禁微微一怔。

龙茗看到了明路的失神，微微有些得意，淡然回了他一笑，目光又跳至台上，只见田惜日此时此刻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牙齿微露，嘴角微张，算得上是龇牙咧嘴外加目光呆滞。田惜日的这副表情，令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还是老样子啊，她这个样子，令他非常非常的满意。

明路只略一失神，就恢复了常态，顺着龙茗的目光望向了台上，只见台上李瑜也已恢复常态。微向李瑜颔首，便自顾寻找纳兰和傅津的所在。

惜日见明路似乎并不认识龙茗，暗暗有些放心，但看到龙茗不怀好意的笑容，又立刻提心吊胆起来。

当日在苏州时，她就曾女扮男装赴过他的约会，还用过极丑的面具吓他，他从来也没有特别提过，想来龙茗定然知道她会易容术。如今他突然来到京城，他们之间又互有嫌隙，如果他揭穿了她的身份，那一切的辛苦就都完了。

曾经的勇气，曾经的骄傲，在这一刻几乎全都被他的出现打乱打散。但此时此刻，她最怕的不是龙茗会揭穿她，她最怕的是在众举子面前当众脱衣服！这不只是女子名声的问题，更是做人的尊严问题！

第55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7)

台下众举子，自从龙茗出现后，便开始窃窃私语，厅中一时嘈杂。

明路找到了纳兰、傅津所在的位置，走过去坐下。

龙茗也找了个座位坐下。

惜日见他们都各自坐下，提着的心又放下了些许。强自忍住内心冰与火的煎熬，克制道："不知还有哪位朋友愿意上来与在下切磋一下？"

几番较量下来，惜日赢得了满堂喝彩，眼看就到酉时，似乎已没人愿意上来与她比试，惜日心里已经暗暗开始倒数时间了，真希望时间赶快地过去。

惜日不敢看底下坐着的龙茗，也不敢看正与纳兰说话的明路。

就在她打算问最后一次时，忽然一个白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飞落到了台上，龙茗有意显露这一手轻功，顿时博得满堂喝彩。

龙茗对她抱拳，装作不认识地哂然一笑，道："苏州龙茗，请教公子一二。"

惜日早知他来者不善。他刚刚坐下去，此刻又突然上台来，肯定都是故意的。故意让她放下戒心，又故意让她提心吊胆！有意让她的心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惜日当下不客气地切入主题道："我们比乐器。"

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对付龙茗不必客气。否则他要说比剑，比轻功，她哪里会是对手。

她练习琴技十余年，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最有把握取胜的正是此项。

龙茗漫不经心地一笑，道："好啊。"

惜日刚有些底气，便听他又打击她脆弱的心灵："反正无论比什么，你的衣衫都会归我所有。"

他果然是冲着她来的！他明知道她是女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脱了衣服，以后她还有何面目活在这世上？！

惜日心中一股无明大火被激了起来，忽然觉得龙茗无论是不是有意来揭穿她的真实身份都无所谓了，即使身份被揭穿，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再差不过是这几日的辛劳功亏一篑而已，再差不过名声更差而已，再差不过是让明路更加厌恶自己而已，反正现在她都已经豁出去了，又何须受他牵制！

当务之急，是说什么也不能在众举子面前脱衣，这不是名声问题，而是尊严问题！

即使是他赢了……她也不会脱！

既然决定比乐器，就要先下台选择乐器，惜日自然选的是琴，而龙茗却并不急于选择，只是看着惜日，诡异一笑，无所谓地道："你信不信，我用什么都能胜你！"

惜日心下更气，看着他那副欠扁的笑容，恶意道："哼，有本事什么都不用就能胜我，我才真心服气。"

"那又有何难？"他哈哈大笑，愈加的狂傲。

惜日忍住想挥琴砸他脑袋，她不再理会他。抱了琴自顾走到台上。

龙茗跟在她后面，竟然真的什么都没有选择。

惜日不信，他不用任何乐器也能胜得过她十几年的琴技。可却也不敢小看了龙茗，实在想不出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下拿出所有看家本领，全力一搏了。

台上已摆好琴案，台下众人见惜日选的是琴，似乎并无诧异，反而是一脸的兴奋和期待。在不久前，惜日刚弹了一曲。

而众人见龙茗一件乐器也无，不禁有人大声问道："龙公子为何不选乐器，不是还没比就认输了吧？"

众人哄笑，竟似对惜日的琴技很是拜服。

龙茗一笑，尚未回答，惜日不怀好意地接口道："龙公子说了，他不用任何乐器也赢得了我。"

第56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8)

哇……底下众人炸开了锅，对龙茗指指点点，笑他托大。

众人议论纷纷，都觉得今儿真是奇了，连番出现神仙人物，这个龙公子看起来比李公子还要俊美，光看这两人站在一起就觉得舒服，别有一番风景，更别提他们之间的比赛了。这下子全都来了兴致，觉得今日的比赛最为有趣。

傅津大笑道："瑜弟，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你的厉害！"言下之意，是龙茗输定了。

明路在一旁也挑起了眉，好奇地看着台上。纳兰对一旁的明路说道："瑜弟的琴音真是一绝，要说天下第一也不为过。"

明路一怔，沉沉问道："你说什么？"

纳兰见明路这么严肃，反而笑道："你不信？听听就知道了。"

台上，惜日伸指拨弄了几声琴弦，底下鸦雀无声，似都在屏息以待。惜日蓦然转头对着龙茗妩媚一笑，道："龙公子，在下献丑了！"

龙茗做了个请的手势。

一曲弹毕，有人恍如梦中，有人如痴如醉，有人赞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几乎都是无比的赞赏之态。

琴音消逝，龙茗侧身看着惜日，目光闪烁，竟似有些痴了，一时忘情地伸出了手指，指尖轻轻划过了惜日的脸颊。惜日一怔，侧头去望。

此时台下一人突然站起，猛然拍案大喝道："放肆！"

众人一惊，惜日顺着声音来源看去，只见明路一脸阴鸷，面色极为难看，眼神冷酷，一瞬间惜日有种不好的预感，原本满脸的笑容下一刻全都僵在了脸上。

明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看着她？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龙茗微微挑眉看了一眼台下的明路，面容一正，肃然道："到我了。"不待众人反应，忽然唇边哨声响起，他竟然吹起了口哨。

口哨声清亮悠扬，缓缓入心，恍惚间，惜日眼前场景忽变，恍然来到了一处月下的溪水边。白色的月光，清清冷冷地照在水岸旁，映得水边静静躺着的小石头闪闪明亮，天空的月亮圆而亮，却更显倒映于地的身影恍惚又惆怅。风儿萧瑟地吹拂在耳畔，蓦然回首间，竟看到他就伫立在身后！

两年前，还清晰地记得那一晚，他谈笑间拒绝了婚约，还记得，那晚她莫名其妙地觉得心慌意乱，胸口隐隐作痛。

当年年轻，不知道那种感觉意味着什么，如今回想，才知道，原来那竟然就叫做喜欢。

竟叫做喜欢……叫做喜欢……心莫名地痛……

忽然，几声叫唤声打破了这个幻境，她恍然醒来，却看见近在咫尺的龙茗那张美得不像话的脸，有些恍惚地问道："你？怎么是……"胸口一阵无力袭来，莫名地让她惆怅……

龙茗却道："你快清醒清醒，他们一会儿就会从幻境中醒来，你快脱下衣服与他换了。自有人带你从后门离开。"

惜日这才看到身侧立着一人，外貌和身形与她十分相似。细看之下，方觉那人竟然戴了与她容貌一样的人皮面具，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恍然道："你在帮我？"

龙茗一笑，道："你知道就好。"见惜日沉默地审视着他，忽然面露赧然，挥了挥手有些不耐烦地道，"快去换衣……"

惜日被人带着从一侧小门出了翠峰楼，那人一句话也未曾说，只带她出了翠峰楼，转身就回去了，关上了小门并落了锁。

惜日一怔，隐约还能听到前厅有人大笑道："恭喜龙公子成为胜者，将在本月底参加胜者总决赛，请到时务必参加，规则同此，不输不许离开……"

第57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9)

没想到，他竟然是来帮她的。她忽觉全身无力，幸好她结束了这场无稽的比赛，否则月底的总决赛，她又如何应对？他的口哨声竟然能令人产生幻觉，她忽然仰头深叹了口气，她居然在幻觉中看到了他……

本以为已经忘了，本以为已经放下了……

原来，不过是被她藏了起来，所藏的地方，竟然连自己都找不到了，可它只是藏了起来，却没有消逝，从未消逝……

以出嫁前想静静为由，惜日、田双、田勇三人一同搬来了娘亲生前私自置下的宅院，清静、冷清。

院中有一棵老柳树，此时正值翠绿，柳叶垂吊随风轻轻地摇摆，让人有种闲散的感觉。

晚饭后，她靠在藤椅上，坐在柳树下看着天空中刚刚升起的一轮弯月，若有所思，恍惚间，一切都显得明亮而清冷。

她忽然觉得心灰意懒，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没了意义。

她缓缓起身，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人走上了大街。

夜风习习，吹散了些许莫名的惆怅，街上的店铺开始打烊了，偶尔有人来往，亦是匆匆忙忙。

唯有她，不知去向何方……

不知不觉间，她又走到了今日来过的翠峰楼，望着红色灯笼下，映着的翠峰楼三个字，想起白日里的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嘲笑着她，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任命吧，何必苦苦与命运相抗衡呢？嫁给谁不都是一样……

"你看到了吗？"忽然身边似凭空冒出一个人来，在她耳边大声地说话，吓了她一跳，真是说不出的气人！

"看到什么？"一阵惊恐过后，明知道他有意吓她，更是没了好气。

"那个狼头啊！"他指向翠峰楼招牌的一角，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清。

因是夜里，虽然招牌旁有红色灯笼，但惜日还是有些看不清楚。龙茗见状，当下就要提着她的衣领扑到招牌上去看了，她急忙敲打他提着她衣领的手，敷衍道："看到了，你快放开我。"

"不放。"

"你要干吗？"

"不干吗。"

"你有病？"

"没病。"

"你有完没完啊？"

"没完。"

"……"怎么总这样！

"你想知道，今日明路看到你脱掉衣衫时的表情吗？"

"喂，注意下你的言辞，那不是我好不好。"

"你不想知道？"

"想……"还是没骨气地妥协了。

"真是精彩啊！"他一脸得意。

"……是吗？"

"当然，他很明显不认为你是男人，竟然……"

"怎样？"

见她如此想知道，他偏要卖关子，顾左右而言他："你不觉得，他自从听完你弹的曲子后，就认定了什么吗？"

"嗯……觉得。"

"一个人的琴音只有一种，想来他听过你弹琴。"

"或许……"

"你露了很大一个马脚，真是笨，糊弄我的本事都到哪里去了？"

"可能……丢了……"还真老实。

"你今天怎么看着无精打采的？"

"天气热吧，喂，你还有完没完啊？快放开我的衣领！"还提着哪？！

"不放！"

"你有怪癖吗？"

"没有吧？"自己也不怎么确定的样子。

"快放开，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断袖，我现在可是男装。"一看，果然旁边路过的人都是一脸的暧昧，明显是看俩断袖的表情。

"断袖？这个词我喜欢。"

"真不要脸。"什么人啊！

第58节：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10)

"要脸做什么，反正人皮面具一堆。"

"呸。"

"随地乱吐痰是不好的行为。啊，对了，你住在哪里？"

"干吗？"

"跟你一起回去啊！"

"你跟我回去干吗？"

"我刚来京城，没地方住啊！"

"那也别住我家，我不欢迎你。"

"真的？"

"当然！"

"啊，看来今天只有睡在你的屋顶上了，至于瓦片随手捏碎个几片你不会计较吧？"

"要死！你堂堂苏州第一公子，怎么像个无赖？！"

不理会，继续顾左右而言他："你睡觉不会打呼噜吧？你打呼噜我在你头顶上，会睡不好的。"

咬牙切齿……

"你睡觉不会磨牙吧？我最受不了人家磨牙了。"

啊……张牙舞爪……可惜后衣领被人家提着。突然看见路边恰好有个打铁铺开着门，惜日猛然挣脱衣领魔爪的束缚，无头苍蝇般冲了过去……

身后那人还不知死活地追着喊道："你会不会梦游啊？！"

去死吧！

"你要梦游该多有意思啊！"龙茗一脸的幸福幻想中……

砍刀伺候！砍啊！……

被砍者继续幻想中："梦游的时候提着砍刀到处砍……"

当然要先砍死你！……

就在这时，铁铺老板光着膀子追了出来，跳到龙茗身前，义正严词地指着目赤欲裂挥舞着砍刀呼呼直喘的惜日教训道："小子，你是不是没长眼睛！居然敢来大爷我这里抢刀打劫！快放下屠刀！"

不料，身后那人却忽然从铁铺老板的肩头上递过来一锭银子，嬉笑道："老板，我帮她付账。"

铁铺老板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见身前男子挥舞着砍刀披向了他身后的公子。

而身后的公子青衣一晃就不见了。

随后，只见大街上，青衣男子在前面边跑边回头笑，一副逗小野猫很有趣的样子，身后不远处另一个男子，拿着个超大号的砍刀，边跑边踉跄，力不从心的样子。

老板一笑，这哪里是砍人啊，明明就是被人戏弄，这两个男人一看就是断袖！老板掂了掂手中的银子，高兴地吹着口哨，放心地进了铺子。

第59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1)

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

二人你追我赶，一路上从大街到小巷，从小巷到树林，又从树林追到了一处水塘边。

一路上，惊起"寒鸦"无数！险些惊动了官府衙门的捕快。

白色的月光下，水塘面波光粼粼，倒映出两个身影。

龙茗回身一转，飘然到了惜日的背后，被追了那么久，身姿依就飘逸灵动。再看惜日，此时此刻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想必连转身的力气都不愿意使了，手中大刀也变成了拐杖，支撑着她摇摇欲倒的身体。

龙茗在她身后暗笑，忽然伸手提起了她的后衣领，飞到了一棵百年银杏树上。她早已无还击挣扎之力，像个布偶似的任由他提着放到了树干上，四周毫无支点，除了树干就只剩下他。

惜日刚出了一身大汗，正在觉得痛快，可下一刻就被他提放到了树干上，虽然坐着，可树干并不粗，因他俩的重量压迫在空中上下摇晃，惜日一身热汗，竟刹那变成冷汗。尤其四周毫无支点，唯一的一个自然就是他。

回眸间，咬牙切齿地怒视身旁悠闲自在的龙茗，她既不愿低声下气求他，也不想在这里不上不下的，唯有紧张地紧抓住上下摇晃的树干，随着树干的起伏而浑身僵硬，头皮发麻。

龙茗得意地笑着，看着惜日小心谨慎的样子，取笑道："求我啊。"

哼，惜日僵硬地别过头去。

他轻轻地笑了起来，甚是愉悦。

抬首透过掩映的枝丫向夜空看去，道："其实不只在山顶看夜空美丽，在这里也有一番情趣，可惜京城没有苏州的潺潺的流水，否则会

更舒服。"

惜日冷哼！

"今天明路竟然冲上台来阻止你脱衣衫呢。"他低低地笑着。

什么叫她脱衣衫，是假冒她的人好不好！可她仍不争气地竖起了耳朵，等待着他说下去。

"而你却执意要脱！呵呵……"他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什么叫她执意要脱！听着真别扭！

"争扯间，你的衣衫被撕裂了，半个膀子都裸露了出来，那一幕……真是有趣。"他仰头大笑道。

听到这里，惜日也忍不住一笑，忽然回头问道："那明路呢？"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他一笑，恍然间，月亮险些也失去了颜色。

惜日心中一动，偏过头去，不再看他。

龙茗继续道："明路看到你是个真材实料的男人，当场大惊失色。似乎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呢，实在有趣，看来他在听完你弹奏一曲后，已认定你是谁了，只不过，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是吗？"惜日喃喃道。

龙茗嗯了一声，复又问她道："你真的不想嫁给他吗？"

惜日微微惊讶，道："你似乎什么都知道呢。"

他轻笑，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道："记住今晚你看到的狼头标记。"

"为什么？"

"因为想找到我，就先找它。"

"翠峰楼是你家开的？"

"是啊，"他轻轻地说道，"只不过，你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天底下，没有几人知道，我还不想太有名，否则会很麻烦的。"

惜日疑惑地看着他，他始终抬头望着夜空，十分享受的样子，和她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似乎怕惊动什么。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人们只知道他是苏州第一首富，可她却觉得，他的身份似乎并非仅此而已。

"你很喜欢看星星？"惜日道。

"是喜欢看夜空。"

"为什么会喜欢呢？"

他似乎从没想过为什么会喜欢，许久才回道："或许是因为它看起来很远，令我觉得遥不可及，也或许是它看起来很暗，没有色彩斑斓。"他渐渐闭上了眼睛，叹道，"也或许它永远都是孤单的，看着它，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惜日一声冷哼，颇为不屑地道："没想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龙少，竟然也会觉得孤单？！"她抬手一指夜空，嗤笑道，"可笑的是，竟然还无聊到天天晚上和夜空比谁更孤单！"

他大摇其头，道："你不懂，这就叫高处不胜寒啊！"

惜日面露鄙夷："你自己高处不胜寒吧，先把我送到低处去，我喜欢脚踏实地，不喜欢像树叶一样飘飘荡荡！"此时此刻，她的手脚都发麻了。在这么高的树干上坐着，时不时地上下晃动，总是提心吊胆。热风吹过，都是冷的。

"飘飘荡荡？"他忽然眼睛一亮，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词语。

惜日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刻，他狠狠地向下压树干，树干着力向下弯去，后砰然弹起，速度之快，力度之大，令惜日的臀部几乎脱离了树干被抛了起来。惊慌之下惜日忍不住尖叫的同时，猛然伸手抓住了身旁唯一可抓的龙茗，龙茗似乎更加得意，在树干下弹时，他又一用力，只听惜日尖叫道："该死的龙茗！你快停下！"

第60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2)

可这尖叫声似乎更刺激了龙茗，他哈哈大笑，借着力道，一次又一次地让树干上下晃动。

惜日不停地喊道："放我下去！"可龙茗哪里肯停下，树干起起伏伏，发出刷刷的嘎吱声，其中还伴着一个已失了声的尖叫。

最后一次的反弹力度太大，树干终于不堪负重，枝丫传来咔嚓声，似乎就要断了。惜日高高地被抛向了空中，她的一只手正紧紧抓着龙茗的胳膊，但这一次下落时，树干轰然断了，惜日慌忙间再也不顾一切地抱住了身旁的龙茗。

此刻，只听得咔嚓一声，树干完全断了，他二人猛然向下坠去。

龙茗本来恣意地笑着，可突然间毫无防备地被惜日抱住，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瞬间蹿遍全身，身体蓦然紧绷，竟然忘记了此时此刻他们在下坠。直到四周的树枝划破了他的衣衫，痛楚传来，才蓦然惊醒，伸手揽住胸口尖叫的女子，足下借力踏在树干上再次向上跃起，稳稳地坐在了另一个枝干间。这一次坐得端正，无丝毫晃动，竟然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像怕惊动什么。

此时此刻，他怀中抱着惜日，没有放开，一种莫名的紧张在身上四处蔓延，他小心翼翼地抱着怀中埋头喘息的女子。耳畔听着她急促的呼吸，莫名地紧张着……

当惜日终于发现自己正坐在他怀里，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脖颈时，一时又羞又急，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猛然推开他，可挣脱的一刻，同时急速向下坠落，身体冲破树枝，传来疼痛，衣衫被树枝无情地划破，还没来得及尖叫，却已经见他以更快的速度向她扑来，终于在她落地的前一刻，抓住了她的手臂，向怀中一带，抱着她平稳落地。

又一次被他抱在怀中，这一次，不再是鼻息交错，却是眼神交会，他的眼中倒映着另一双眼睛，神色从恐惧到惊怔。她的眼中映射着另一双却是由焦急到戏谑的眼睛。

二人再次猛然分开，像被对方刺到一样。

龙茗下意识摸了一把脸颊，一丝血迹出现在手中，他的脸被树枝划伤了，就在刚刚匆忙飞身下来救她的时候。

惜日看到他脸上的血迹，皱了皱眉，低声骂道："活该！"

龙茗掏出手帕，擦了擦脸颊，伤口并不深，很快血就止住了，也不在意，当下只笑道："确实活该，不过幸好破相的是我。"

惜日本还想说些狠话，可却忽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目光从他脸上转开，却看到一旁草中静静躺着的砍刀，月光下，发出亮铮铮的光芒，忽然觉得今晚自己真是荒唐，都做了些什么啊！深深一叹，反身向来路走去。

他在她身后亦步亦趋，二人一时沉默，各自若有所思。

惜日忽然想起，他说过要住在她家。本应拒绝的，可一想到他脸上的伤，一种复杂的情绪渐渐在心底滋生，缓缓蔓延，这样的夜里，这样的月色下，在半个月前还形同仇家彼此敌对的他们，此时此刻竟然走在同一条路上，一同回家，想了想，竟觉得有些好笑。

第二日，京城大街小巷，茶馆戏馆，全都笑谈着一件奇闻趣事，这件奇闻趣事发生在两个应考的举子身上。

若说奇闻啊，就是昨日翠峰楼中，一位姓龙的举子竟然用口哨赢了当天以琴技名动天下的李举子！

这趣事呢，就是听闻，昨晚不会武功的李举子居然拿着把大砍刀当街追杀武功卓绝的龙举子，有人猜测，李举子可能因为不服气当天输了比赛，所以才做出如此疯狂之事。也有人猜测，再不服气也不应该那么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吧。可能是李举子受到的太严重的打击，以至于疯狂了……

第61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3)

她是疯了，看着面前优雅地吃着早点，喝着热粥的龙茗，她就要疯了。

砰！一大包荷花香粉摆在了桌子上，龙茗瞟了一眼，惊讶道："你居然备了那么多！"

"这就叫有备无患！"

"你不会现在改用荷花香粉了吧？！不要换，我喜欢你身上的茉莉花香。"

"你不怕？！"惜日指了指桌子上的大包香粉。一个人足以用上一年了。

龙茗无所谓地道："我已经治好了荷花香过敏的毛病，没用了。"

她不信："你试！"

他很不屑地拿过了香粉，左闻，右闻，状似陶醉地道："真香啊。"居然真的没有打喷嚏。

惜日蹙眉，冷言冷语道："你住我这里不方便！"

"我知道，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他悠闲地说道。

惜日不屑地道："是啊，你本身就是麻烦，还用得着添吗？"

他愉悦一笑，冥想道："好像从没有女人说过我是麻烦。"

"是，她们都喜欢你喜欢得紧，那你还不赶快去投入她们的怀抱？"

"唉，别说，还真奇了怪了，我怎么就偏偏来看你的脸色？"

"因为你贱！"

"贱？这个词我喜欢！"

"……"脸皮太厚了吧！

"我吃完了。"龙茗用手帕轻擦着嘴角。

懒得理！

此时，田双进了屋内，说道："小姐，津公子来了，正在前厅候着。"

"就他一人吗？"

田双回道："是。"

她昨日留了地址给纳兰他们，没想到今天一早傅津就来找她了。

惜日看着龙茗，犹豫了一下。

龙茗笑道："要我跟着去吗？"话虽如此说，却根本没有起身的意思。

"免了！"正是不要你去呢！惜日甩袖而去。

来到前厅，看到傅津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十分古怪，但却很精神。

见她出来，傅津有些急躁地上前拉住了她的衣袖，忙道："瑜弟你终于出来了，你昨天走得匆忙，忘记和你说了，今天我们有场比赛，现在已经迟了，我们要速速赶去！"

"比赛？"一听是比赛，惜日第一直觉就不想去，昨天已经够受的了！

"是蹴鞠比赛，走吧，明路让我来接你的！"他边说边拉着她出门。

明路？惜日微怔，一脸疑惑，傅津边走边解释道："明路对昨天的事情很抱歉，可他从不会和别人道歉，今儿让我特意来接你，自然是对你表达歉意了，瑜弟也不要介意昨天的事儿，明路他肯定是误会了，此事虽然我也不大清楚，但明路昨天确实有些反常，不像平日里的他。"

正说着，他们已来到了门口，门口备有两匹马，他显然真的有些急。傅津翻身上马，回头道："走吧，他们已在东门口等着了！"

惜日仍有些犹豫，傅津道："瑜弟，你在犹豫什么！你难道还在介意昨天的事？"

"不是。"惜日道。

"不是就好，那还犹豫什么，我们快走吧，你若不去明路肯定以为你还在怪他，他这人是有些傲气的，如果你这次不去……"傅津的话尚未说完，惜日已翻身上了马。

傅津一笑，策马在前领路，与她骑着马一同向东门奔去。

蹴鞠在当下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宫廷里面，更被这些公子们喜欢，明路几人尤其喜欢蹴鞠。

终于到了比赛地点，场内已分列两排，一个葛藤球放在中间，一排打头的赫然是明路。场外围观的人甚众，纷纷叫嚷着。

第62节：第十七章 渐渐滋生的爱(4)

傅津先跃下马来，把缰绳交给了迎面来的仆人，便急忙冲向场内，边跑边回头对惜日道："瑜弟，在场外为我们加油啊！赢了也有你一份。"

惜日真想拒绝这一份，他们赌的东西，往往都不是她所能理解和承受的。可傅津的好意也不便拒绝，只笑了笑。

明路远远地看到了她，对她点了点头，她也回以一礼。

争球过后，蹴鞠正式开始，惜日看着他们蹴鞠，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渐渐地，却被场上明路的身姿吸引。葛藤球到了他脚上，宛如有了生命，出则雷霆万钧，动则捷如脱兔，姿态翩若惊鸿，身形随意潇洒，就是对明路一向没有好印象的她，也目不转睛近乎贪婪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没想到，他竟然也有这样引她注意的一刻。

一面旗子在场中摇了摇，比赛结束了，场外又是一阵喝彩。看着他们四人有说有笑地向她走来，想来应该是他们赢了。

还没等她迎上去，一群女子就已经挡在她面前，围了上去，端茶倒水，香巾手帕，莺莺笑语，赞美之词不绝于耳。惜日暗笑：难道这就是他们几个喜欢蹴鞠的原因?

傅津乐不可支，几乎就要忘形地当场左拥右抱起来，纳兰被几个女子环绕惬意而笑，禧恩也不忌美人恩，只有明路直视着她，推开围绕她的女子，径直向她走来。

经过昨日，明路已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她是女子，更没理由会怀疑她是田惜日，她应该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他的直视，可不知为何，看到他幽深直视的目光，心底仍然在胆怯。

他身侧跟了许多女子，七嘴八舌地围着他……他随意地挥了挥手，那些女子虽然不愿但却似乎颇为忌惮，踌躇地离开了，可目光仍就恋恋不舍地看着他，似乎只要他一个轻微的眼神就会立刻奔回到他的身边。

惜日淡然看着这一幕，直至感受到了他的注视，才抬眸与他对视。

第63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1)

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

目光相遇的一刻，惜日微微闪躲，而明路也恍然间走了神……

面前的他，长得真的很像田惜日，难道，一切都弄错了？当日弹琴的竟然是他？竟然是面前的李瑜，而不是田惜日……

还记得，那年秋天，他陪伴母亲一起去山上大佛寺烧香祈福，母亲祈福后，去听住持抚远大师讲禅，他无聊之际，信步来到了寺庙的后山，放眼望去，只见一片萧瑟暗黄。

秋天落叶纷飞，淡淡地透着悲凉。

这许多年，自从父王去世后。家族，从十三岁开始，这个沉重的字眼就背在了他的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己被迫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世子，到如今在官场中冷酷无情的明郡王，渐渐地变了，变得有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如今，似乎除了名利和权势，其他的都已入不了他的眼……

即使他有着高贵的血统，有着无比尊贵的姓氏，但却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无形而残酷的刀光剑影中。在外人看来，他外表光鲜耀眼，实则只有自己知道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持续这样的光鲜，这样的耀眼。而他似乎早已习惯。只是，眼前的情景，令他忽然疲惫。秋天，果然是个令人伤感的季节，他竟然在此时此刻忽生了厌倦。

就在此时，一阵琴音浅浅飘来，四周寂静，徐徐微风带来了渺渺的琴音，恍然间犹如在天上飘荡。琴音缭绕清扬，有种佛家的通透无为，竟令他原本的疲惫和厌倦消失得无踪无影。身体放松下来，山风微凉扑面，隐约有种被救赎的感觉。琴音婉转，渐渐地他心里某个地方被点燃起了微弱的光亮，缓缓地照亮了心中的晦暗。

几声洪亮的钟声响起，琴音忽断，他蓦然睁开双眼，心中的萧瑟，全已淡去。仔细去听，琴音却无，静静伫立等待，琴音依旧没再

响起。他忽然很想知道，弹琴的是何人?

他招来随从去打听，是谁在庙中弹琴?

不一会儿，随从回来禀告，说是一个香客，但没问出是谁。

明路想亲自去会一会此人，却闻那人已然下山而去。

佛家说无缘便不能相见，或许他与她真的无缘吧。当时并没有执意去寻那人。直到后来，机缘巧合下，随从竟告诉他在街上遇到了当日山中寺庙弹琴之人，经确认竟是田府的二小姐田惜日。

田惜日？从那时起，他开始注意她。

田惜日是当今皇太后最喜欢的侄女，不仅貌美倾城，而且聪明慧洁，知书达理。虽是庶出，却甚为得宠，因其貌美，艳冠京城，所以被誉为京城第一美女。而他喜欢美女，尤其是聪慧且有身份的美女。

关于她的故事很多。

听闻，曾经有一位名门公子为见她一面，不惜借田大人生辰之际，下重金收买了田府的下人，偷潜入田府。传说当日，这位名公子在见过田惜日后，竟从此得了相思病，茶不思饭不想，最终竟然为了她变成痴傻。

有一段时间，这个故事，被坊间传为佳话。戏园子还排成了戏，吸引了许多人去听，他也去过，自从那时开始，便对田惜日更加地好奇起来，她真的有那么美吗?

她的传言很多，但都只是听闻，他从没有真正见过，只因听了那一次琴音，便对她产生了好奇。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积累越发地不受控制。不知何时，他开始会出神地想象她的样子，甚至在一个午后，他竟然画出了想象中的她，直至连梦中都开始有她……

可他一直没有见过她，不是不想，却是不敢。怕见到了，这份莫名的感觉就消失了，怕见到了，终究会以失望收场，更怕见到了，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小心仔细地收藏着这份心思，从不让任何人知晓。

但，突如其来的改变就发生在两年前。

还记得，两年前袭郡王索阁回京，那晚夜宴前，在宫中后花园中偶然间听到田贵人的贴身小太监说圣上有意将田贵人的妹妹许给袭郡王索阁。

田贵人的妹妹之一，不正是田惜日？！给索阁，除了田惜日还会有谁？！

得知这件事，一时间竟心烦意乱，像是自己一直珍惜而又不敢碰触的珍宝要被人平白盗走了一样，让他难受，甚至发怒。

也正是在那一晚，珠帘被进出的侍女挑起，就在那一刹那，他见到了真正的田惜日，她轻摇着绸扇，淡然而笑，清雅而高贵，无数次想过她的面容，而真正的她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美。一切都超乎了他的想象，这一刻，他已认定，此生一定让她属于他。

所以，那一晚，他做了一件事，一件他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事。

那一晚，索阁如他所料拒了婚，他的心放下了，他表情淡然地喝着杯中酒，似乎一切都事不关己，可心中却早已惊涛骇浪，他却隐忍着，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一份已经累积到癫狂的占有之念……

他收回自己的失神，却见眼前李瑜正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眼前的李瑜酷似田惜日，一个惊天的疑问这一刻忽然闪现脑海：难道说，当年不过是个巧合，是个误会？一直魂牵梦萦的人竟然是他？竟然是个男人……

第64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2)

他心中暗惊，可面上却强迫自己泰然如常道："瑜弟，你是第一次来京城吗？"

惜日暗忖他为何会突然有此一问，立刻想到是否因那弹琴之事。毕竟每个人的琴音都不相同，如果他认定听过她弹琴，又认定她是田惜日的话，想来不会有此一问，显然他仍在犹疑不定，到底他还想试探什么？如今不管怎样，她是个男人，他应该已确信无疑了。既然如此，就不要再说谎，否则撒一个谎简单，但为了圆这个慌就是件难事了。她已深有体会，唉……想到此处，不由得一叹。

面上却轻松一笑，道："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以前在京城的时间短，没去过什么地方。"

"哦？你都曾去过哪里？"他问道，神态随意自然，却隐约有种不得不回答的迫势。

惜日暗自回忆除了田府以外她都在哪里弹过琴，想来想去只有两处，一处是多年前曾经寄宿过的大佛寺，另一处是东边的山间竹屋，也只有那么两次兴致所至，便说了这两处。

明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惜日本以为这就算盘问完了，不料，他又问道："京城这么多有趣之地，你竟然只去过这两处？"

惜日小心回答："京城是有很多去处，只是当时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除了大街，当时我表哥就带我去了这两处。"惜日暗想：田勇，如果明路问我的表哥是谁，你就被迫站出来顶顶吧，否则这两处都是没什么名气又都是偏远之地，若不是有人带着，一个外地人很难找到，而且还去那样两个地方弹琴，想来就怪，所以她只有临时杜撰一个表哥，以备不时之需。

他越发笑得淡然，似乎此时问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兄弟间家常的闲聊，又道："瑜弟上一次来京是什么时候？"

这可难住了她，到底明路在什么时候听过她弹琴啊？田府之外她虽然没弹过几次，但时间相隔较远，说哪个才能说中呢？！

就在这时，来了两个侍卫模样的人。见了明路先上前问安，打断了他二人看似随意的闲谈。

明路让二人起身，当中一人道："郡王爷，王妃派奴才来问，今晚的宴席设在何处？几位主子何时会来？"

明路道："不急，这就要回去了，母妃在做什么？"

"王妃正在佛堂参佛，郡王爷交代的事儿，王妃都交给了如夫人去置办。"侍卫回道。

佛堂？惜日灵光一现。

明路点了点头，挥退了他们。又看向惜日，微笑问道："瑜弟上一次没有在京城好好玩玩，这一次一定要住得久些，好让为兄略尽地主之宜。"

"明郡王客气，李瑜一个低下之人怎好劳烦明郡王。"惜日回道。

明路笑道："瑜弟才是客气，如今我是兄，你是弟，又何来劳烦之说，今晚我府中设宴，瑜弟当然一定要来，瑜弟的酒量好，今晚定当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惜日冷汗直冒，可面上依旧笑道："明郡王说的哪里话，小弟今晚是一定要来叨扰的。"惜日抱拳作了个揖。

"瑜弟，你有多久没来京城了？"他又绕回来了。

"快三年了吧。"惜日回道。

他一笑，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以为意，道："原来瑜弟已经三年没来京城了，这一次为兄一定带你好好逛逛京城。"

惜日暗自喘息，不知道，是不是她太敏感了，当下又作了个揖，道："怎敢劳烦明郡王……"

"你对我真是生分，可不像对纳兰、傅津一般亲近啊。"明路洒然笑道。

第65节：第十八章 累积的痴念(3)

惜日干笑，道："明郡王哪里话，李瑜对明郡王是敬重。"

"是吗？"他笑了，凤眼微眯，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力。

惜日干笑。

明路看向已摆脱了美人环绕向他们走来的纳兰几人，又问道："瑜弟，你会蹴鞠吗？"

惜日摇头："不会。"

这时，纳兰几人正好到了他们身旁，听到惜日说不会蹴鞠，傅津喊道："当我们京城五公子的一员，不会蹴鞠那怎么行？到了冬季，宫中太液池的比赛，我们还要组队参加呢，瑜弟，你抓紧和我们学学，到时要跟我们一起上场的。"

"我对运动没有什么天赋，到时候拖大家后腿就不好了。"惜日拒绝。

纳兰道："瑜弟，你不用害怕，其实蹴鞠并不难，再说有明路，禧恩在，他们都是有名的蹴鞠名手，有他们教你，你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个蹴鞠好手的。"

禧恩也道："就这么说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和明路就轮流教你蹴鞠，保准你在太液池大赛前就学会蹴鞠，我们五人齐上阵，今年索阁他们必败无疑！"

傅津接口道："哼，别提索阁，我最看不惯他，一副清高冷漠的样子，不就上战场打了……"

明路断喝道："傅津！"

傅津一脸不屑地忍耐着闭了嘴。

明路又道："如果瑜弟不喜欢蹴鞠，还是不要勉强他了。"

众人同时看向惜日，表情各异，但都似笃定她会答应的样子。

明路这句话实为解救她，但却适得其反，把所有焦点都汇集到了她身上，如果她说不喜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好感就要减掉一半，

他们毕竟刚认识不久，虽然对她有特殊的好感，但这些公子们一向是事事顺心，忍不得半点忤逆的，而且在他们眼里，无论她如何的特别，但毕竟出身低下，既不是贵族，也不是高官子弟。此时此刻还不能得罪这些公子哥，所以只有勉强迂回道："也不是不喜欢，只是怕拖大家后腿。"

禧恩道："这倒不怕，如果学不好，到时候不上场就是了。"

惜日只有点头，就这样勉强答应了学习蹴鞠。反正距离冬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事也不急，再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冬天。她下意识看向明路，毁婚之事真的不能再拖了。

禧恩等人回家换衣梳洗，几人约好晚上到明路府中一聚。

傅津最后离开，似乎最为兴奋，一个劲吵嚷着，今晚要明路小妾之一的兰夫人为他们献舞。明路大皱眉头，傅津搬出了惜日，说她没看过，要明路一定得安排。惜日苦笑不得，是他想看好不好，怎么扯到她身上了？明路看向了她，目光幽深道："如果今夜瑜弟能亲自弹奏一曲的话，相信兰儿会出来献舞的。"

兰儿想必就是兰夫人了，惜日尚未回答，傅津已经高兴得手舞足蹈，不知道这兰夫人舞技到底是怎样的美妙，傅津竟然如此向往。

她淡笑着点了点头。傅津搂住了她的肩头一个劲说好。明路见她点头，也应了傅津的要求。傅津这才高高兴兴离去，只余下了她和他。

以有事情为由，她拒绝了明路的邀请，明路也未坚持，自带着下人先回府去了。

她一个人在大街上四处游逛，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去哪里。

看四周人来人往，嬉笑怒骂，多么的真实而多彩。

夏季的微风吹来，太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为四方带来温暖，她却未曾感受到……

如夫人，兰夫人……与这么多女人共享一个男人，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呵，记得还小的时候她问娘亲，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多的娘却只

有一个爹，娘亲怔愣了许久才淡淡回答她，那是因为她一个人伺候不了爹爹，才有这么多娘一同服侍爹爹。

那时她虽然点头，但仍茫然此中的含义，如今轮到自己时，才知娘亲当年听到她这个问题时是怎样的心情，如果将来她的孩子也问她同样的问题，她又该如何回答?

今夜，晚宴，她就要去那个地方了，那个即将锁住她一辈子不再有自由的地方。

不知是不是胆怯，她的心忽然变得浮躁而不安。

毁婚--到底她要如何做，才能赢回未来的自由? 即使她真的毁了婚，不知未来还是否会有自由……